

馮白樺編著

世界的民族文學家

現代書局印行



DA761/06



馮白樺編著：

世界的民族文學家

現代書局印行

No.0083

<table border="1"><tr><td>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td></tr><tr><td>1934 5.20初版</td></tr><tr><td>1—1500册</td></tr></table>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1934 5.20初版	1—1500册	<p>分店</p> <p>廣州 漢口 北平 南京 雲南 貴州 湖南 浙江 重慶 成都 蘇州 杭州 廈門 廣州</p> <p>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p> <p>現代書局</p>	<p>編著者 馮 白 樺</p> <p>發行者 洪 雪 帆</p> <p>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p> <p>出版者 現代書局</p>	<p>世界的民族文學家</p> <p>官價捌角</p>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1934 5.20初版						
1—1500册						

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石上

飾着詩人的月桂冠，

我只希望飾着戰士之劍與帽子。

——哈因律希·海涅

目錄

大戰前後的波蘭民族文學家	一
美基委茲與顯克微支	一五
象牙塔裏的英雄	二七
希臘義勇軍中的詩人拜倫及其偉大的最後	三九
新希臘的愛國詩人巴拉瑪滋	五七
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雙翼	六九
克利斯篤夫與悲多汶	七七
法西斯蒂政治建立前後的意大利文學	八五
法西斯蒂文豪唐南遮及其代表作「死的勝利」	一〇五
意大利熱血詩人唐南遮皇姆獨立宣言的大獅子吼	一二五

熱情詩人海涅的生涯及其思想

二三

派德留斯基及其藝術論

二五

南宋愛國詞人

二七

大戰前後的波蘭民族文學家

一 世界大戰與波蘭民族文學

十九世紀後半期波蘭文學的黃金時代，最偉大的民族文豪顯克微支與美基委茲的，慨壯烈的文學生涯，和光芒萬丈的文學作品，作者已曾有專文介紹過了。現在本文所要介紹的，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中軸的，自新世紀的開頭即一九〇四年以降經過了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以迄一九三〇年的這二十幾年間的波蘭民族文學，波蘭民族文學家們在這劃時代的人類大搏鬥中為本民族聲訴的英勇的宏音！

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為一個支點，從而觀察其前後二十幾年的波蘭文學，那末我們就可立刻發現大戰前後的波蘭文壇，實在是完全給一種濃厚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充滿着，支配着，把握着。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的黃金時代，給顯克微支和美基委茲的偉大的愛民族愛祖國之

熱情所鼓盪所影響所造成的一班青年文學家，民族主義的色采情調及理論的傾向雖然也會極一時之盛，然而究竟是因為祖國的宗社尚在淪亡期間，周遭的國際環境尙未有絲毫變更壓迫的重力，復興宗國的運動的黑暗前途尙未現出一線之光明，所以在當時的那一班民族文學者的作品裏，民族主義的觀念形態尙未完全成立，悲觀消極和懷疑的灰色的影子還時時出沒隱現，文壇上也未能創造出一致的偉大的民族主義的總傾向。及至新世紀的開始，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及爆發當中，波蘭的國際環境顯然的起了急劇的變化了。在長期的奴隸生活中慘嘗亡國之痛的波蘭民族，雖然被踐踏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輾轉呻吟，然而爭自由的波浪無時或息的波蘭民族，是把握到了一個新的局面新的機會——復興宗社重新建造獨立自由的國家的機會了！於是波蘭的一羣民族主義的英勇的鬥士，民族文學家們就都乘時興起，造成了文壇上的濃厚的民族主義空氣來刺激民衆，鼓動民衆，領導全民衆一同站在民族主義的文化戰線上，共同參加整個波蘭民族的千載一時的復興運動。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和世界大戰的最後停熄的砲火同時，波蘭民族復興運動的結晶，嶄新的波蘭獨立國家是出現在波羅的海的岸上了！十幾年來，因了英雄的畢爾什特斯基(Bielshki)將軍的獨裁的努力，新的波蘭國家是總算像模像樣的跑上了新興國家的建設的坦坦大道了。對於這新的波蘭獨立國家的構成，正如我們之不能忘記英雄的畢爾什特斯基將軍一樣，我們也不能忘

記什朗斯基 (Zaromski) 卡斯普勞威什 (Ka. Jankow) 這一流的民族文學家，精神上獨立國家的創造者的偉大的民族文學家！

現在，爲敘述的便利計，我們不妨以世界大戰作爲波蘭民族文學的分水嶺，從而分別敘述大戰前後這二十幾年間的十幾個代表的波蘭民族文學家。

二 民族主義小說家什朗斯基

什朗斯基 (F. Jankow Zaromski) 是現代波蘭作家中之最爲一般波蘭人所愛讀的小說家戲劇家，同時是波蘭的民族主義最偉大的代表者。也和顯克微支一樣，什朗斯基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他是一個社會的悲觀者，並且也同樣的是以短篇小說家聞名一時。他的短篇集鴉和鴟將啄碎我們，是充滿了不可排解的失望和無窮的悵惘。在通常被視爲他的早年傑作無家者裏面，主人翁的一個醫生捨棄了個人的快樂而從事於教育並扶助貧苦民衆，但不幸很少成效的故事，也使人看了扼腕浩嘆，悲觀消極。但在一篇叫做西薩福斯的苦工的較長的作品中，什朗斯基却由悲觀趨於樂觀，從消極的描寫到了積極的描寫。西薩福斯 (Zisafos) 是希臘神話中所述的考林的國王，死後受冥譴，轉石上山，石既達山巔，輒復滾落，所以國王的苦工也水久不停。這作品借這希臘

神話做標題，用以描寫俄皇時代的俄國學校制度之用心，以戟刺波蘭青年的民族思想，書中並且借一個波蘭農家子（本書主人翁之一）的最後的成功以暗示波蘭民族前途之終於有希望。

從現代人生的描寫轉向了歷史的描寫的時候，什朗斯基是採取拿破崙戰爭時代的波蘭兵士悲壯的犧牲故事為題材而作長篇小說灰土，這是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以後最偉大的長篇歷史小說，世界大戰爆發時波蘭防守陣線的士兵是喜歡把這部小說放在背囊裏，在戰場中閱讀的。什朗斯基更追溯歷史遠望到十六世紀，他歌詠波蘭人對於回教徒的侵入者之英雄的鬥爭；他用了散文詩的形式寫成將軍歌，敘述那位有名的波蘭將軍 *Niechajko* 的新將率旗的壯烈的戰績。

再回到現代人生的描寫的時候，什朗斯基的民族思想就表現得更加顯明了。在野獸的皮這一部劇本中，他描寫了一八四六年奧屬波蘭的農民暴動，他使劇中主人翁的一個農民被民族感情所克服，在暴動時救助了一個將被殺的地主。什朗斯基以為民族的一致，比較階級的利益更有重要，但在並沒有袒護地主這一點上，他至少是比其餘的波蘭智識分子較為開明。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所引起的波蘭獨立運動的陰謀，也在什朗斯基的小說玫瑰中有了描寫，這小說是對話體，匿名發表的，書中對於那些政治犯的痛苦狀況描述得十分痛快。此外他還有長篇小說三部作對撒旦的戰爭，用了很廣大的背景，從波蘭到巴黎，從大戰前的克拉考到現在的華沙（*Warsaw*），故事

是說一個理想家願意將自己的大工業交給工人去管理，但須等待時機成熟，而這等待就使他喪了性命。這書第一部名爲魯大的談話，第二部名爲旋風，第三部名爲仁愛；這最後的一部直到波蘭獨立之後方纔出版。

從民族主義立場說，什朗斯基不愧是波蘭民族的偉大的代言人。近代的每一個波蘭問題的空氣緊張起來時，什朗斯基的警告和激勵便到了波蘭人民的耳朵。當許多保守的波蘭人正在害怕着參加世界大戰的危險時，什朗斯基是寫了劍的夢以爲鼓勵；當民族的戰爭熱已達到最高度而漸漸軍事的獨裁的危機時，什朗斯基則在他的麵包的夢裏面謳歌和平的工業。總之，什朗斯基的確是一個激頭激尾的偉大的民族主義者，雖然他早就和社會革命黨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 民族主義詩人卡斯普勞威什

卡斯普勞威什 (Johanna Kasprauk) 是近代波蘭最偉大的民族主義詩人，他的激昂慷慨壯麗動人的詩句令人很容易想起了前世紀的美基委茲的不朽的篇章。他是農家子，曾入德國的大學，因在上細勒細亞 (Upper Silesia) 地方的農村中鼓吹民族主義，被普魯士政府所捕入獄。後來又曾在報館裏過了多少的記者生活，但常常爲貧窮所苦，直到他翻譯的外國名著受到了胡陸 (Lucy) 大

學的比較文學講座的酬報。他方纔能够專心致力於創作。他和前代幾個波蘭民族文學家之開始是一個悲觀論者完全不同，卡斯普勞威什是在初期的作品中早就充滿了樂觀的民族主義的精神。他勇敢地堅決地正視着現實生活的醜惡和黑暗，大自然之四季的移轉也並沒有在他心上引起憂悵的印象，他是不會傷春，也不悲秋的他說：『我知道在那個愁霧的後面，隱藏着有一座偉大的花崗石的神像，有藍的眼睛和金的冠，正像那初升的旭日戴着紅邊的羊冠，要驅散世界的魘夢和墳墓的靜寂。我知道在萬物的中心，治理着有生命的火燄，那標語是：形式萬變而實質如一。我知道，凡有死滅，都不是無代價，今日搖紅的光線便將於明日照耀了並且溫暖了那黑暗——這是青春的光，青春的熱。我知道在今日猶是荒墳，到明天將成爲復活的聖殿，被包圍着歡樂的光焰。我知道懷疑應得揮開，因爲懷疑的硬殼脫落後，便會長出新的利劍。』在另一作品裏，他又說：『我們的詩歌中回響着民族的苦痛，要光明，麵包，自由，到我們的手中。我們的詩歌沒有惶燥，沒有奇蹟，祇是今天的高呼起來和勇敢，到明天呢——到明天，我們的詩歌中便回響着勝利的狂歡！』

在這裏，詩人卡斯普勞威什便成爲戰士，成爲民族的預言者。真的，在他的詩裏，祇有勝利，祇有勇敢的意志和前途的光輝。他的作品又有一種不易動搖的農民的原始的力，這力就是

產生他的農村社會所從來的。他喜歡用柔和的調子說到那些灰色的茅屋貧農的茅屋，他又常常很熱心的講到那人民的不滅不竭的力量，和農民粗布袍下的太平世界。他曾取十七世紀波蘭南方山境的農民暴動故事爲題材編了個劇本，以暴動的農民英雄作爲劇中的主人翁。

世界大戰停息之後，波蘭獨立了，卡斯普勞威什的壯年的熱情告一段落，他創作由生活轉向翻譯生活，完全獻身於新國家所急切需要的外國名著的翻譯工作，同時他還擔任着胡陸大學的文學講座。他晚年的作品多取材於聖經。最後出版了二本詩集，名爲哭泣的靈魂和我的靈魂沉入黑暗了，頗帶人類廣大苦悶的色采。晚年的卡斯普勞威什要求解決人類苦難之根源，他是和不可見的神在角力，要猜破那便得人類痛苦的大謎。他這些思想，在波蘭還是被壓迫奴辱的時候，很見得是迂遠不切實際，但在波蘭民族已經自由獨立了的時候，却又見得他是能夠不囿於民族主義民族痛苦的範圍內，而有世界的眼光，是觸到人類全體相關的一個根本問題了。這正是新波蘭的青年詩人所狂喜而相告的。卡斯普勞威什盡惓於翻譯外國的名著，又開了世界文學的寶庫，也給與熱烈地想獲得知識的青年以若干鼓舞。總之，卡斯普勞威什晚年的努力，無論是詩歌翻譯，在新波蘭的青年作家看來，就彷彿是一種預言，暗示着新波蘭的詩壇應該轉進一個新時代，這新時代的基調是世界主義。當然這世界主義的出發點是以民族主義爲界石的。卡斯普勞威什在波蘭詩

壇上繼續保持他的偉大的權威，一班新波蘭的青年詩人都熱烈的信仰他，可惜的是他在新近已經逝世了。

四 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萊芒忒

一九二六年全世界最榮譽的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是新波蘭的民族文學家萊芒忒 (W. S. Reymont)。萊芒忒之所以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金，是由於他的春夏秋冬四巨冊的空前的傑作農民，他以偉大的魄力和縝密的手段和持久的時間，寫成了這一部小說形式的農村文獻。書中描寫波蘭農村中之典型的人生，農事的艱苦和愉快，農村的習慣，愛與憎，個人的慾望和社會的糾紛，四季的自然風景成爲最鮮明的背景，在這背景前面移動着的，就是那些朴野嚴肅憂悒的波蘭農民。萊芒忒在這偉大的作品裏把波蘭民族中的農民生活的整個的輪廓顯示給全世界，他的功績不消說是不可淹沒的。

萊芒忒出身是個農民，生長於農村，做過耕種的事。又曾過流浪生活，做過跑江湖的戲子和鐵路局的小職員。他的早期的著作夢想者，戲院裏的女子，都是他的流浪生活的照寫。及至希望地出世後，他纔有名於時，在文壇上展開了有希望的前途。這部小說的背景是那個很快地在工業

化的魯特士 (Rutk) 鎮，有那些蜂窩似的紡績工廠和猶太的德國的波蘭的暴發戶。將波蘭農民之漸升而為社會力這一現象，第一次的表現於文學中，而且是空前的有力的表現的，是萊芒忒的獨到之處，也即是他的創作的真價值。他是一個偉大的波蘭民族文學家，在他的作品裏處處流盪着波蘭民族的熱血。他曾着手寫歷史小說，他以獨立國的波蘭的最後幾年為題材而作一七九四那一年。在這小說中萊芒忒是一族個寫實主義者，不過有許多細膩描寫掩沒了歷史的輪廓。

五 從戰場歸來的英雄詩人史塔夫

世界大戰的血潮過去後，波蘭儼然成為獨立國家了，這是無疑地要給與波蘭的青年作家以若干興奮的。在戰線上的青年作家們剛從戰爭的砲火中喘息過來，都搶先要吐出他們的感想，結果是詩歌的旺盛，而史塔夫便是其中最堪代表的一個。在大戰的當時，我們還看不見波蘭詩壇有什麼轉變，直到這位從俘虜生活中回來的青年詩人史塔夫 (Stefan Żeromski) 說出了他的經驗和感想，波蘭詩壇纔有了復活的色彩。史塔夫大戰時被俄國軍隊所捕，流放於烏克蘭，到大戰結束後方纔回國。在戰前，他已經發表過許多作品。他的一本詩集題為力的夢的，充滿了新生的力，並沒有染帶着當時流行的悲觀頹喪的色彩。這時期他的作品中也多談戀愛，他尊重女性，不像卡斯普勞

威什等之嫌惡女性，他的母親一作十分明顯的表示了她的尊重女性的意見和神聖的母性描寫。

他的史詩體裁的忒華道胡斯基 (Twardowski) 相公，取波蘭傳說中的人物忒華道胡斯基 爲主角，而加以理想化，這一篇敘事詩又名行動五詠，樂觀的靈魂的力量，是描寫的主要點。他在一切作品中所表現的自己，是並不熱烈地想追求什麼快樂，可是英雄的堅決的要過危險生活，準備着擔當一切的險惡的風濤。史塔夫 常被囚於烏克蘭 的時候，他所見的是同胞的困苦受難，他所想的却是如何從這被敗的混亂中建立起新的波蘭國家。他的思鄉苦，反使他的詩句更溫柔可愛，他的英雄氣概的樂觀主義更加增強了他的詩句的光焰。新的空氣終於吹到了波蘭的詩壇了。在英雄的史塔夫 的影響之下，於是就有同樣地勇敢樂觀的青年詩人米欽斯基 (Michalski) 等應時而生，爲新興國家的波蘭唱出英雄的調子。斯塔夫 在最近出版了詩集針眼，因這詩集他得到了一個文學獎金。

六 幾個女作家

康諾濟尼卡 (Konopnicka) 是波蘭民族文學女作家中的先驅者。她是女詩人，是農民謳歌者，她和小說方面的萊芒忒 可稱爲波蘭民族農民文學的雙璧。她首先揭起反叛基督教的大旗，她說人

們所住的世界不是上帝所治理的。

女作家考薩克·什支索略 (Mme. Zophiak Urska Szekstowa)，是第一個把大戰生活作為題材而表現得最為有力的，火焰就是她的代表作。這小說一方面描寫了革命時代烏克蘭境內的混亂，一方面對於波蘭邊境的曾為中產階級故鄉之文化中心之淪陷，也寄以無窮的感慨。考薩克·什支索略又曾致力於歷史小說，她在做了幾本薄薄的歷史小說之後，忽然大膽地衝進了顯克微支所獨佔的歷史小說領域裏去，作成了二卷的長篇小說黃金的自由，在最近出版。她這黃金的自由取材於俄波戰爭時代，寫專制的君主和不法的貴族（那是顯克微支在俄皇政府的法網下所不敢寫的），尤其是描寫到波蘭新教徒的興起與沒落。這作品的出現，似乎就透露了歷史小說將在波蘭文壇上作為民族文學的一大勢力而大大地復活起來的消息。

新進的女流作家崑散微支 (Mme. Gumszowicz) 應用心理分析的手法作了一部短篇小說集和孩子聯盟，於一九二七年發表，曾經驚動了波蘭文壇。這短篇集十分深刻地表現出一個女子的靈魂中如何地有本能與理知的衝突在不斷的地循環着，其中的描寫，有許多地方表現了她的女作家的特長。

同樣的也是心理描寫的好手，於一九二六年發表了短篇集從那邊來的人的，是女作家達勃魯

夫斯喀 (M. Dalnovska)。她用回憶的形式來描寫她幼年所苦的農民心理，技術恰到好處。

最後，還有一個更爲新進的女作家式爾倍格 (Ewa Szekulna)，她的處女作就很膽大的闖入於宗教心理的範圍，這便是在一九二七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到那裏去。

七 大戰生活的描寫者

戰後的波蘭小說最堪注目的現象就是大戰生活的回憶錄一類的小說之非常流行。有許多人在俄國爲俘虜或流配的囚犯，度過那洪水一般的革命和內亂的時代，更有許多人曾在俄波邊界地方從布爾札維克和反布爾札維克的亂堆中滾過來，更有許多人是參加過一九二〇年的俄波戰事的。這許多人都有很多的話要說，結果便成了自敘傳式的描寫大戰生活的小說。

科索胡斯基 (J. Koszowski) 便是這一類小說作家中最特出的一員健將，他的代表作樹林中的預備隊是於一九二八年發表的。這是一串的短篇小說，以他自己在意大利前線的戰爭經驗作爲題材，用了極有力的筆調寫出來的，一時的批評家們比之於法國巴比塞的木十字架。在這小說發表之前，科索胡斯基還是一個無名作家，這小說出版後，不但一時洛陽紙貴，並且他也立時被人認爲戰爭小說的代表者了。

此外，多產作家的奧森道胡斯基 (F. A. Osenski) 也將他在亞洲東部戰地流浪和冒險的經驗作成了許多長短篇小說。

喀騰·邦特魯夫斯基 (Tomasz Zan) 的短篇集歐洲印象記，其描寫的則多是他眼所親見的戰後歐洲的衰亂。在文體上，喀騰·邦特魯夫斯基的簡潔流利的作風是現代波蘭民族文學作家中的傑出者。

八 反對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詩人什喀特魯微支

因為在戰後獲得了祖國的自由獨立，波蘭文壇上的民族主義的熱潮有一個時期是平靜下來了，於是有一班青年詩人起來鼓吹世界主義。他們的主張是這樣的：在那些激動各時代的偉大的心之一般人類的問題中找求靈感，和世界的思潮接觸，用世界的眼光去詠讚人們的靈感所永遠渴求的光明和快樂。他們以為波蘭已經獨立了，要做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人民，應該有尊嚴高貴的大國民的風度，所以舊時褊狹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觀念是應該捨棄了。他們努力提倡世界主義，攻擊前輩民族主義的大作家。這一派世界主義作家的大本營在華沙，有一種定期刊物叫做 "Znamier" 的做他們的機關報。

對於這橫行一時的世界主義深惡痛絕，在文壇上發起了廣大的對抗運動的，是另一部分有作為的民族主義的青年作家的集團。世界主義的大本營在華沙，而民族主義作家的根據地則在克拉考，華沙現為波蘭的首都，而克拉考是波蘭前朝的京城，這恰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這民族主義作家集團簡稱為“Cyprys”派，Cyprys本係鄰近一小山之名，他們取以為名，是暗示不忘祖國之意，他們的定期刊物也用此名。Cyprys派的重要人物是詩人什喀特魯微支（Emil Zgałło，Emil），他是一位忠實的民族主義者，他以為獨立自由了的新波蘭國家之需要民族主義正和奴隸時代同樣的重要，他主張以民族主義為源動力使這新興國家進展於偉大的建設之前程。他從民族文化的遺產這問題上澈底反對世界主義。世界主義者吐棄波蘭民族固有文化吐棄前輩先生的精神的遺產，這是什喀特魯微支所最深惡痛絕的。他以為人類是和樹木相像的，人從民族的泥土中吸取了最好的營養料，並且必須深深的鞏固的植立於此泥土中，方纔能夠在國際空氣中茁長新枝，而民族的文化的遺產就是富有營養料的泥土。根據了這主張，什喀特魯微支和他的同志們的作品是常常採用民間的傳說和歌謠作為題材。什喀特魯微支是波蘭民族主義的最後鬥士，他的偉大的努力將與新興波蘭國家一同發聲於全世界。

美基委茲與顯克微支

——波蘭二大民族文豪——

文學是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的沸點，文學是一個民族的民族魂的結晶！

一個時代，無疑的一定有反映這一個時代表現這一個時代領導這一個時代的時代精神的文學——偉大的劃時代的文學作品。一個民族，同樣的也一定有鑲策這一個民族奮勵這一個民族發揚這一個民族的民族魂的文學，偉大的足以稱爲全民族之聲的文學——如果這一個民族的國民文化生活尚未消沉毀滅淨盡的話。

時代是經，民族或國家是緯，由時代和民族國家的經緯線交織而成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那纔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千秋不朽的宏篇，那纔是能夠在世界文學史上占光榮之一席的鉅著。

趕不上時代或超越了時代，這是失去了「時」的意義，離開了民族國家或忘却了民族國家，這是失去了「地」的意義。我們試翻一翻幾千年來全世界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文學史，那一個偉大的作家那一篇偉大的傑作不是充滿着鮮明的時代精神和濃厚的民族色彩？那一個失去了時代的中心離開了民族的範圍的作品能够在文學史上占着相當的地位？

一個民族，當牠的運命正像九月裏的玫瑰花一樣，在太陽底下十分美滿的十分蓬勃的怒茁出來響開出來的時候，同時牠所產生出來的文學，一定是謳歌着輕清和愉快的聲音，洋溢着華麗和高貴的色彩的。反之，一個民族，牠的運命已經不幸的走上了慘苦的途程，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無助的黑暗的泥濘裏停頓着掙扎着的時候，同時牠所產生出來的文學，該是怎樣的一種文學呢？是悲觀的灰色的遁世的無可奈何的嘆息呢？還是偷安的消極的享樂的醇酒婦人的嚶語呢？抑或是絕望的慘苦的在宰割之下踐踏之下的輾轉呻吟的悲鳴呢？不，不是的，不是的，這些都不過是這個不幸的民族的文學的渣滓，這些都不過是這個不幸的民族的文學的旁枝！最忠實的最健全的能够代表這個不幸的民族的全民族的意志的文學，該是一種悲歌慷慨的發奮有爲的壯烈的聲音！該是一種衝鋒肉搏的躍馬橫刀的反抗的聲調！

給南下牧馬的蒙古游牧民族脅着渡過了黃河流域的南宋時代的中華民族 我們曾經從辛棄

疾陸劍南這幾個愛國詩人的詩篇中聽到了匣中寶劍夜有聲與君王掃燕趙的慷慨雄壯的宏音！給渡海來襲的法蘭西 臘門豆種人 占領了三島的河山的中世紀的撒克遜民族，我們曾經從老文豪司各德的筆下讀到了撒克遜 劫後之英雄的橫刀躍馬的英勇的敘述！

偉大的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作品，無疑的是一種洋溢著反抗精神的健者之聲！

祖國的大好河山淪亡給大英帝國主義，全民族都在大英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呻吟掙扎以求一日之生存的印度民族，他們全民族的代言人——最偉大的印度詩人太戈爾却在謳歌着空新的新月和月光之下的暹羅，這即是印度民族之所以到現在仍舊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的原故！

曾經一度慘嘗亡國之痛，抓住歐洲大戰後的良機乘時奮起獨立圖強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他們的民族文學家是不斷的歌頌着刀光劍影和戰士的血和祖國之旗，這即是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之所以能夠在捭闔縱橫的歐洲大陸上占有新興國的光榮的地位的原故！

反抗，不斷的反抗，前仆後繼的反抗，慷慨悲歌的反抗！反抗精神就是被壓迫民族弱小民族的文學精神！

波蘭，在歷史上有相當的光榮的文化的波蘭，在地圖上國境比德意志還大的波蘭，慘嘗瓜分亡國之痛全個的十九世紀都陷入在黑暗的恐怖時代的波蘭，在俄羅斯德意志奧大利土耳其諸強鄰

的宰割之下呻吟極轉忍辱呼號的波蘭，牠這百餘年來的民族的聲音——被壓迫者的文學，對於世界是怎樣的聲訴？對於本民族是怎樣的啓示呢？

波蘭，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牠現在是成爲戰後新興國之一，牠的運命是從黑暗的陰影裏掙脫跑到光明的大道來了。在二次的國境防禦戰和一次的國內政治改革之後，牠在歐洲大陸已建樹了強固的國基，生聚教訓，發奮圖強，牠的新興的前途未可限量。我們景仰着這新興國的雄姿，我們敬慕着這發奮有爲的民族，同時我們不能不油然想起那幾個在過去的黑暗時代中不斷的鞭策着祖國激勵着祖國向祖國民族鼓吹反抗精神的愛國文豪！

我現在謹以熱情洋溢的筆，來介紹波蘭民族的二大民族文豪——詩人美基委茲和小說家顯克微支。

一

美基委茲 (Adam Mickiewicz) 生於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他是波蘭最偉大的詩人，他是十九世紀的波蘭文學的黃金時代的開創者。在美基委茲之前，波蘭雖然也曾產生過幾個重要的詩人文學家，如克拉西基 (Krasinski, 1739—1802) • 萊依 (Ley, 1816—1869) 和老文豪 南西委茲

(J. A. Nymovics, 1767—1846) 等，都是名震一時的作家，但他們的畢生事業祇是限於文學的努力。美基委茲則在文學的努力之外，同時努力於祖國的復興運動，終其身爲波蘭民族之自由平等而奮鬥，故其作品感人之力量最深。波蘭文學史上所有的羅曼主義者，大都要經過一個同樣的路線，乃是由文學經國家主義而到宗教，但美基委茲却比他們更爲崇高，更爲偉大，他乃是由文學經預言而到實行的。在這一點上，他之指導波蘭，乃遠在文字與思想之上。他不僅是一個詩人，也不僅是一個先知者，他乃是波蘭民族的一位永久的精神的統治者的領袖。

美基委茲的生涯可分爲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與波蘭的國家悲劇的變化程序恰是一樣。第一個時期是鐵窗生活，他當時在大學裏讀書，因爲和許多同學反抗「神聖同盟」而被捕入獄。第二個時期是飄泊流浪的生涯，他離開祖國到俄羅斯內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許多新異的環境，接觸了許多僑居俄國的祖國的同胞，他更充分的了解同胞們的國民性的特點。第三個時期他寄居西歐，他的生命力比較的沉入於默想之中，這正是他在最後的奮鬥之前的一種養精蓄銳的準備。在他的心靈上，對於國家與宗教的信仰，受了這三個時期的生活變遷的影響，充分的各以不同的樣子，表現在他的許多詩歌作品裏，給祖國的國民以一種偉大的力量和偉大的慰安。他的第一部作品短歌與傳奇 (Ballads and Romances) 出現於一八二二年，這使波蘭文學的羅曼主義時代跟了牠而開

始，他把以前傳統的辭藻和古典的題材，都變更了一個新面目。從這一點上觀察，他之在波蘭，正如俱丁之在意大利，莎士比亞之在英國同樣的偉大！

美基委茲在少年時，他歌詠是玫瑰色的戀愛，但到了入獄之後，他的詩歌却一變而為悲歌慷慨的變換之音了，他由一個歌唱個人不幸的戀愛，變成一個歌唱千百萬國民不幸的運命。當一八三〇—三一年的反對俄國的革命戰爭時，他雖不曾親身加入火線，却以詩歌歌詠兵士們。他歌詠他們的勇敢，歌詠他們的死，最後，在兵士之歌的幾首中，他却與幾千個失敗後被送到異國的兵士們同受其苦了。後來他自己也逃到西歐去，住在巴黎，他眼見波蘭逃民之不樂，及無可救藥的自己爭鬧，他更作了進香者的書（The Pilgrims Books）以鼓勵他們。當時僑居於外的波蘭人，沒有一個讀了這書而不覺得自己是有力的，高貴的，他激動同胞的自尊心和希望心，使同胞們信仰着祖國的前途仍有一線的光明。和這同時，他又作了一部偉大史詩泰達士先生（Mr. Thaddeus）這成了波蘭的國民史詩。這部史詩，不詠波蘭的大英雄，也不詠波蘭的大史蹟，卻詠的是作者兒童時代的景色。美基委茲為什麼要如此的寫法，這他在作品中已曾經告訴過我們，他以為不幸的雲正罩在國家上面，罩在同胞心上，詩歌的想像是不忍翱翔於如此可怕的景像中的；波蘭民族沒有別的，祇有失望存在着，於是安慰是需要的，那就是求之於過去時日的回憶。你思家的僑居於

外的波蘭人在火爐旁邊談到幼年的夢境的話裏，這史詩便產生了，這是唯一的未被毀壞的幸福的影子，仍掛在波蘭人心上的。這故事，名為「鄉中紳士生活的故事」，中間插入拿破崙戰爭的回響，每個人都希望這次戰爭之得勝，這詩終止於拿破崙大軍之經由波蘭而到莫斯科。當時波蘭人是心裏充滿了波蘭復活之希望，這個希望，美基委茲不但在詩歌中表白了這夢想，並且要見之實行。所以當意大利反抗奧大利的侵略時，美基委茲立刻乘機起來援助他們，這動機一半為爭自由者之助，一半因奧大利乃波蘭三仇之一，援助意大利人反抗奧大利，即所以報祖國之深仇。他到了意大利，組織了一隊波蘭軍，雖然卒因局勢限人，所謀不達，然而他的壯烈的變舉，愛國的熱忱，在當時確實鼓動了萎靡不振的人心，使祖國的國民個個景仰這英雄詩人的偉業。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歷史上有名的克里米戰爭 (Crimean War) 開始了，俄羅斯是波蘭的主仇，而在這次戰爭中，俄羅斯又是他主角。於是我們的愛國詩人美基委茲又乘機而起，到了東方，第二次組織成了一隊波蘭軍，開到前線去反抗俄人。正如拜倫在希臘軍未成功之前就病死在南歐梅瑣朗奇的落日荒礁的軍次一樣，我們的偉大的愛國詩人美基委茲也在波蘭軍未進攻敵人之前，便病死在君士坦丁軍次了！他死時是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享年五十八歲。呵呵，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美基委茲的偉大的人格和偉大的詩篇，將同波蘭民族的光榮的運命共垂

於不朽！

三

造成了十九世紀的波蘭文學的黃金時代的散文作家，前半期是克拉士西夫斯基（J. I. Krasiński），後半期則是顯克微支。克拉士西夫斯基的五百餘冊的小說，在波蘭文學史上放出萬丈的光芒，他的詩人與世界，尼祿時代的羅馬等巨著，使他得了「波蘭的史格得」的雅號。但自顯克微支聲文壇之後，克拉士西夫斯基的盛名遂為他所掩，而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波蘭文學也就成了顯克微支獨占的世界。他的敘寫力，比波蘭所有的任何散文作家歷史小說家都偉大得多，自他出來後，自他的歷史小說產生後，在他之前的幾個歷史小說家的作品幾乎沒有什麼人過問了。

顯克微支（Henry Sienkiewicz）的少年時代是在華沙渡過，他以新聞記者和文學寫作者為生，時時用李時胡士（Lukus）的假名發表作品。他當寫實主義已泛溢於波蘭文壇之時，却以歷史與傳奇得他的盛名，這是他的天才和他的熱烈的愛國心的感動人的原故。一八六三年的亂事使他注目於現實政治及社會問題，在這個灰色時代中，他的短篇小說開始引起大眾的注意。在炭畫（Charcoal Sketches）裏，悲觀的情調與精巧的藝術，激動了讀者的心，所寫的古村生活裏的無助

之黑暗與無目的之受苦的悲劇圖畫，到今日還深深地印在讀者的腦裏。在音樂家約尼 (Johnny the Musician) 裏，在老僕裏，在安妮 (Annie) 裏，其悲觀的情調也很濃厚。其表現波蘭民族在異族的壓迫之下之情形，則有一個校長的日記 The Diary of a School Master，顯克微支本意是要寫俄國的壓迫，但是在俄國的檢查官眼中看來則以為寫的是德國人的罪惡，其實是易地則皆然。在得特者巴特克 (Partak the Companion) 裏，國家主義的色彩頗為鮮明；書中所寫的巴特克是波蘭的一個農民，在一八七〇年時很勇敢的為普魯士去打法國，所得的報酬却是被德國人逐出自己之家。在勳人的短篇小說燈塔的守者 (The Lighthouse Keeper) 裏，也同樣的深潛着亡國的悲哀；書中敘述一個因為從事革命逃亡在外的波蘭人，在西印度看守燈塔，因讀着美基委茲的愛國的詩篇，沈入故國的追懷中，而忘記了點燈，因此被免職，重新走上流浪之途。（作者按周作人氏域外小說集中曾譯此篇，題為燈臺守）在馬里波沙 (At Mariposa) 裏，寫的是一個奇異的老年波蘭人，住在美國的加里弗尼亞，他天天讀十六世紀的波蘭文的聖經，用聖經上的波蘭話和一個祖國的遊歷者談話——這是作者本身的經驗。後來作者從事遠遊，他的美洲之行，對於他極有影響，他的紀行文美洲通訊，成為波蘭最好的旅行書之一。後來他又到非洲去，寫了一部在沙漠與森林中 (In the Desert and in the Forest)，敘的是一個波蘭童子和一個英國女孩子在非洲荒漠

中的冒險故事，在波蘭文壇上，這書立刻成了兒童文學上的名著。

以上顯克微支的短篇作品中的中心意識，除對於祖國的熱烈的懷念情見乎辭之外，無疑的是渲染着悲觀的灰色的色采。但是，我們十二分的確信，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偉大的作家，一個堪稱全民族的英勇的代言人的作家，一個引導着全民族作爲全民族的精神統治的領袖的作家，如果他的作品中心意識終止於消極和悲觀，則他雖具有高尚的愛國的熱情，也是不能成其爲偉大的。我們的可敬佩的顯克微支，他的悲觀的色采，在他的長篇大著裏却爲新生的國家的樂觀主義所代替，他成爲民族英雄的謳歌者，他成爲積極的對於壓迫者的反抗的領導者了。他英勇的執着如椽之筆，寫成了在波蘭文學在世界文學都堪稱傑作的「三連小說」。火與劍 (*Fire and Sword*) 寫的是波蘭的烏克蘭邊境防衛哥薩克人之侵略的故事。洪水 (*The Flood*) 寫的是波蘭從瑞典占據的洪水中救解出來的故事。瓦洛特約夫斯先生 (*Mr. Wolodyjowski*) 寫的是防守前線以禦土耳其人的諸勇士的故事。這些傑作都是爲波蘭人視爲祖國的光榮史一般的很恭敬的讀着的；沒有一部波蘭文學有這樣的流行的，即美基委茲的大史詩 泰達士先生似也難有此盛況。在波蘭的黑暗時代，在被三個強國把全國土地瓜分占據着的時代，重演古代的光榮的書，如上述之三部的，當然可以給他們以慰安。讀了這書的人，他們忘記了現在的困苦，爲這部小說所警醒，知道自己是以前會

爲一個強盛的國家的後裔，因此，心裏便燃燒着對於祖國復活及一個偉大之將來的崇信的火，所以這部偉大的「三連小說」，不僅在藝術上有價值，且爲國家的重要的產物。在這一部大作之後，顯克微支又寫了一部三冊的寫當代生活的小說，題爲沒有訓條（*Without Dogma*），以日記的形式，深刻的寫一個極端的近代英雄之心理的圖像，這部小說立刻達到了法國以心理分析小說著名的蒲爾格（*Paul Bourget*）的最高點。

顯克微支在世界文壇的盛名，完全由於他的大著你往何處去（*Quo Vadis*）一書，這是許多近代文學家所寫的將沒落的羅馬帝國與新興的基督教勢力間之衝突的許多小說中一部最成功的作品。這書背景的弘偉，色彩的豐富活潑，一羣一羣的基督教人物與羅馬人物之逼真的描寫，如活人似的行動，凡是諳到牠的人，無論他是那一個人，都要異口同聲的稱許的。在這作品裏，他把基督教的真精神充分的表現出來，在這作品裏，他把光榮的羅馬，重活於我們的眼中。寫這同類的故事的作家很不少，而他的藝術却高出於一切的他們，他使這部小說成爲近代的一部最偉大而且不朽的小說之一——而他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光榮的諾貝爾文學獎金。

顯克微支晚年又作了一部敘寫波蘭民族過去的偉大事蹟的小說，以慰安當時受普魯士人之壓迫的心志灰闇的同胞，這就是有名的十字軍武士（*The Knights of the Cross*），這書寫的是十五

世紀之初，波蘭人戰勝了德國人的故事。他在這裏與在你往何處去及「三連小說」裏一樣，把古代活潑潑的重生在我們的面前。他把波蘭人與德國人，如在你往何處去中的基督教人與羅馬人一樣，當做二個極端，一端是精神上的道德的力量，一端是肉體上的體格之力。顯克微支最後又寫了二部小說，在光榮之地上（*On the Field of Glory*）及騎士（*The Knights*），可惜都沒完成，因為歐戰把他的筆奪下了，他到各處去募捐以救濟患難困苦中的波蘭人。在這時，他的偉大的生命告終了，他在全波蘭民族的熱忱景仰中死去，光榮的死去。

顯克微支死了，然而顯克微支的光芒萬丈的文名不死！顯克微支的愛祖國的熱情和領導全民族向壓迫者反抗奮鬥的精神不死！

四

我們的時代是灰暗的。受難期中的中華民族的運命正和過去黑暗時代的波蘭民族一樣的在鐵蹄踐踏之下輾轉哀號！

我們的時代需要文學 需要和波蘭過去所需的同樣的文學，需要敘述民族過去的光榮史蹟激勵民族向壓迫者反抗奮鬥的文學！

讓我們的時代產生幾個偉大的民族文豪！讓我們的時代產生幾個美崙委茲和顯克微支！

象牙塔裏的英雄

——紀念民族文豪史格得的百年祭——

一 對於史格得的憧憬

雪茄的殘灰落滿地板上，一冊從東京寄到的文學雜誌，在世界文壇情報這一欄裏載有英國民族文豪史格得的百年祭的消息的文學雜誌攤開在桌子上面，我悠然地背靠著藤躺椅子，在憧憬着這一位熱腸俠骨的愛國老文豪的面影。

是蘇格蘭的綠樹參天的鄉園，是愛丁堡的聽得見海潮嗚咽澎湃的地方，在一座中世紀風的紅磚砌成的建築物裏面，出現了在十九世紀初葉替撒克遜民族吐出了萬丈的光芒的老英雄！

在四壁都陳列滿戈矛盾劍盔甲和馬蹄鐵這種種古代武器的紫電清霜氣概森嚴的書室裏，在熊熊的爐火旁邊，在桃心木製成的古色古香的寫字檯前面，我們的可敬似的老英雄是元氣十足地據

坐在栗色的安樂椅子裏。銀絲一般的頭髮分披在他的肩膀左右，他的容貌又慈祥，又威武，他的眼光閃閃好像電光一樣的銳利。他的蘇格蘭風習的服裝，古色的靛皮長靴，和他的粗大的鑲銀的大手杖，都足以證明他是一位愛鄉土愛民族愛國家的偉大的撒克遜文豪。

這就是阿波茲福（Abbotford）（史格得所建之屋）的一場面，這就是民族文豪史格得氏的英姿！

撒克遜民族的英雄之血在我們的文豪的血管裏沸騰，撒克遜民族的沉毅勇猛的富於復仇強於反抗的民族性在我們文豪的胸中發酵，撒克遜民族的老祖的許多航海的探險的殺人越貨的掠地攻城的光榮的故事在我們的文豪的腦子裏跳躍，撒克遜民族的曾經一時被統治於強鄰的悲劇的史料在我們的文豪的心中燃起！於是，我們的文豪，他舉起天生的強有力的右腕，揮動着如椽的大筆，以狂飈掠海渴驥奔泉一般的英勇的氣勢寫了出來，寫了出來！

他寫着，他寫着的是清新的活潑的又浪漫又美麗的歌詞。他寫着，他寫着的是氣象渾雄的題材偉大的情緒熱烈的人物生動的歷史小說。在這些作品裏，時時出現了柔情似水密意如雲的美人，時時出現了愛鄉愛國的繩樞強毅的蘇格蘭的田夫野老商販走卒，時時出現了橫刀躍馬叱咤鳴暗的反抗異族的民族英雄，並且時時出現了仗義疎財富於民族觀念的綠林的豪傑，洛賓荷德

(Robin Hood) 一流的綠林的豪傑。

呵呵，這民族文豪筆下的撒克遜民族的光榮的史料！呵呵，這民族文豪筆下的悲歌慷慨劍光血影的英勇的場面！……

把對於史格得的憧憬的意識回復了轉來，把躺着的姿勢稍微的改變了一下的我，同時發見了夾在我的食指和中指中間的那半根雪茄烟，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燒成灰燼了。驗了一會，我的眼前，好像又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烟霧似的，起了一種新的憧憬。在這些薄薄的烟霧裏面，馬占山，蘇炳文，老北風，小白龍這些中華民族的英雄的面影，一個個眉目生動神采飛揚的正在跳躍着，跳躍着。

「讓我們中華民族也產生一個偉大的民族文豪，讓我們中華民族也產生一個二十世紀的史格得，來為我們中華民族吐出了千秋不朽震撼一時的文學史上的萬丈的光芒！」

我像一頭發狂的獅子般的從藤躺椅子裏一躍而起，走到桌子旁邊重新把那一本攤開着的文學雜誌拿起來看看。

象牙塔裏的英雄史格得的銅圓肖象在向我作會心的微笑。

二 史格得的文學生涯

史格得(Sir Walter Scott)於一千七百七十一年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較華治斯華士(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60)晚生一年，較柯樂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則早生一年，這三顆十九世紀初葉英國詩壇的明星，珠玉交輝於一時，真可算是千秋的佳話。史格得幼時身體極弱，終年患病，曾在愛丁堡大學裏讀書，研究法律，但他的志向不在於此。他自幼就喜歡故事，每當雪夜爐邊，傾聽其家人娓娓談蘇格蘭故事，久聽忘倦，他尤其喜歡的是「古昔的勇敢時代」。他十三歲時，有一次得了一部講英國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的書，他低頭的讀着，終於忘記了吃飯。史氏幼年時的愛好英雄故事，對於他終生的創作影響極深。當他二十五歲的時，曾印行所譯德國詩一冊，稍後又作 *W. G. G.* 體歌謠數篇，始為文學生涯之開始，從此，他纔逐漸的見知於當時的英國詩壇。一八〇五年，他的古歌人詠(*Legs of the Last Minstrel*)出版，一時洛陽紙貴，傳誦遍於京國。後來繼續出版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馬美安(*Maryion*)羅比克(*Rohay*)三篇長詩，皆為人所愛讀，其中尤以湖上夫人為最，論者把牠和華治斯華士的散步(*The Excursion*)，柯爾律治的古舟子詠共稱為十九世紀初葉英國詩壇的三大名篇。史格得的

詩大多是描寫中世紀的浪漫生活，淺近易懂，採取大衆熟知的民間題材，而以超俗清幽之筆述詠之，文辭並美，開故事詩 (Poetic tale) 的先河，這是史氏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偉大的貢獻。一八一四年，他隱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華委萊 (Warrior's Tale)，因為他此時詩名已高，不知道這部小說能否也獲得同樣的成功，所以不讓讀者知道那是他做的。不料華委萊一出版，讀者却發狂似的歡迎他，那樣的狂熱的歡迎，是英國文壇上所不常見的。從此史格得放下了詩筆，專心寫他的小說，繼續創作了二十九部小說，總名為華委萊小說 (Warrior's Novels)，十部一部的都得到讀者同樣熱烈的歡迎，和批評家的讚不絕口的稱許。這二十九部的華委萊小說，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蘇格蘭的歷史的，如華委萊；第二部分是關於英格蘭的英雄史料的，如愛凡奇 (The Elf)；第三部分是關於歐洲大陸的歷史的，如昆丁·杜瓦 (Quentin Durward)；第四部分是描寫私人生活的，如考古家 (The Antiquary)。

史格得對於英國浪漫主義的貢獻，與其說是他的詩，還不如說是他的小說。他的詩祇是在當時為羣衆誦讀，而他的小說，則是偉大的藝術作品，與撒克遜民族的運命共垂不朽。史氏的歷史知識極豐富，文筆也極舒暢自如之致，能使死的史料活躍在讀者的眼前，雖有時失之匆促草率，但他却能使讀者為他的雄偉的描寫力所捉住而不覺得。無論歷史上傳說上的何等人物，好像忠勇的

民族遺老，英雄的少年鬥士，嬌娜的佳人，綠林的暴客，和平凡的男男女女，一爲史氏所捉住，成了他筆下的人物的時候，莫不阿堵傳神，使讀者如親見顏色。華萊小說中，米耶人的心 (Heart of Midlothian) 是一個能使人陶醉的美麗的故事，洛米的新婦 (Bride of Lammarston) 是一篇成功的悲劇的小說，餘如老人 (Old Mortality)，黑矮夫 (The Black Dwarf) 等，也都是感人甚深的作品，而洛蒲·洛依 (Rob Roy) 則尤爲偉大。這部小說的主人翁洛蒲依早歲販牛爲業，後來做了強盜，任俠仗義，能爲人所不敢爲的事，他在蘇格蘭所得的名譽，有如洛賓荷德在英格蘭所得的同樣的偉大。史氏在這部小說裏，把洛蒲洛依寫成和施耐庵筆下的黑旋風行者武松這一流人物一樣，又浪漫又英雄，並且賦有十分濃厚的民族意識民族觀念，故能使讀者肅然起敬，成爲世界的名著之一。德國的文豪歌德曾說道：「在華萊小說裏，無一而不偉大——材料，感應，人物，製作。」卡賴爾也曾批評史氏說：「史格得的歷史小說完全是很可羨的真理，也是將普通史家所觀察過的真理告訴給我們的作品。而由於這種真理，我們可以看出一切過去的時代不僅是由於外交文件，公報式的年代史，及其他死版的文字所造成，而是由於活躍的人生所造成的。」（見卡賴爾文集卷四）我們從上面二位大家的評語中，很可以見出史格得的偉大。

史格得的作品，無論那一篇都有一種偉大的力量緊緊地把握住了讀者的心靈的；這力量，與

其說是由於他文筆的優美，還不如說是由於他的熱烈澎湃的愛國心和堅強的民族意識。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當時得到英國和全世界的盛大的歡迎的，就是因為這一點，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直到二十世紀的今日還爲全世界各個民族所愛讀的，也就是因爲這一點。我們如果就文章論文章，單從文字上去賞鑒他，那就可謂不知濟史氏的偉大了！

史格得晚年很貧苦，以過度的工作來償還他的債務。他曾因身體病弱，到意大利去旅行，但不久又回到英國。他最後辭去他所熱愛的英國而一蹶不視的是在一八三二年晚秋的一個下午。他的蓋棺作是有名的卜斯的美女（Fair Maid of Perth），是他死前四年完成的。

廈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滿江關！我們的偉大的民族文豪的蕭條的晚景，使我們不禁爲他一揮古今同慨的同情之淚。

三 愛凡苛——撒克遜劫後之英雄

英雄，英雄這名詞在這集團主義的二十世紀的今日是一個十分不合時宜的名詞！然而我們深深地相信，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給異族侵略着的時候，給異族踐踏着的時候，給異族殺死了人民掠去了財產佔去了土地的時候，甚且給異族緊緊地扼住，嗚嚕連一些聲息都透不過來的臨危垂危

的時候，則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對於能夠反抗異族向異族復仇的英雄是唯一的需要！不僅是需要而已，我們還要合十默禱，以萬斛的愛國之熱情祝這些向侵略者反抗的民族英雄早日產生，多多產生！我們雖然不是嘉萊爾的英雄崇拜論的忠實的信徒，然而我們有心熱如火，有血沸如潮，我們不能夠冷淡地坐視我們的民族國家在異族的鐵蹄下無聲無息的淪亡，我們寧願替這些偉大民族英雄蘇林馬磨刀，執鞭相從，一同戰死在國境防衛的戰場上！

檢閱過英國的古代史的人們，必定知道在今日屬地遍五大洲戴着世界第一海王國的光榮的王冠的撒克遜民族，他們的老祖宗，在當時並不是生殖於英倫三島的土民，原來是漂泊流轉於北歐沿海各地的一大羣梟悍勇猛的海盜。這一個海盜的集團善於航海，敢於冒險，勇於戰鬥，時時憑藉着他們的天賦的驍勇，向英倫三島的土民侵略，殺人越貨，大掠而去。後來竟傾巢大舉來襲，把三島的土民的統治者殺個不留，佔領了這土地，久而久之，他們竟反客為主，變成三島的主人翁了。這賦有梟悍勇猛的特性的原始的漂泊兒，這北歐的流浪的海盜集團，和三島的土民混合通婚，那結果，就產生了混血的撒克遜民族。撒克遜民族承繼了老祖宗的強者的特質，又承繼了三島土民的沉毅冷靜的遺傳性，所以開國以後，已曾轟轟烈烈的經過了千數百年的光榮的歷史。但是日月推移，原來的野蠻人的勇氣逐漸的消沉了，久而久之，竟變成了一種文化爛熟期的惰性

的民族。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這原是世界上的最大原則，撒克遜民族既然是日趨退化，於是從隔海的法蘭西那邊，就侵襲來了叫做腦門豆的一個勇猛的民族了。戰爭的結果，侵入者得到最後的勝利，於是撒克遜民族就不得不步當年三島士民的後塵，被腦門豆族所征服，被腦門豆族所統治，被腦門豆族所壓迫了。在水深火熱中的撒克遜種人，輾轉呻吟於異族鐵蹄之下，深嘗亡國之痛，這中間就產生了不少的前朝遺老遺少的貴族英雄，和不少的隱居山野的草澤英雄。這些貴族英雄和草澤英雄聯合起來，結成了一條新戰線，向統治階級的腦門豆族進攻，於是乎可泣可歌的許多英雄的故事就產生出來了。畢竟因為撒克遜民族是原始的強者之子孫，老祖宗的勇猛的特性還潛養在骨子裏不曾消散淨盡，所以這些反抗異族的民族英雄，前仆後繼的不斷的向統治者進攻，失敗了一次又重新再來一次，結果，腦門豆統治階級終於讓王位給撒克遜，回到他們的老家法蘭西去，而英雄的撒克遜民族，纔又重新的光復了三島的河山。

我們的民族文豪史格得氏，就是抓住了這一段精采的史料，寫成了他的直到現在為止還被一般批評家們公認為全世界的民族主義文學第一部傑作的愛凡苛 (Ivanhoe)，即林譯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愛凡苛的輪廓大約是如此：在腦門豆統治下的一位撒克遜貴族的老英雄，平日暗結死士，想

要光復祖國，他有一個兒子，就是本書的主人翁愛凡苛，也即是武藝絕倫有萬夫不當之勇的撒克遜的少年鬥士。這老英雄本來是十分愛惜他兒子的，因為他兒子戀愛上了一個美人，這美人是老英雄指定要給一位貨吞微服匿跡民間的撒克遜王施做將來恢復了王位時的王后的，所以不滿意他兒子，把他兒子驅逐了出去。這事的開場是描寫英倫腹地的廣大的橡樹林，在慘紅的落日的餘輝中二個牧豬奴也即是老英雄的死上的對話，在他們的對話裏，腦門豆貴族對於撒克遜王朝遺族的種種慘酷的壓迫，腦門豆僧侶對於撒克遜平民的種種無饜的苛虐，和老英雄的日夜籌思光復宗國的鬱勃的雄心，都活躍於紙上。這時候，腦門豆的國王為要歌舞昇平，召開武大會，集全國的勇士來京舉行武藝比賽。就在這二個牧豬奴的歸途中，化了裝的老英雄的兒子愛凡苛，和幾個要上京比賽的腦門豆武士上，大家都不期而遇，於是在老英雄的邸宅裏舉行了盛大的宴飲。席上腦門豆武士幾乎和老英雄用武，老英雄深恨他兒子的不在家，不知他兒子化裝為香客也列於座末；而愛凡苛看見了他的愛人，不敢趨前通款曲，情節尤為曲折動人。後來京中武大會開會，愛凡苛以黑騎黑盾黑鎧甲的颯爽之雄姿出現於較場上，不與撒克遜武士較藝，專向腦門豆武士挑戰，不上半天工夫打敗了幾十個腦門豆英雄，時憑欄觀戰的腦門豆國王為之驚嘆，正妻召見賜以職位，他已易服夜遁了。愛凡苛逃出首都，夜走亂山中，於月光之下投宿一破寺，遇一身體魁梧之

神父，因其嘆鹿肉怪而問之（當時鹿肉係腦門豆貴族禁燔，撒克遜種人嘆之殺無捨），纔知道是一個隱於僧道的切思復國的草澤英雄，於是二人嘆鹿肉飲醇酒，各披肝瀝膽，共謀大事。其後他們又添了一個專門研究化學和攻城術的同志，和一位智足謀多的軍師，和一個擁有一班嘍囉的綠林魁首，和一個胖大的莽和尚。他們這一班撒克遜劫後的英雄終於一齊去投奔當時正在興兵舉義的那一位撒克遜王旌，幫助他攻城劫寨，做復興宗國的大業。後來雖然不能達到大目的，但腦門豆國王因為深知這一班撒克遜英雄的利益，提出了條件向他們妥協，又自動的改良了好幾種虐待撒克遜民衆的苛政。而那一位撒克遜老英雄，平生絕對不說一句腦門豆語的老英雄，因為他兒子愛凡苛能夠這樣的為民族爭光榮。盡棄前嫌，依舊做了父子。撒克遜王族因為愛凡苛幫助他成大業，念他的功，也把那一個美人賜給他為妻，愛凡苛因武藝絕倫，卒由一羣撒克遜的少年英雄賜以「黑蝸牛」的光榮的綽號。本書就在這樣的一個喜劇的場面完結。

呵呵，愛凡苛，撒克遜的劫後的英雄，我崇拜你！我崇拜你！

林譯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是我幼年時所喜歡看的西洋小說之一，我記得是十一歲的時候開始讀着這部書。在冬夜的紅紅的爐火的旁邊，在母親的膝下，我低着小小的頭顱耽讀；我讀到愛凡苛在較藝場上受創出血的一段，我的眼淚溼溼的滴下，我的熱血向心頭

集奔，史格得氏的文章感動人的力量真是十分深刻！二十年來，此心耿耿，民族英雄愛凡苛的瑰爽的英姿，沒有從我的腦裏消滅了去。茲值史格得百年祭，故以感想所及，寫成這篇紀念的文章，兒時往事，彷彿猶在眼前，思之令人感慨係之！愛凡苛全篇輪廓大約如上所述，惟時日久遠，間或有因記憶力所不及而遺漏或錯誤者，故謹誌數語，尙望讀者諸君有以教之。白樺附誌。

希臘義勇軍中的

詩人拜倫及其偉大的最後

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在南歐的蔚藍的晴明的空氣中，從尼坊（Nicosia）地方駛出了一隻叫做「海格拉士」（Hercules）的兵船，向希臘的司弗朗尼亞島（Cephalonia）前進。在這兵船裏面坐着一位象牙塔裏的英雄，坐着一位代弱小民族抱不平代被壓迫民族爭獨立自由的人類偉大的鬥士。——他的名字是叫做喬治·高丹·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和同志格姆巴與特利羅尼一起，帶了兩尊砲及其他軍械，五匹馬，許多的藥品，和五萬元的西班牙錢，拜倫是決然地離開了直到現在為止還是依依不忍遺去的伯爵夫人裘曲麗（Cicely）的溫馨的擁抱，像慷慨殺敵馳赴戰場的古英雄一樣，又像十七世紀的遠適蠻荒抱着殉教犧牲的精神

的清教徒一樣，毫不依戀的毅然登上了這預備的帆船「海格拉士號」，向正在爭獨立自由的搏戰中喘息喋血的希臘島進發。這時候，在他的胸中正有一股像火藥一樣容易發火的炎炎的熱情在燃燒着。

春天，當他和友人霍甫哈士(Halliday)談起了希臘義勇軍的獨立戰爭的時候，霍甫哈士對他說，如果他要出來做些事，這件事是很值得他去出力的。那時，起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春天為要掙脫土耳其的束縛的希臘義勇軍的爭自由的戰事，已經爆發，一種新生的「自由運動」(The Philhellenic Movement)，已經像洪水一般的瀰漫於歐羅巴大陸，希臘的義勇軍的獨立戰爭不久即得到英國一部分熱心的同情與援助，這一班熱心家組織了一個「扶助希臘獨立英人委員會」，一方面從精神上來贊助希臘的爭自由運動，一方面又供給希臘義勇軍以必需的款項。拜倫的表同情於希臘，自他一千八百十年至十一年遊希臘時已經開始，在他的有名的哀希臘一作中，大家都可以窺見這位偉大的英雄詩人錫強扶弱的任僕的精神，所以倫敦的委員會要求他從直接行動來援助希臘，他們願意擔任經濟上的援助。那時，希臘義勇軍的獨立戰爭，因為愛國者起了內鬨，又因為軍需將耗盡，其聲勢已漸漸不振，戰事也無大進展。但拜倫不顧這一切，經過略略的躊躇之後，他便容許了倫敦委員會的請求，決意犧牲一切，親身參加希臘的獨立戰爭，做一員誠懇激烈的爭自由的鬥

士。在這以前，他曾經有一次想回到英國去，行裝都預備好，決定當天就要動身了，却爲了捨不得離開裘曲麗伯爵夫人之故，終於臨時不走。而這一次，他竟爲了希臘之故，爲了一個古民族的自由之故，竟強制住他與夫人的離情，竟決然的走，竟走到東方，躬自參加於昔所夢想昔所嚮仰的美麗的希臘的人民義勇軍中而與土耳其的暴政搏戰了！……現在，坐在帆船「海格拉士號」的中艙裏面，手扶着頭，眼光凝定注視在艙板上面，好像一頭猛烈的雄獅在出擊之前的暫時的鎮靜，他聽見他自家的血管中的血潮在不停地跳躍着。

他把頭再低下去，低下去。回憶，像一柄鋤頭一樣，把埋藏在他心坎裏的「往事」掘了出來。他想起了他和裘曲麗伯爵夫人的戀愛史來了：當一千八百十九年四月，在南歐意大利風光明媚的威尼斯市的某一春夜，在一個夜會席上，他無意間被友人介紹着和裘曲麗（Giulia）伯爵夫人相識。她那時不過十六歲，是新近嫁給一位六十歲的老人伯爵裘曲麗的。這一次的介紹完全爲二方面所不願意的。因爲那一晚上這年輕的伯爵夫人已經疲倦並且非常希望立刻回家了，拜倫也不願意再有新相識，他們的應酬也不過是看他們女主人的面子上罷了。然而他們會談之下，就有一點火花，那是永遠不會消滅的，從這個靈魂傳達到那個靈魂。伯爵夫人後來曾經寫道：「他的尊貴的與非常美麗的容貌，他的音調，他的態度和其他數百種動人之處使得他高超出於并且不

同於我所看見的任何人，要他不在我的心上印下一個很深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從那一晚起，在我們威尼斯的居留期中，我們是天天會見的。」但是在不多幾星期之後，裘曲麗不得不隨着她丈夫回拉唯那去了，這一次的別離使她萬分難堪，在第一天路上她不知昏暈了幾次，在每一個停留的地方她一定要寫信告訴拜倫她離開他的失望。因為過度的悲苦，回到拉唯那之後她就得了危險的寒熱症，並且瘳病的微候也同時表露出來了，於是拜倫就奔赴拉唯那，和伯爵夫人在病榻之旁執手相見。他說道：『我愛你，無論何人不能禁止着我不愛你！』拉唯那的會集是拜倫的快樂時期，她的丈夫不但不妒忌他而且十分歡迎他，這種真情戀愛恢復了他的青春情緒。八月中當伯爵夫人陪着她丈夫到別處去時，他還是每天去看望她，他爲她寫出了不少熱情的詩句。九月中裘曲麗伯爵因爲有事到拉唯那去了，他把妻子交給拜倫，讓他們二人在波羅格那自由交際。當他隨着伯爵夫人一同至威尼斯後，他就把拉米拉別墅讓給她住，二人的快樂至此算是最高點了。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翻譯着鄧裘安（拜倫的詩劇）前二篇的原稿，她靠在他的肩上記點着他正翻到的一頁，問他說的是什麼，她恰巧指點在第一篇的一百三十七行上面，於是拜倫告訴她：『沒有什麼，你的丈夫在來了（劇中原文）！』但她却十分驚駭的跳了起來說道：『哦，我的上帝，他真來嗎？』她以爲拜倫所說的是她丈夫來了，所以駭愕，她和他二人的戀情那時是這樣程度的親

密。裘曲麗夫人是意大利的愛國主義的信徒，她鼓勵拜倫的英雄的詩腸，拜倫很受她的影響，所以他那時所選擇的題材大概都是那些足以提高她國人的心與足以使她的同胞發生脫離異族羈絆的思想的作品。他爲她寫了但丁的預言（*The Prophecy of Dante*），又從地獄篇中翻譯了有名的一節里米尼的法朗西施加（*Francesca da Rimini*），並且因了她的影響，他寫了威尼斯人的戲曲馬里努花里哀勞（*Mariano Faliero*）和一個化斯加里（*The Two Escarp*），這些作品雖然都是用英文寫的，但是在實際上却是屬於羅曼斯中的，這些戲曲都帶有熱烈的政治意味，目的在於打動意情的意大利人一齊聯合起來和他們的壓迫者作戰。後來不知道爲了什麼，那老伯爵裘曲麗忽然反對他妻子的行動了，結果自然是離婚，離婚後她住在父親家裏，拜倫也常常到那裏去聽她的彈唱，他們的交誼是這樣的繼續下去。……

回憶着他和裘曲麗伯爵夫人的戀愛往事，拜倫又想起了他旅居意大利時參加意大利愛國主義者的「加本拿烈運動」的經過來了：原來當拜倫流寓意大利的時候，拿破崙已經失敗，神聖同盟方宰制全歐洲大陸，意大利的形勢亦一變，法國革命的曙光完全爲奧大利的黑雲所蔽蓋，國民呻吟於奧政府的虐政下而無可如何，於是意大利的愛國者便有秘密結社性質的「燒炭黨」的組織。這秘密政黨的總部設在奈波士（*Naples*）裘曲麗伯爵夫人的母家，她的父親和她自己都是燒炭黨

中的黨員，而她的兄弟格姆巴更是黨中最熱心的領袖。格姆巴對於他姊姊和外國人的拜倫戀愛，本來很爲反對，及至和拜倫相識，即對他表示非常的熱心與愛戴，並且介紹拜倫加入這燒炭黨，共同參加這意大利的「加本拿烈運動」(Carbonaria Movement)。秘密政黨的目的，是要鼓吹意大利脫離外人的羈絆，建設立憲的政府，拜倫對這種革命行爲非常贊同，他常常說道：「王政時代是要終止了，血將如洪水似的湧流着，眼淚將如霧似的洒着，但人民終將得最後的勝利；我不能夠活着看見這個情形，但我已預見着。」從拜倫看來，加本拿烈主義(Carbonarism)是一種政治學上的詩，對祖國的呆板的議院政治，他是最討厭的，而這個却很能夠打動了他的想像力。他入黨之後，不久即在黨中占到很高的地位，爲亞美利加尼一部的首領。當時他的寓所，便是黨人秘密集會的場所，他的住屋中儲存了許多軍械，在必要的時候，他可以把他變成了一座炮台以抵抗敵人。他竭力供給軍需於黨，並且捐了一千金路易於那不爾斯憲法政府以爲反抗神聖同盟之用。他和友人的通信上處處表示出他對於奧國暴君的憤怒，結果他變成了奧政府的眼中釘，他的幾爾特哈羅爾特的意大利譯本在意大利奧國土地內也被查禁了，他的信件也被檢查了，並且還有人想暗殺他，可是他還是天天騎馬出去，一點也不怕。後來「加本拿烈運動」因受強大壓迫，內部漸形潰散，終於格姆巴的財產也被抄沒了，此種運動就半途失敗，拜倫和其他黨中要人都被驅

逐出境。一八二二年的秋天，拜倫和黨人同逃至畢沙（Bas），恰好此時雪萊也住在畢沙，他們二人於無意中邂逅，不禁歡躍欲狂，二人的交誼又深了一層。一八二二年四月，拜倫的女兒亞尼格娜（Allegra）死去，他十分哀痛，隔了一個月街上騎兵喧鬧，擊雪萊落馬，於是這幾個朋友在畢沙結合的小團體就散了。拜倫同格姆巴退居尼坊（Leghorn），雪萊和一個朋友往里列息（Larissa），分袂不過二個月，黎友雪萊在汐畢沙海峽（Gulf of Spezia）溺死的噩耗就傳來了！……

而對着這海上的慘紅如血的夕陽的光輝，拜倫從往事的沉思中醒回來了。對於裴曲麗伯爵夫人的迴腸盪氣的生離，對於黎友雪萊的人天撒手的死別，過去參加意大利的「加本拿」運動，失敗了的悲慘的教訓，和未來的參加希臘獨立戰爭的偉大的憧憬，這種種的思潮，都在他這時候的心頭洶湧着，洶湧着，洶湧着。他放開嗓子，高聲的唱出了他前次遊希臘時所寫的哀希臘歌的一節來：

This Something, in the dourth of fame,
一 朝宮社盡成墟，可憐國種遂爲奴，
Thought link'd among a father's race,
光榮忽傍夕陽沒，名譽都隨秋草枯！

To feel at least a patriot's shame,
豈無國士坐列島，追念夙昔傷懷抱，
Even as I sing, suffice my face;
我今飄泊一詩人，對此猶慚死不早！

希臘義勇軍中的詩人拜倫及其偉大的最後

For what is left the poetern?

吁嗟乎，我爲希臘幾變遷，

For Greece a blush—for Greece a tear. 我爲希臘一痛哭！

拜倫一行所搭乘着的兵船「海格拉士」號，駛抵希臘的克弗朗尼亞島在希臘人的熱烈的歡迎聲中登岸的，是一八二三年的八月四日。拜倫雖不曾替希臘義勇軍帶來了大量的軍械和大量的金錢，然而他所給與希臘義勇軍的幫助是一種精神上的偉大的幫助！當軍勢將敗，舉世袖手旁觀而不肯扶掖他們一下時，獨有一異國的素負才名的詩人，傾私財而躬自加入他們的軍中，與他們共同的爲爭自由爲推倒暴政而戰，此其影響至爲廣大，所以對於希臘義勇軍，所得於拜倫的豈僅爲二尊砲五匹馬和五萬元西班牙錢這區區物質上的援助而已！

英國天才詩人拜倫爵士親自渡海來援助希臘義勇軍的消息，傳遍希臘全境之後。一時人心大奮，爭自由的氣勢也因此愈張。希臘民衆甚且把拜倫當做一個偉大的領袖，大家以爲如果此次革命由拜倫援助成功，當奉之爲希臘王。當時希臘義勇軍的幾個領袖，互相仇視的幾個領袖，都包圍了他，各人希望把他收留在自己的部下，拜倫最後在這諸領袖中選了王太子亞歷山大 (Alexander Mavrocordatos)，時時互通消息。拜倫十分留心考察希臘革命勢力的各種詳細情形，他認爲希臘義勇軍當前的最大的弊病，是在於各個軍事領袖的互相猜忌互相挾嫌，要打倒暴政，要戰爭大

功告成，眼前的第一急務是在於從速進行各部義勇軍間的同心協作運動，於是他就爲這運動而盡全力。在希臘各部鼓吹聯合之事，是十分的困難，然拜倫沿途跋涉，艱苦備嘗，他的英勇的精神不因此而稍衰。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王太子亞歷山大率艦隊至麥索朗俠（Messolonghi），拜倫遂來此地和他相會。當拜倫帶了幾位同志抵麥索朗俠的時候，備受當地軍民熱狂的歡迎，砲台上響着大砲，軍隊合奏着，全市人民都到碼頭上去迎接他，竟把他當作王子一般招待。在招待所裏面王太子亞歷山大立在部下職員的前面等待着，二人握手談話，有相見恨晚之意。在麥索朗俠市內駐紮的五千義勇軍中拜倫挑選了五百個亞爾巴尼亞土人做他自己的別動隊，他親自加以訓練，他軍事上的計劃是要預備攻擊萊潘托（Lepanto），自率一支軍隊與土耳其決戰。他每天運用手腕，管理政務軍務，儼然是一個軍事政治領袖，拜倫的生活本來是帶着渾厚的貴族式的享樂主義的傾向的，他並且素來有遲起牀的習慣，當他的年青年代在紐斯梯阿特（Napoli）地方居住時，他很少有在正午之前起身。在意大利各地每天總在下午二點鐘起身。他的生活的習慣，是從下午二點鐘起身後和朋友談話或自己讀書，至六時乃騎馬外出，八時回家進膳，飯後一直坐到早晨四時或五時，如果沒有重要事故他大約是不會變更他這以夜爲晝的奇怪的生活習慣的。然而他自從到了希臘義勇軍

中，他的生活習慣一變從前的定例，他現在每天早晨就起身，很忙碌的處理各種事務，所吃的食物也很是簡樸，用他的光陰於他所認為偉大的工作。

有一天，拜倫正在軍部中吃飯，忽然聽見幾個工兵被崩落的大土塊埋壓住了，他立刻從飯桌跳起，飛快的跑出去救助他們。那些在掘土救人的工人，覺得自己地位的危險，不肯再掘，說道：『我們相信被埋的人都已被掘出了。』拜倫從工人手裏搶取了一把鏟，立刻自己動手去掘土，迫得他們也不得不去掘，結果又救出了二個活的工兵來。拜倫這種大膽的俠義行為立時傳遍軍中，大家都很熱烈的崇拜他，奉他為軍中的英雄。

在麥索朗的希臘義勇軍中的詩人拜倫是一變從來浪漫生活的習性，他每天不停地工作着，像一個精勤的幹練的政治家，軍事領袖，他想把他的精力與他的勇敢來補足他對於軍事經驗的缺乏。那時他的抑鬱性雖尚未完全刪除，但是他已經看到了在他前面的光榮的路與希臘的偉大的未來了！

他不願低下他的頭到別人的跟前，他不願把別人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他看不慣那些下劣的凝呆的臉，他聽不慣那些卑俗的無聊的話，他不能夠看見了那些可憐的被暴政壓迫的弱者的輾轉呻吟而不伸手去援救，他呼吸不慣那窒息的沉悶的空氣，總之他是孤傲的！他是渴望自由的！

爲了自由的再生他**不惜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寂寞，苦悶，抑鬱；他祇能像**餓鷹**一般的**找**求着自然的慰安！那狂風，那閃電，那奔騰的海濤，都是他所渴慕的，因爲這些都象徵了他自己的奮鬥與苦悶。那逍遙於山水之間悠然自得的態度拜倫是不會有的。那高談人生的無意味而天和舊社會周旋的態度拜倫也是不會有的。他所最厭惡痛恨的是生活上的平靜，「熱情的人的平靜就是地獄！」在他的心中**火焰**永遠是燃燒着，**波濤**永遠是洶湧着。他的苦悶和抑鬱是強者的不是弱者的！他的奮鬥是英雄的努力！

他此刻，是站在落日荒礁的麥索朗德(Mesopotamia)的灘邊，雙臂交叉於胸前，矗立着。他的亂蓬蓬的長頭髮在海中飄動，慘紅如血的海上的夕陽在他面前低吻着一望蒼茫的海水，海水的微波在夕陽光裏起伏。他矗立在灘邊，周遭靜瑟瑟沒有人跡，祇有連綿的沙磧，幾處破陋的草屋，右廂殘圮的遺跡，三二株灰蒼色的杜廊，天空飛舞着幾隻瀾翅的海鷗，一片荒涼的海濱的暮景。他矗立在灘邊，默想古希臘的榮華，雅典的文章，斯巴達的雄武，晚霞的顏色二千年來不會消滅，自由的靈魂竟不會在這沙灘上留存些微印跡。他獨自站着，默想他自己半生的遊蹤，他曾經丈量過巴拿蘇斯的羣峰，曾經搏鬪過海理士彭德海峽的凶濤，曾經在馬拉松放歌，曾經在愛琴海邊狂嘯，曾經踐踏過滑鐵盧的泥土，這裏而埋藏着一個敗滅的帝國。他獨自站着，默想他自己的

身世，三十六年的光陰已在時間的灰燼中埋着，愛與憎，得志與屈辱，盛名與怨詛，志願與罪惡，故鄉與知友，威尼斯市的流水，羅馬古劇場的夜色，阿爾帕斯峯的白雪，大自然的美景與悲怒，反叛的折磨與尊榮，自由的實現與夢境的消滅！……他獨自矗立着，他看看沙灘上映着他的他自己的曼長的身影，晚風飄動着他的頭髮，他的衣裾，他的靈魂中突然的激起了一陣感慨的狂潮，他把手掌按在額上，一串像金屬破裂的朗朗然的詩聲從他口裏沖了出來，沖了出來！

’Tis time this heart should be unmoved,

年歲已經僵化了我的柔心，

Since others it hath ceased to move;

我也再不能感召他人的同情，

Yet, though I cannot be beloved,

但我雖則不敢想望戀與憫，

Still let me love!

我不願無情！

My days are in the yellow leaf;

往日已隨黃葉枯萎，飄零，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love are gone;

戀情的花與果更不留蹤影，

The worm, the canker, and the grief

祇賸有腐土與蟲與恰心，

Are mine alone!

長伴前途的光陰，

The fire that on my breast preys

Is lone as some volcanic isle;

No torch is kindled at its blaze——

A funeral pile!

The hope, the fear, the jealous care,

The exalted portion of the pain

And power of love, I cannot share,

But wear the chain,

燒不燼的烈焰在我的胸前，

孤獨的，像一個噴火的荒島；

更有誰憑弔，更有誰憐——

一堆殘骸的焚燒！

希冀，恐懼，靈魂的憂焦，

戀愛的靈感與苦痛與蜜甜，

我再不能嘗味，再不能自傲——

我投入了監牢！

But tis not thus—— and tis not here——

Such thoughts should shake my soul in now,

Where glory decks the heroes' hair,

但此地是古英雄的鄉園，

白雲中有不朽的靈光，

我不當怨艾，惆悵，爲什麼

Or binds his brow.

這無端的悽愴？

The sword, the banner, and the field,

希臘與光榮，軍旗與劍器，

Glory and grace, around me see!

古戰場的塵埃，在我的周遭，

The Spartan, born upon his shield,

古勇士也應慕羨我的際遇，

Was not more free.

此地，今朝！

Awake! (not Greece — she is awake!)

蘇醒（不是希臘，她是驚起！）

Awake, my spirit! think through wisdom

蘇醒，我的靈魂，問謀是你的

The life—blood tracks its parent lake,

血液的泉源，休寧自這時機，

And then strike home!

鼓舞你的勇氣！

Tread those reeking passions down,

丈夫！你教已往的沾戀，

Unworthy name: do — unto thee,

夢魘似的壓迫你的心胸，

Indifferent should the smile or frown
of beauty be,

美婦人的笑與顰的婉戀，
更不常容窺！

If thou regret'st thy youth, why lixer?

再休眷念你的消失的青年，

The land of heroic death

此地是健兒殉身的鄉土，

If here;—up to the field, and gaze

聽着戰場的軍鼓，向前，

Away thy breath!

毀滅你的體膚！

Seek out—loss swaigh than found—

祇求一個戰士的墓窟，

A soldier and grave, for thee the host;

收束你的生命，你的光陰；

Then look around, and choose thy ground,

去選擇你的歸宿的地域，

And take thy rest.

自此安寤！

站立在暮色蒼茫的海灘上，和海水天風共鳴的高唱了一回，拜倫覺得直此刻為止還鉛一般沉重的壓在他心頭的那一股哀痛的悲感，好像已經輕鬆了一些似的。他抬起頭來，望望那已經給

暮色消蝕了輪廓的麥索朗俠市一帶的晚景，和萬家照耀的市上的明燈，從市梢軍營裏給晚風送來的雄壯的喇叭的聲響，一聲聲像利錐一樣的刺入了他的耳膜。他像一頭雄獅般的怒吼了起來：

世界窒息了！世界給暴君弄得黑暗沉沉了！爭自由的鬥士，希臘義勇軍的健兒們呀！衝鋒，跟我來！

身體的健康是千古英雄成大功的第一條件。我們的偉大的詩人之所以不能夠實現了他的計劃不能夠生見希臘獨立的成功的，就是因為他的身體缺乏絕對的健康！

在麥索朗俠軍中，拜倫每天除十分忙碌的處理公務之外，偶有餘暇，也常常騎馬外出，因為顯出莊嚴，他的前後隨有五十個亞爾巴尼亞土人義勇軍。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大雨，他的全身都濕透了，他的同行的朋友當時就勸他回去，但是他不肯，並且說：「如其我留心到這些小事，還像什麼軍人！」第二天他就渾身打戰，三個人也不能夠捉住他，痛得利害時，他說道：「我不怕死，但是這種痛苦是我們所不能忍耐的。」正當他痛極昏迷之際，亞爾巴尼亞土人衛兵中有平日受他責罰而懷恨的，想乘機要挾他。拜倫當時用了一種異常的強烈意志作用從牀上立了起來，衛兵們愈是咆哮，愈是迫近，他愈是平靜，終於用了他的眼光和他的態度把謀叛者退去了。

四月十二日（一八一四年），他又病倒了。十八日是禁食節，照希臘人的習慣這是他們照例要放砲慶祝的假日，但是因為拜倫的病，所以全市的人都默不作聲，十九日是我們的偉大的詩人最後之一天。在昏迷中他似乎在進兵一般的不斷的喊道：

『前進呀——前進呀——勇敢！』

在他最後一次的清醒時，他的相隨已久的侍僕勿列希問他有什麼囑託沒有。他喘息着說：

『到我姐姐那裏，告訴她——到拜倫夫人那裏——你將要看見她，——並且說——說到這裏他的聲音除了幾個名字之外一點也聽不出了。』亞格絲泰 呵泰 福勃福斯。『接着他說：『現在我什麼都告你了。』勿列希回答：『我的爵爺，我也聽不清楚。』』『聽不清楚我的話？』拜倫叫着並且眼中發出頹喪的表情。『這樣可憐啊！那末太遲了——一切都沒有了！』於是他竭盡全生命力喊了出來：『可憐的希臘！——可憐的都市！——』將近晚上時，他說：『我現在要睡了。』翻了轉身後，他永遠睡着了。

拜倫的死訊傳遍希臘後，像空中的一個大霹靂，這對於希臘人民尤其是爭獨立自由的義勇軍的損失，差不多是不可以計算的。麥索朗俠的人民發狂似的在街上奔跑，互相告語：『他死了！一個大偉人死去了！』麥索朗俠砲台放了三十七響砲聲，以紀念他，凡辦公處均休息三天，耶穌

的復活節也竟因此而移後舉行。當拜倫的葬禮舉行時，義勇軍站在街上，一隊牧師跟在棺後，徐徐的走着，和唱着讚歌，棺上放了一柄劍，一身盔甲，一頂桂冠，詩人生前所騎的馬，也跟在後邊，全行列充滿了莊嚴悲肅的空氣。及至希臘的獨立運動成功後，希臘人追念拜倫的殊勳，特在麥索朗使爲他建立了一座巍峨的銅像，以爲永久的紀念。而當他的死訊傳到英國時，十四歲的少年詩人鄧尼生（Dunstan）却在遜毛拜地方的岩石上刻着「拜倫已死」的幾個字，並且說道：「我覺得全世界都黑暗了！」

新希臘的愛國詩人巴拉瑪滋

嗟你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曾歌詠於斯兮，亦義和素娥之故里！

——拜倫哀希臘第一章

一 帕特辣斯城與米梭倫基城 詩人的故鄉

被嗚嗚澎湃的南歐的海潮所激盪，被嵯峨秀麗的半島的山川靈氣所鎮毓，被歷史上數千年的光榮的文化和歷史的英雄豪傑的壯氣所孕育所影響的希臘，掙脫了奴隸的枷鎖樹起了自由的旗幟成爲戰後新興國之一的光榮的新希臘，她有沒有產生過足以代表她全民族足以爲她全民族的發言人足以誇示於歐洲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偉大的詩人文學家呢？

有的，有的，本文所介紹的巴拉瑪滋，就是這樣的一位偉大的詩人，舉世知名的新希臘的愛國詩人！

現在，讓我們先來介紹這詩人的故鄉——帕特萊斯城和米梭倫基城——先來介紹這作為希臘的文教武術的中心點的光榮的城市。

考斯忒斯·巴拉瑪滋 (Kostas Palamas) 以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生於希臘的帕特萊斯城 (Patras)，他的家庭是國中知名的望族，他的血管裏流動着純粹的希臘民族的血液。這帕特萊斯城是希臘的一個最古的城鎮，在古昔的神話時代，名為亞洛 (Aroe)，是攸梅羅斯王 (King Eumelus) 建國的首府。奧古斯都王朝以後，這帕特萊斯城成為著名的工商業中心地，牠的羊羣是畜牧時代的誇耀，牠的絲織品是拜占庭 (Byzantine) 時代的光榮；而牠的地勢上的形勝又曾招致十字軍的注意，曾被據以為進取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e) 的軍事根基。就是那到了現在還高踞在半伸入海中的新市的背後的山上的殘堞，還保留着古代英雄戰爭的遺墟，供遊客的豔稱和憑弔。在近代希臘史上，這帕特萊斯城更是神聖英武的地點。因為就是在這小市，就是在莊嚴地處於這小市的神壇前的一羣武士之前，作為希臘民族的第一次為自由而流血的戰旗是在一八二一年的四月四日高舉了起來！

現在的帕特萊斯市是從山麓半圓形伸入海中。科林斯灣 (Corinthian Gulf) 的青玉色，和羣山的絳紫的嵐光，還有落日映射海水所起的每晚不同的色采，這使帕特萊斯成為美麗的希臘的最美

麗的地方。立在市區的高處四眺，能够看見散萊納 (Kyllburg) 的紫金色的山崖，看見海的銀袍，看見帕那薩斯 (Parnassus) 的尖峯，也看見基阿諾 (Kiviana) 的莊嚴秀麗的連嶺。

在這富於古代傳說，富於現代的英雄事業，富於自然的美麗雄偉的帕特辣斯，我們的詩人巴拉瑪 滋度過了他的幼年時代。在他後年的篇章裏面，時時出現了這美麗的故鄉的影子，他的小抒情詩集 一百個聲音，就是以這美麗的故鄉做背景的。他的有名的祖國吟，是貢獻給故鄉帕特辣斯的，他的小說 一個人的死，也安放背景在他幼年的家鄉。但是幼年的巴拉瑪 他不能够在帕特辣斯 住得長久，他的早年的家庭因了他母親的死而破碎了，於是我們的詩人就從帕特辣斯 遷到了米梭倫基——詩人的第二故鄉。

米梭倫基城 (Missolonghi) 也是近代希臘愛國主義的神壇。因為自從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六年，這米梭倫基城 的和籬笆 差不多的可憐的城牆曾經抗拒過數倍兵力的敵軍的攻擊，無數民族英雄的熱血早已把這一片土染為光榮的聖地了。就在那城牆外，現在高聳着光榮的「英雄墳園」(Mausoleum)，中間長眠着自由戰爭的英雄；在加利樹 和柏樹 的交蔭下，埋藏了瑪爾科斯·普薩立斯 (Marxos Poxaris)，埋藏了瑪子路米恰列斯 (Marvoulialis)，埋藏了可爾曼將軍 (Coraman)，以及埋藏了英國浪漫派大詩人 為希臘爭自由而死的拜倫勳爵 (Lord Byron)。並且在城外被巨大的

珊瑚礁包圍着的鹹水湖的裏面，長滿燈心草的一羣小島中，有叫做發息拉提（Vasiladi）和克利沙瓦（Klissova）的二個小島也特別的負了歷史上的盛名，因為在自由戰爭中希臘人曾據此二島以抗土耳其的大軍，這種英雄行爲的孤軍堅守的遺跡被希臘民族看成了難忘的聖地。

遷居到這樣的一個充滿着自由戰爭的英雄們的紀念的地方，我們的詩人巴拉瑪滋的天賦的熱烈的愛國心第一次起了閃動，「精神的火花」在這裏開始迸射出來，他的作詩的天才也跟着開始發露，珊瑚礁湖的餘憂就是他歌詠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他行吟於古英雄的遺墟，聽取海濤的微語，憑吊拜倫的墳墓，慨念希臘前代的大詩人；活力和熱情在他的少年的胸中跳躍，他逐漸偉大起來了，他像世界上成功的偉大的詩人一樣努力創造他自己。

二 詩人的大學生時代

在米梭倫基城的中學卒了業，巴拉瑪滋就離開了他的美麗的第二故鄉，負笈來到萬人如海的名城雅典，進了當地的大學。雅典是一個大都市，希臘民族所吸引的近代思潮，皆以雅典爲入口，而希臘民族步隨世界思潮之後而起的精神上與知識上的運動，也都以雅典爲起點。在雅典城裏，政治和哲學也還像古代一樣，是在各種商店裏，是在咖啡館裏，是在伊立索斯（Ilissos）河畔

的楓楊樹陰下熱鬧的討論着。「Polis」是希臘的政治活動的中心點；而大學的民主主義色彩的組織以及更爲民主主義色彩的學生團體，當然是文化的熊熊的洪爐。「政治」一語，在當時的大學口中，還是古希臘人所用的意義；他們以爲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立足於政治的基點。

就在這樣的詩的政治的調子十分濃厚的雲團氣裏，我們的詩人完成了他大學的學程。從平靜的古朴的退隱似的充滿了古代傳說色彩的米梭倫基城的生活，變換到臘服的動的熱的複雜緊張的雅典城的生活的巴拉瑪滋，他的天才從原始的感覺一直發展到高超的希臘的悲劇。同時，政治的哲學的文藝的雅典，也給與這位少年詩人許多深刻的影響；雅典人的思想，生活，夢幻，對於這位大詩人的未來的成功也給與不少的幫助。當一八七九年的時候，在雅典文壇負有鼎鼎盛名的白話派第二大詩人瓦拉烏立忒斯（Valaoritis）死去了，他的死又引起了舊派文人的新活動；舊派之想壓倒新派是自從最早的近代希臘第一大詩人梭洛摩司（Solomos）死後便繼續不斷的在努力的。瓦拉烏立忒斯死後，剩下倔強的文言派詩人倫茹勃司（Lysias），成爲當時雅典文壇的唯一盟主。他的作品被視爲文章圭臬，每個人都須摹擬的；然而這位文壇老宿的絕對文言的著作，不但離開了希臘平民很遠，並且也不能幾及古文的美妙於萬一，不過是一種虛偽的腐舊的死形式而已。當時年輕而且學未深造的巴拉瑪滋，在大學學生時代也曾爲一時的文學界的潮流所捲，

崇拜那文壇偶像勃勃司，規摹他的文言作風。我們的詩人那時是和一個同學同住，共同努力文學，他們二人都用文言作詩，詩成後互相批評。可是不久之後，他們都發見了過去的錯誤，他們認為惟有用自己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的思想，用民衆所懂的語言來著作，纔是不朽的成功之作。這個發見立刻在巴拉瑪滋的中心立下了深的根蒂，他的信仰鐵一般的堅硬，他具有殉教者那種熱心毅力和虔誠，他決定了他往後的努力應該集中於白話詩的創造這一點上。他認定文言復興運動祇是盲目的無效的企圖，不但無效，並且足以消滅希臘民族的活的傳統精神，使這精神變成空疎和萎靡；他爲了要挽救這民族的頹運，他將他的才能和心力都傾注於白話的文藝運動。我們的詩人在長期和舊派文人的爭鬥中，他受到了不少的阻礙和非難，甚且被無知的民衆們怒罵爲「劣種」和「國賊」，他當時內心的苦悶我們可以從六絃琴這一首詩裏面約略知道了一點。他雖然苦悶，失望和悲歎，但他並不消極，反而更加堅信自己的主張。以批評家的身分，他無時無地不宣傳他的主張：以「韻文的戰士」的身分，他自己用他的詩作戰，在各方面作戰。在短篇小說方面，在戲曲方面，在敘事詩方面，尤其是在抒情詩方面，他的作品一篇一篇的繼續產生出來。像放鄉的歌，雅底娜頌，我的靈魂的眼，十分高貴者，和史詩皇帝的笛，抒情詩不流動的生命，吉卜薩的十二個字等篇，都是他以戰士的身分寫出來的名作。他有拜倫一般的勇氣去打破他的敵人所崇拜的一

切偶像，他有萬斛的愛國熱情使讀者起了偉大的共鳴。他的詩常是含蓄蘊藉的，但有時他亦加他的敵人以尖刻的諷刺；不過這種諷刺後來都轉變為高超的思想。他的對於新時代的不可動搖的信仰，在他的諷刺集中第一部第八九兩首最明顯的表現着。

三 「福音暴動事件」中的巴拉瑪滋

把首都流血的慘劇，即所謂「福音暴動事件」，來迎接希臘人的新時代的曙光的，是在一九〇一年。原來當十九世紀後半，伴着民族精神的覺醒，希臘半島上的古代光榮民族的後裔，漸漸的有了心靈上的蘇生。當索福客德(Sophocles)品得(Phaenar)的作品以及他們所用文字，尚為希臘半島上的居民所弦歌所摹擬所曲折以求合其轍的時候，有一班新派文人起來，要求解除了古代的枷鎖，廢除了紙上的文言，而用現代希臘人的口語，來發表一己的思想，抒寫個人的情感。他們用希臘現代的口語，活文字，做詩做小說做劇本，又用以翻譯古代希臘的文學傑作。他們在希臘唯一的大學雅典大學內，植立了新派運動的基礎，和該大學內的舊派勢力相抗。到了本世紀的第一年，醞釀已久的希臘民族的文言和白話之爭，就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機。當時新派文人在雅典的機關報紙「Akropolis」上面連續登載了新約的口語譯文，這個譯文出自白話派三傑將之一的亞歷

山大洛司·帕利司 (Alexandros Pallis) 的手筆。文言派對於這個翻譯，攻擊得十分厲害，雅典大學的著名文言派大將喬治·米斯忒略禮司 (George Mistriokas) 甚至斥此翻譯爲對於聖經及民族文字的不名譽陰謀舉動；一般使用語體的新派文人被視爲危害國家的陰謀家，企圖覆滅希臘民族的神秘的煽動者。舊派這種橫加罪名的攻擊，立刻有了行動上的響應。一天，雅典大學的舊派學生在雅典市內示威，連合了許多莫明其妙的狂熱的市民，搗毀了新派的機關報紙 "Akropolis"，並且他們仇視新派的狂熱的行動擴大到政府不得不加以武力制止的程度，結果，大學生死者八人，羣衆傷者六十餘人，社會上稱死者爲「殉神聖的事件的義士」。政府反對派的政客利用此事件攻擊希臘政府，國會中也彈劾內閣，一時羣情激昂，內閣不得不總辭職。這「福音暴動事件」發生後，希臘的新派文人在政治上在行動上都受了一個大打擊。當時被舊派目爲國蠹民賊的三大新派文人，第一就是前面說過的翻譯新約爲語體文的帕利司，第二就是著了一部完備的希臘近代語體文法的有名大學教授約翰·畢却立司 (John Picharis)，第三就是我們詩人巴拉瑪滋。當時他在雅典大學裏供職，因爲努力於白話文運動得罪了文言忠臣的舊派，暴動事件發生後，他常受舊派學生的威脅，在校牆上公然寫着「打倒國賊巴拉瑪滋！」的標語。然而他依舊鎮定地勇敢地努力於他的信仰，絲毫不爲反對派所動，他在雅典大學秘書任內十多年，不斷的用語體做他的各種創

作。他是一個愛國詩人，正像所有新派希臘詩人一樣，然而他沒有狹義的國家觀念。他以祖國的光榮，希臘民族的光榮，認為他心靈上的第一件事，然而他不願意低徊於過去的光榮之下，用古方來治今病。他崇拜自己民族的民族精神，然而他要把這精神來科學化近代化。他看出了現代希臘民族所保存的古希臘民族的美質，然而他同時也看出了古希臘的過去的光榮蒙在希臘民族現代生活上面的塵垢。他要創造出一種新希臘的精神，偉大的愛國精神！

「福音暴動事件」發生後，在表面上，似乎希臘的舊派文人和文言文學得了勝利，然而他們的實行暴動，事實上是十足證明了他們在理論上已經完全失敗，不能以口勝，祇得以手勝了。經過了這一次的暴動之後，新派文學就更加受人注意，新派的宣傳隨着暴動的新聞而擴大，終於在人們心中戰勝了舊派，而產生了近二十年的新希臘文學。這中間，我們的詩人巴拉瑪滋出力最多，詩名亦最偉大！

四 巴拉瑪滋的民族精神

「考斯忒斯·巴拉瑪滋的詩在今日出現，是具有不可犯的偉大。他的對於世界和人類的見解之高超闊大，他的對於他自己民族的歷史與心靈的見解之高超闊大，一言以蔽之，他的對於一切

激動近代思想的一切問題的見解，都擡高他使成爲現代的凡有用了詩的外衣以裝裹哲學思想的才能的人們中最高妙的一位了。而在別一方面看來，他的想像之活潑與豐富，他的情感之透入的熱烈，他的藝術之無上的完美，以及他的天才的作風使他的詩有特殊的完滿的內容，都是注定他一定要創造出偉大的傑作的。」

上面這一段，是法蘭西的批評家克萊曼（Eugene Clément）對於我們的詩人巴拉瑪滋的評語，他的偉大的詩才和偉大的民族精神在這評語中具體地被說明了出來。巴拉瑪滋似乎從未越過希臘的國境，他所接觸過的自然世界就是故國希臘的河山，似乎沒有希臘的歷史背景和傳奇色彩的風土，就不能夠惹起了他的興味；他是一位愛祖國的民族詩人，他從祖國希臘的壯麗的河山裏面攫取了傳奇的英雄的史跡以充實他的詩料。和他的身體之固於希臘一隅正相反，他的精神和思想，是毫無羈束的遊遍了全世界。所有世界上的有力的思潮和藝術，古代的和現代的，巴拉瑪滋無不精通。歐洲的，美洲的，或是亞洲的文學，塞爾比亞的民歌或是聖經，印度的傳說，意大利的歌曲，都是巴拉瑪滋所熟悉的。世界藝術家的衝動，哲學家的辯難，社會不安寧的恐懼與期望，現代的宗教解放，個人與國家的衝突，簡言之，凡在社會的政治的藝術的生活上的一切重要事件，都成爲巴拉瑪滋的詩題的最熱的材料。他是現存的大詩人中最博學的一個。

巴拉瑪滋不但歌詠祖國希臘，把他所見的偉大的英武的事都成了他的詩題；他對於弱小民族的同情，也充滿在他的詩篇裏。歐洲大戰使他寫成了長詩歐洲，收在他的詩集祭壇裏。這長詩分爲三部，第一部名爲戰爭，第二部名爲思想家，第三部名爲詩人，他的高超的思想都在這詩裏一面流露着。在吉卜薩的十二個字一詩裏，他的宇宙觀也充分的表現了出來。

最後，讓我們把巴拉瑪滋的自序的一段引在下面，來說明我們的詩人的偉大的愛國精神和偉大的民族精神！

「當我的詩歌的線在自己展布的時候，我看見我的心裏充滿了情緒，而心的跳動就是思想的跳動，而我的情緒有一些音樂的難以言說的東西，於是我接收靜觀的濃味，正像一個青年人接收他的愛人的親嘴。於是我自覺是詩人，當然祇是許多詩人中的一詩人。不過是一個韻文的戰士，但永久是一個想把人類的期望與問題以及他的同國人的事業和夢幻，裝進在詩裏的詩人。我對於祖國並沒有什麼可說的貢獻，但是我不能做一個祇是我自己的詩人！我是我的時代和我的民族的詩人！而凡我所保有在我的內心的，不能和外面的世界分離。」

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雙翼

——第克與吉拉塞克——

一 民族主義詩人第克

比較勃累什那 (Breštna) 比較沙伐 (Sava) 比較何里塞克 (Holceck) 還更加偉大更加熱情更加足以代表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精神的文學家 是舉世知名的民族主義詩人第克。

第克 (Václav Dyk) 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家鄉是在梅爾尼克 (Melník) 附近的蒲梭夫加 (Pavčina)，這是捷克風景最美麗的地方，也即是謳歌大自然的抒情詩人哈利克 (Halík) 的舊鄉。第克生於名門盛族，又是大官的兒子，復興宗國的熱血在他幼年的胸中油湧着；他無暇沈緬於鄉的風物，他不願意謳歌山光水色的田園清景，他要為被壓迫的捷克民族歌唱出英勇的爭自由的鉅大詩聲；他到了布拉格，在那裏做了一個學童，他的老師之一就是民族小說家吉拉塞克 (Alš)。

「Pravda」。這時爲德國主義所引起的捷克的愛國熱，正瀰漫於布拉格的每一有勇氣的智識份子的心裏，第克很快的受了這影響，他成爲一個忠實的民族主義者。他並且加入了進步的運動，爲了波希米亞的權利結合起來。第克的早年的詩篇，政治的色采染得很濃厚，因爲他是詩人而兼政治鬥士。他要把詩篇當做工具來宣傳他的政治鬥爭的主張；但他那時還脫不掉世紀末的潮流的影響，多少帶點當時流行的所謂頹廢派的聲調。當時的捷克正是在列強的鐵蹄之下喘息着，一般知識階級青年憤懷家國，對於厭倦了的灰色生活起了幻滅，悲觀失望之餘，不期然而然的都歌吟着消極的靡靡之音，大家隱身到頹廢派的旗幟之下去暫時躲避，造成了文壇的流行空氣，所以我們的年輕識淺的詩人也就不能例外。然而他這一時期的抒情的懺悔，和他那心理的幻想的喜劇却完全和他同時代的人的作品不同，在灰色中充滿了聰明的機智。他後來把這時期的作品集成一冊，題爲虛榮（Vanitas）。

徹底的除去了悲觀和懷疑，一掃頹廢派的灰色調子，作爲一個英勇的民族主義的鬥士而雄赳赳地出現於文壇上的，是第克的三十歲左右的時候。他決定獻身於雜誌和政治，他把整個的靈魂爲捷克民族服務。他出版了一種機關報，名爲獨立（Zamostatnost），努力宣傳捷克的復國運動。

當時風靡捷克全境的復國運動，因了第克及其他一般民族主義作家的努力的宣傳，是更加深

入於民衆，成爲民衆的中心信仰了。歷史家蘇士達（Süsser）在歐洲史中寫到這種運動的內容，說道：『這種運動主要的特點就是反奧傾向，拒絕接受機會主義政治家的蒙養。反之這種運動要求捷克問題應該從歐洲國際的角度去看，像這樣果敢的解決。雖然真的捷克獨立可以在歐洲大變動的事件中得到，但捷克決不至於希望耶穌降臨來拯救他們！』不錯！一個民族的獨立一個民族的復興是決不至於希望耶穌降臨來拯救他們的，希望耶穌或和耶穌差不多的所謂公理所謂正義降臨來加以拯救的民族是決不能夠獨立決不能夠復興！一個民族的獨立一個民族的復興是全憑這個民族的一羣民族主義鬥士的英勇的努力！捷克民族產生了偉大的民族主義詩人第克，於是乎捷克、斯洛伐克就獨立起來，復興起來了！

世界大戰給與捷克一個獨立的好機會，第克是等待得許久許久了，他立刻成爲一個國家的講演者和宣傳者，他加強捷克民族的新的進取的力量。他因此而受過前後二次的監禁。第一次是在布拉格，第二次是在維也納。他的有名的抒情詩集光明與沈重的脚步（Light and Heavy Steps），非彼即此（Either or），窗（Window），去年（Last Year），都是這時期的代表作品。非彼即此和去年兩集尤多個人的懺悔和政治的挑戰，感人之方極深。他和羅威一樣，把政治家的國家情緒與哲學家的嚴肅道德聯繫起來，造成渾雄壯麗的篇章，能使讀者立刻受他的感動，爲他所同化。他

早年的抒情詩作風，後來逐漸的趨向客觀的寫實的，所作史詩尤多。許多謠曲如七個強盜的愛人 (The Darling of Seven Robbers)，鳩什比摩羅 (Giuseppe Moro)，以及吉禮梅吉的奮鬥 (The Struggle of Jiri Maeku)，替代了浪漫主義和異國情調的象徵主義，所寫都是日常生活。第克拋棄了他以前的諷刺態度，顯出他偉大的技巧，描寫幻象的悲劇逐漸聰明起來的吉河德先生 (The Growing Wise of Don Quixote)。同時他又用散文寫他那奇怪的捕鼠者 (Tatouche)，在撒克遜的舊木雕下，我們感到現代神秘靈魂的心的顫動，他那悲劇的作風有些近於斯勒特克 (Stalok) 和奈魯達 (Jan Neruda)。

新興捷克斯洛伐克建國以後，我們的民族主義的詩人仍努力政治與雜誌不倦。這時候他的作品又有了新的成熟，常帶幽默。他用西萬提可 (Cervantes) 一流的幽默的筆調，寫了一篇可愛的喜劇安諾與龍 (Andrew and the Dragon)。他寫歐洲大戰的經驗，產生了海伯庫克的手指 (Finger of Haleskuk)，和我的朋友屠德 (My Friend Tudy)，這二篇都寫得很幽默。他如蘇依卡的孩子們 (Soykas Children)，庫助尼羅夫神秘的奇蹟 (The Mysteries Adventures of A. J. Kozulinov) 以及哥魯白齊克·庫士瑪 (Golubjik Kusma) 著篇，則是深刻而且悲哀的透視了人間生活的核心；最後二篇對於舊俄羅斯和新俄羅斯都有深刻的批評。這時期他的抒情詩寫得很少，祇有一些小

冊子，如路旁（*By the Beachside*）、房屋（*Houses*），以及第九重浪（*Ninth Wave*），寫到他所接近的大自然；字句與感覺，外面的形式與內面的真理，堅定與柔和，都十分調諧，使人讀了想起魯達和斯勒特克的最好的作品來。第九重浪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曾得到國家的獎金；其中會說到海菲，誰知竟成爲他的讖言。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我們的偉大的民族主義詩人第克，在丟白羅夫尼克（*Dubrovnik*）附近的羅卜德島（*Island of Loput*）逝世了，享年祇有五十四歲。第克死了，然而第克的民族主義的精神不死！他的英傑的靈魂和蟬噪的詩篇，將與羅卜德島的嗚咽的海潮起波濤萬丈的共鳴，將與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無限的國運同垂不朽！

二 民族主義小說家吉拉塞克

吉拉塞克（*Alois Jirasek*）於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那和德（*Nachod*）附近的何諾夫（*Hronow*）地方，是一個活潑的堅強的農家子，天賦的愛民族愛國家的熱烈的崇高的情緒，在他的少年的胸中已經熊熊地燃燒着。他十五歲的時候，在克拉羅夫（*Bratce Kralovo*）地方的學校裏讀書，一八六六年普魯士進攻的戰事發生，他立刻投筆從戎，到捷克的國境的最前線去爲捷克

民族爭生存而戰。戰爭的光榮和士兵生活的豪放，對於我們這位年青血熱的小軍人有甚大的吸引力，當時這種軍隊生活，每每引起他的回憶，這回憶多次出現在他後年的作品裏。

帶了戰陣生活的回憶，帶了從事民族教育比較從事戰爭還更加要緊的新的見解回到了布拉格，是在一八七一年。他結合了一羣布拉格的青年作家，研究哲學和文學，鼓吹捷克民族的民族主義，想以過去歷史的光榮來喚醒萎靡不振的同胞們，一齊起來作復興宗國的奮鬥。他謳歌英雄，謳歌捷克民族的過去的偉大的歷史，謳歌農民的原始的堅強的愛國心！他曾在當時知名的歷史學家屠梅克(V. V. Tomek)教授門下從事研究歷史，屠梅克教授教他嚴肅和準確是史家必要的態度。後來他在一個舊式的小城市裏當校長，從事民族教育之外，是埋頭於捷克古代的文化 and 文明的研究，專心探求正確的歷史知識。這樣的做着冷靜的學者的工作，他度過了長長的十五年的時間，但當他敘述到歷史上的捷克武士的英勇的行爲時，他仍未失去他的崇拜英雄的熱情。他的歷史哲學觀念，頗受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的影響。

吉拉塞克的第一部偉大的歷史小說題爲流中，是三部曲的體裁。一八八四年他又作 *Pravda* *Lavor*，寫十八世紀農民之興起的故事。一八八八年他重新回到布拉格，這時他已年近七旬。一八九四年寫反對一切，作爲三部曲流中的續編，小題是捷克史詩之一頁；這作品的中心思想是鼓吹

國家意識的覺醒，反對德國的軍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敘述農民與地主的抗爭。

吉拉塞克的第二部偉大的作品是結社，共三大卷，開始執筆於一八九九年，直到一九〇八年繼殺青問世。這作品寫的是捷克與斯洛伐克的結合，同胞之愛的生長。一九一五年所作的黑暗是一篇非常緊張的作品，所寫的時代是國家遭厄運的時代，一般民衆都很頹喪，祇有農民的心中還燃着火簇。當時在布拉格，捷克的民族精神很微弱，智識階級和公務人員也都懶洋洋的全不起勁，但祇要外來的和風吹到，農民心中潛藏着的愛國種子立刻可以發芽的。吉拉塞克有見及此，所以在這作品中對於當時的農民懷了無限的希望。一九一六年他的胡司教王（*The Hussite King*）出版，這時代是新興的捷克斯洛伐克獨立自由的光榮的時代，故在這作品裏也漏出前途無限的希望的光輝。此外他還寫有我們的人和撒克（*My People*），這兩篇作品也和他其餘的著作同樣，充滿了熱烈的愛國心，充滿了對於英雄成功的熱望和民衆的民族意識的覺醒。

吉拉塞克有農民說故事的天才，有壯麗激越的詞采，他那引人入勝的生動描寫使他成爲捷克特出的作家。他是農民出身，所以他深切的了解農民們的習慣風俗生活，以及宗教和情緒。他的作品曾經印過了許多版，總計達五十卷，大部分是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此外歷史和人類學的研究也佔他的作品中的一小部分。小說之外，他也以戲劇家著名，他的歷史劇寫的是鄉村生活，喜

劇寫的是城市生活，在布拉格的國家劇院裏曾經上演過，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的作品爲成人和青年所愛讀，對於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創造，他有偉大的功勳。一九一八年五月他曾公開對民衆演講，此後十年他因爲身體多病，沒有新的作品出版，但他的民族主義作家的偉大的人格，博得了新興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民無限的熱烈的崇拜和信仰。

一千九百三十年三月十二日，新興捷克斯洛伐克最偉大的民族主義小說家吉拉塞克逝世了！捷克全國尤其是布拉格所有的民衆都哀悼他，深切的熱摯的哀悼他。執紼的人有大總統，政府各級官員以及軍界要人，當那裏着他的屍灰的缸從布拉格送到這位大作家的生地何諾夫的時候，數百里的居民都肅然起敬，哀悼這如嘉萊爾（Chaila）所說的「英雄和作家」！

克利斯篤夫與悲多汶

——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

一 克利斯篤夫的輪廓

克利斯篤夫前後十卷，四千頁左右的長篇小說，是法蘭西現代大文豪大思想家羅曼羅蘭的不朽的鉅著，是直到今日為止還被全世界的批評家公認為最足以代表他的新英雄主義的代表作的。

作為宮廷音樂師的兒子，生於德意志聯邦的農村的這一位克利斯篤夫，是本書的天才典型英雄典型的主人翁。踏碎那橫在自己的前程的障礙，不懼怕不避任何艱難，直視着人生，深味着人生，沒有妥協，沒有虛偽，片刻不停的時時和困苦艱難戰鬥，時時以強者的姿態征服着人生的罪惡悲痛而同時在不斷的征服中又連續地感覺出戰鬥的意義和生命之喜悅的，就是這一位主人翁

的英雄而又偉大的全生涯！

他的全生涯就是一首音韻鏗鏘的詩，一團悲壯雄奇浩瀚澎湃的音樂！他表現出了堅強勇毅的普魯士的靈魂，同時他又表現出了美麗熱烈的法蘭西的民族性。他是正統的希臘文明的結晶。

他是一位偉大的音樂家，是一位能以全生命的熱力全靈魂的純潔都溶化進音樂裏而去，而同時又能夠把音樂來表現他自己的生命又能夠把音樂來表現他的民族的民族性的偉大的音樂家！

他的名字雖然叫做克利斯篤夫，但我們知道是從羅曼羅蘭的筆下創造出來的一個典型人物，足以追蹤樂聖悲多汶的典型人物，足以象徵法蘭西的偉大的民族性的典型人物！

「這聲音在他——克利斯篤夫——的耳底震動。這是憤怒的咆哮，這是野蠻的呼喊。被這聲音所激起的熱情和熱血在他的胸中洶湧起萬丈的波濤，他的臉上感到了一陣狂暴的颶風的打擊！……這巨大的精靈浸透了他的身體，他的四肢和心臟好像覺得膨脹了起來，漲大了起來。他踏在世界上，他山一般的屹立。憤怒的狂風在他的心中激盪。……苦悶，不盡的苦悶，爲了偉大堅強，人類是無論如何的苦悶都是最善的！」

這是本書關於少年期的克利斯篤夫聽了樂聖悲多汶的音樂之後的感動的描寫，也是本書的最精警的一段。看了這一段，則克利斯篤夫之所以爲克利斯篤夫，羅曼羅蘭之所以爲羅曼羅蘭，法

蘭西民族之所以法爲蘭西民族，我們大約總可以知道的了。呵呵，原來音樂正是民族性的具體的表現！

喜歡聽油腔滑調，喜歡聽靡靡之音，喜歡追求那一「煥燦餘音，數時猶繞柱」的神秘的訴諸渺茫之境的音樂的中華民族，對於這狂風一般奔馬一般鋼鐵一般的克利斯篤夫，民族英雄主義的化身的克利斯篤夫，將感到如何的感想呢！

二 悲多汶傳的輪廓

比較美加普安琪愛羅傳，比較托爾斯泰傳都更加偉大更加感人的，是有名的悲多汶傳。下面所引出來的，就是羅曼羅蘭在這悲多汶傳的篇首的序文的一段。

「包圍着諸君的周遭的空氣，是濃厚而且重苦。舊的世界在陰鬱污濁的霧圍氣裏面被腐蝕着。可厭惡的物質主義破壞了各種的思想，政府和人民的活動都受到了拘束。世界是在喘息，世界是在這卑劣的平庸的利己主義之中窒息死了。把窗子打開！導入來了天上的自由的空氣！集中到英雄的事業的靈感之下來！……英雄的生涯常常是長期的殉教，和悲劇的運命，在生理的和道德的痛苦貧窮疾病的鐵砧之上，鍛鍊着英雄們的心靈。……英雄是把

苦難和試煉作爲日常麵包而深嘗着的。」

這就是樂聖悲多汶的偉大苦鬥的全生涯的序幕，這就是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的宣言。

新英雄主義——這是羅曼羅蘭的偉大的理想。能夠表現出這新英雄主義的幾多偉人，是常常潛藏在時代精神的深奧的地方而使社會活動，對於人類吹進一些真生活的意義的氣息。這樣的偉人是地上的鹽，是生命的源泉。作爲這樣的偉人之一，我們的羅曼羅蘭他是選出了德意志的大音樂家悲多汶來了。

悲多汶是音樂家，但是對於音樂家最爲重要的聽覺他是失去了的，因爲他是一個聾子。於是戀愛也把他拋棄。他極度的爲貧窮所苦。他完全是孤獨的，像他這樣的充滿着酸苦的生涯的人世上恐怕是沒有的。然而無論到了怎樣的酸苦境地，他都提起了無限的勇氣。他一邊隔着悲哀的深淵一邊唱出歡喜的讚歌：「這個不幸的男子，這個常常因爲悲嘆而煩惱着的不幸的男子，同時常常憧憬着歡喜的優越的歌唱。」於是到了最後他是成功了。悲多汶，這個英雄的名字，他是通過了悲哀而達到大的喜悅的人，他是游泳過了紅色的血潮而漏出生命的微笑的人！

悲多汶，這鐵一般的男子是勇氣和力的化身，是具體的表現了新英雄主義的真實的偉人。被他所感激而替他作傳的羅曼羅蘭，在這傳的末段是這樣的寫着：

「可愛的悲多汶！許多的人們都讚美着他的藝術的偉大，然而他還有比較是第一人的音樂家更加偉大的東西。他在近代藝術上是最英雄的力量，他是苦鬥着的鬥爭的人們的最偉大最忠實的朋友。當我們正在慨嘆着這個世界的悲哀之時走向我們身邊來的就是他。……並且，當我們對於凡庸的害惡和善德，爲了全無目的的永遠的鬥爭而完全疲倦了時，從意志力與信仰的大洋的激流中，重新集中了異樣的力量，這是怎樣值得感謝的贈品呀！我們從他的勇氣的真的感染，從對於他的人格和鬥爭的歡欣，從他的由衷感應神明的意識的高調等等而得到進化發展。他的每一天每一時，每一時每一時，都在與自然交感，他從自家的性質裏面，好像同化了那些深刻的強大的精力似的。」

悲多汶，這德意志最大的音樂家，他是力的化身，同時他是新英雄主義的化身。

三 戰之福音

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一方面是剛正的真理慾，同時一方面是「戰之福音」的努力主義。他把人生看成了一個的戰場。和慘酷的運命戰鬥而把他打敗了，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創造了出來的，這是人生應該進行的唯一的大道。忍耐着一切的苦——忍苦的美德是他所十分重視的。他

曾經稱讚佛郎瑛娃·密萊（法國名畫家）的忍苦的生涯，說道：「在他的日曆裏面是沒有祭日的。」他從密萊的不斷的辛苦之一生中發見了真英雄的精神。羅曼羅蘭這樣的宣傳着忍苦主義，這精神是非常近於基督教的，但是和這同時，他是讚美着戰之道德，立腳於尼采一流的力強的個人主義，所以又是和基督教反對。他的一切的主張都是積極的，他對於徒使他人軟弱的姑息之愛是絕對不說的，因為他是一個強者。

他把愛看成比什麼都重要。但是他的所謂愛，並不是自己犧牲的愛，是把自己擴充的愛。並且，一時的被感情所支配着的「生的悶脫兒」的愛也是他所鄙視的。他以爲能夠真實的把他人增加活氣纔是積極的愛，貫徹了他人的生命的根本的真愛，真的勇氣是從這樣的真愛而被養育出來的。他的新英雄主義的核心：扼要言之，就是達到這真愛的戰鬥。

戰鬥——人生即是戰鬥，是不斷的戰鬥，是爲了生命而戰鬥！依照羅曼羅蘭的見解，世界上像今日的道學家那樣奇怪的動物是沒有的。他們——道學家——看見了活的人生而不能夠理解，所以更談不到人生的意志。他們觀察人生，僅是「這是事實」這樣的說着，他們連一絲一毫的想把這人生變換的志向都沒有；所以羅曼羅蘭宣傳着努力主義，宣傳着爲生命而戰鬥的戰之福音！

「我所祈求着的不是和平而是生命，從戰鬥所得到的和平，也是即刻就要變成戰鬥的。人

生，就這樣的從戰鬥到戰鬥的推移了去。然而就在這推移了去的中間，生命也跟着進化。我們戰鬥之目的爲的並不是和平，爲的是這個向無限發展進化的生命。」
這就是戰之福音，能夠使懦弱的人們懦弱的人們懦弱的民族聽了周身悚慄的戰之福音！

X

X

X

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是大勇主義，是努力主義，是忍苦主義，是戰之福音，是強者的說教，是新時代的新生命的創造者。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對於怯弱懶惰敷衍苟安的中華民族是一服強烈的興奮劑！

法西斯蒂政治建立前後的 意大利文學

一 力的文藝——未來派

正和法西斯蒂是一種政治學上的唯力主義一樣，意大利的未來派也是一種文學上的唯力主義——力的文藝。

在世界大戰未爆發之前，在黑衫的健兒們未進羅馬之前，在法西斯蒂政治未曾在意大利實現出來之前，瀰漫於意大利文壇的各部份而成爲文壇的中心勢力的，就是這一種未來派運動，力的文藝的運動。如果我們認爲文學是時代思想的前潮，如果我們認爲文學是政治運動的先驅，那末這一種唯力主義的未來派文學的活躍，正不妨看成爲在不多時之後接踵而起的政治上的法西斯運動的前鋒的吶喊聲。

意大利未來派(Futurist)的創始者瑪利奈蒂(Philippo Tommaso Marinetti)，意大利最偉大的未來派詩人，關於未來派的綜合的觀念他曾經有下列的一段敘述，這毋寧說是一篇意大利未來派的最具體的宣言：

——『爆烈的藝術和生活。憤怒的意大利氣。反博物院。反文明。反學院。反邏輯。反溫和。反感傷。反古城。——現代化。新獨創。速度的宗教。不相等主義——創造的直覺和不意識——幾何的華美。器械的美學——藝術和生活中的英雄主義和假造主義。珈琲音樂會，物理狂和未來派的晚上——造句法的破毀。沒有連續的想像。幾何學和數目字的嗜好。聲音自由的字。自由的易解的有顏色的圖畫和文字。易解的前進的誇張——印象主義的固定。形式和顏色的總合。觀者在畫的中心。造形的動力學。靈魂的狀態。線，力。物理的高深主義。聲，響，味，重，和神秘的力的抽象的畫。時間，空間，遠近，裏外，醒夢的相混和並存。純粹的建築(鐵與水門汀)。機器的模仿。電的裝飾光！——Malotrame的戲劇的配合，不用技巧，不用心理學。喜樂，真幻的劇情的並存——有目的的劇——動力的佈景——巨體的機械的無言的跳舞——空中的跳舞和空中的劇院——響聲的藝術。發響者。調和的弧線——最創造的天才的價錢的秤——觸覺和觸覺表。新感官的尋找。自由的和觸覺的嗅覺的戲劇的總合的自由的字——人工的國花。——

造形的壓托聲的結合——並存的生活——機器的保護——用許多調子高談。」

未來派雖發源於意大利，但是在祖國意大利的文壇上面，除了開山祖瑪利奈蒂自己之外，我們却找不到一個純粹的未來派作家。至於瑪利奈蒂的主要的作品完全是用法文寫的，其餘的不過是一些試驗品。所以我們要找尋意大利未來派的唯一的研究對象，就不得不把一九一二年出版的那部未來派詩集奉為圭臬，雖然這部詩集裏面所包括的詩人沒有完全遵守純粹未來派的原理。

在這部未來派詩集裏面除了瑪利奈蒂之外，有四個名字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高文尼，布紀，佛爾歌爾，和巴拉紀斯基。高文尼 (Giovanni Corvini) 是唐南遮以後的最美麗的詩境的發明者，但是他常常不能制住他的靈感，以致有太多和冗長的毛病。這位未來派的詩人在另一方面又有一點微光派的趨向。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他又寫了一些半抒情的長篇小說。在其中，黑影也是從日光來的是最有名的一部。

布紀 (Paolo Buzzi) 在他的飛機和自由的詩二作品中頗具瑪利奈蒂的風格，但是他的大部份的詩歌却是廣泛的，出乎未來派之外的。在他歌唱機器和速力的時候他總是脫不了浪漫派的對偶和重複。

佛爾歌爾 (Luigi Folgore) 是一個頌揚自然力的感覺的神秘的詩人。他常常受抒情的計算

的引誘。但他却有「創造空氣」的能力。

至於巴拉紀斯基 (Aldo Palazzeschi) 之所以被列入於未來派詩人中，與其說是因為他的作風的同調，毋寧說是因為他是瑪利奈蒂的多年老朋友。比較未來派，他的成功的方面却在微光派。然而他也不是全屬於微光派，嚴格的說來，巴拉紀斯基是應該有他一獨立的地位的。他是意大利一八七〇年以後唯一的虛幻性的詩人。他的虛幻性不但有詩意而且有時還帶點神秘和古怪。他在意大利和阿波林耐 (Apollinaire) 在法國佔同樣的位置。

發源於意大利的文藝上的未來派運動，唯力主義的文藝運動，在轉瞬之間牠的影響即波及於全個歐洲。法國的超寫實派 (Surrealisme) 德國的表現派 (Expressionisme) 俄國的發光派 (Rayonnisme) 英國的旋轉派 (Vorticism) 西班牙的構造派 (Constructivisme) 以及虛誕派 (Orphisme) 立體派 (Cubisme) 達達派 (Dadaisme) 同時派 (Simultanisme) 創造派 (Créationisme) 極端派 (Ultrasime) 總之所有從一九〇九年到大戰之間所發生的文藝上的一切主義，都多少受過意大利未來派的刺激和影響。至於在本國意大利，未來派的影響和刺激不僅是波及一切的文學藝術而已，在政治思想上，唯力主義的法西斯運動的勃興，毋寧說是由於這種唯力主義的未來派文藝運動所煽動促進的！

二 微光派和段片派

微光派 (Gruppo 68) 是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 (大戰爆發之年) 之間的幾個青年詩人，因為不約而同的出版了幾部用一種新的修詞法寫的充滿自叙和悲哀的調子的詩集，被批評家們以嘲笑的态度加上的這樣的一個文學派別的名字。但是這個小小的名字，這個在無意中成立的微光派，却在不知不覺之間做了一九〇五年以後的意大利文壇上的文學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一流派。

微光派詩人的特點是在於他們作品中的那一種感傷，和易懂的調子。他們應合了意大利人民的感傷的天性，在這以前這種感傷的天性是僅能流傳於鄉土詩中，納波里坦 (Napolitano) 歌裏的。他們也是現代主義，但他們不在機器，速度，電，和外國東西中去找題目，他們祇是潛身於常見的，鄉土的材料裏。他們的詩是反修詞學的，反傳統的，而且大多數是自叙的。

微光派的第一個詩人無疑的是鄂拉幾尼 (Ergio Quasimodo)。這位詩人生於一八八七年，在二十歲時就生肺病死去了，詩集有無用的小書，星期日晚上的書。他的詩受法國詩人拉佛爾格 (Laforgue) 的影響很深，但又沒有他那種形而上學的反響。他雖然完全是一個將死的青年人的哀鳴，雖然音節拙劣，文體貧困並且思想幼稚，然而他却不得不算是第一個打破傳統的陳腐的詩歌

的砲彈。

古贊諾 (Guido Gozzano) 也是死於肺病的，他死時是三十五歲。他是微光派中最重要的一創的詩人，他的影響到了現在還很濃厚。他愛用散文似的文體，愛用具體的材料，但是他却有一種特別的手腕把其中的粗俗醜惡抽出來。有時他也寫出一些傷感的句子。他的詩在寫回憶和幻想的時候可以說到了牠的最高點。

雖然古贊諾有不少的無聊的模倣者，但同時他也領導成功了幾個有才力的貧人。其中最稱特出的是 Mario Moretti 和 Enrico-Mario Marini 二人。前者在他的詩裏竭力採取鄉村生活的粗俗方面，字句也有時缺少變化，太近呆板。但這些毛病在他的散文裏都毫無所見，因此與其說他是個微光派的詩人還不如說他是個微光派的散文家。後者喜歡把一種宗教的調子引入了微光派的詩裏，又把微光派的詩用到戲劇裏去。他的自敘劇中很有幾篇是被認為成功的。

正和古贊諾是微光派的中堅作家一樣，亞登戈·蘇斐其 (Ardeng Soffici) 是意大利的段片派和印象派的巨子。

蘇斐其 以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生於 Ischia 地方。最初預備做畫家。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七年他住在巴黎，認識了古爾孟，阿波村耐和一些戰前的法國畫家。後來回到了佛羅連斯地方，

加入了現存意大利的大批評家克羅采 (Croce) 所辦的雜誌，作美術批評。一九一三年，加入了未來派，做了 *Lacerba* 雜誌的主幹。大戰中加入前線，受微傷。一九一八年以後他開始宣傳民族思想，加入法西斯黨。從一九二五年以後，他的文字差不多完全在法西斯黨所辦的文學刊物 *Il Pensiero* 上面發表。

對所有的文藝潮流都接近，對所有的文藝潮流都不發生深的關係，一時對某種主義非常熱心，一時又加以反對，在理論上永遠不能自圓其說，但在藝術上却有別人所不敢望的天才的，就是意大利段片派的巨子薩斐其的文學。

薩斐其所有的作品都是他的愛，他的惡，他的生氣勃勃的熱情的忠實的反映。沒有一點建築的成分。完全是一些印象。因為求忠實的印象，他的體材便成為段片形式的。他最喜歡的文學體裁是私人日記，十幾行的小記，短的自敘文和散文詩。即使是寫一個長篇的敘述，如同他的有名的列蒙紐·波列歐 (*I amonio Piero*)，他還是要把牠寫成一串不大連貫的小的圖畫和分析。他的批評作品都是他從一個藝術極端走到另一個藝術極端時用一個熱情的宣傳員的口氣寫的，現在不但已經過時，就連他自己也不大喜歡了。他的最獨創的作品是集於他宣傳革命思想的時期（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和宣傳法西斯主義的時期（一九一九——一九二八）。其中如描寫一羣

改革社會的從外國回來的青年的長篇小說列蒙紐·波列歐，丑角和官威的角鬥，河岸的書，庫必烈克，以及福利奧地方敗退的日記，詩集 Pril' 10 中的詩，都是膾炙人口的。在這些作品裏他顯示出他的印象的，段片的特有的藝術，對於青年意大利有一種很大的影響。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在一九一二年以後，意大利的文學除了一些例外，完全是被段片派所佔領着。

段片派的成名作家除了亞登戈·蘇斐其之外，還有Ugo Basso。他是人與其他動物的作者。還有 Evaristo Agnolati、Giovani Poine、Dino Campana 和其他 Ronda 雜誌的投稿者。還有唯一寫有諷詩的 Umbertasio。以上的幾位作家都是享有赫赫的文名的。

三 世界大戰與意大利文學

人類史上空前的大屠殺的世界大戰給與整個歐羅巴文壇乃至全世界文壇以一種好像爆炸投下的大騷動大變革，歐羅巴每一民族每一國家的學文都受到了萬分重大深刻的影響，參戰國之一的意大利文壇自然尤其不能例外。

世界大戰對於意大利文學的最大影響是掃蕩了那戰前的主義的紛亂，造成了一些較為深刻的潮流，這是和牠在別的國裏之攪亂平靜的空氣是完全相反的。至於描寫大戰的文學作品我們差不

多可以說沒有一本寫得十分成功，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祇有波爾塔斯 (G. A. Borgese) 的盧貝 (Lube)，但這部小說與其說是描寫大戰的書不如說是描寫大戰後的心理的書。此外所有祇是：一些第一身的敘述：阿格羅萊諾 (Agulatti) 的從阿諾到伊蘇佐 (De l'Arno a l'Isoso) 布契尼 (Mario Fucini) 的從加索到皮亞夫 (Du Corso a la Pave)，以及蘇斐其的庫必列庫·福利奧的敗退，斯坦蓋利尼 (Asterio Stanghellini) 的平甯生活導言，是比較的被讀者所歡迎的。至於賽拉 (Kenate Serra) 的對於一個作家的內心的檢驗，加耶爾 (Piero Janier) 的我和阿爾卑斯人，唐南遮的夜歌，那不過是一些哲學的抒情的長篇的雜成罷了。

然而意大利的大戰文學却有許多獨創點。

意大利的大戰文學的第一個獨創點，就是所有的作家都不以為大戰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即使最主張參戰的分子，他們的主張也是以國家的經濟的價值作根據。我們時時可以看到作品中的那些勇敢的兵士，他們非常忠實的作戰，但是他們對於奧地利亞人並不感到痛恨或憤怒。賽拉在他的對於一個作家的內心的檢驗裏面也表示出戰爭的無用，但是他仍舊加入了前線，終於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陣亡。蘇斐其的參戰也是懷了赤子保護母親的心情，這是我們可以在他的福利奧的敗退中看出來的。

意大利的大戰文學的第二個獨創點，就是對於意大利軍隊的紛亂的描寫，這是除了忠誠的意大利作家之外所難於看到的。原來意大利的軍隊在和平時候是著名的紛亂無能的。在大戰之前，意大利的智識階級在軍隊裏服務的人非常少。大戰一起，經過幾個月的軍事訓練，每一個人都做了少校或上尉。以這些沒有習慣於軍隊生活的公民驟然捲入戰爭的混亂，他們當然是用一個沒有經驗的眼光來描寫。斯坦蓋利尼會滑稽的敘述過他的不懂公文的笑話。蘇斐其敘述奪取庫必列克山的時候有一段非常忠實的圖畫。庫必烈克的最後一頁和克雷雷蒙（Emilio Clermont）的恩的穿過（Passage du L'Aisne），都是意大利步兵的最好模範。不過克雷雷蒙太過顧及他的文字的剪裁，使人讀了反有潔淨有序之感，不如蘇斐其寫得那樣混亂。

意大利的大戰文學的第三個獨創點，是智識階級對於人民的認識。意大利的智識階級一向是和人民很少接觸的，大戰使他們明白了人民的心理。加耶爾的我和阿爾卑斯人就是意大利平民心理的最好的反映。加耶爾曾做過編配阿爾卑斯兵的軍佐，這本書是用了和他的傑作兒童相同的粗壯的散文寫成的。在這裏他發現出那些樸素的阿爾卑斯人對於德意志人完全沒有一點惡感。並且還很聰明的知道他們的長處。這是寫夜歌的詩南達所完全夢想不到的。

至於波爾斯的小說盧貝的好處，是因為他能在作品裏面寫出意大利人的理想主義和他們的

和平的天性的激鬥，而主人翁盧貝的悲劇也可以說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多數的意大利人的悲劇。有野心同時又懦弱，非常有智識但是缺少判斷的主人翁盧利波 盧貝 (Filippo Tubo) 在一九一四年為好動的心所鼓舞，加入了主戰。他懷着滿腔如火的激意走到前線，但是第一天的轟擊就使他害怕起來。他從恐懼恢復到勇敢的情形是書中最出奇的一段。成了一個十足的戰士之後，他立刻奪了一個女孩子做他的妻子。他的第二個犧牲者是一個法國女孩，他用最殘酷的法子把她拉入悲劇。和平以後，盧貝在戰場裏養成的任意的脾氣仍舊一天一天的增加，結果是在一個共產黨的暴動中被馬隊殺死。這是一部反映着一個大時代的傑作。

四 皮藍德婁

迷戀於小仲馬式的法蘭西戲劇的模倣的意大利劇壇，除了唐南瑪和散穆本耐利的一些較好的作品外，在大戰之前，意大利的戲劇差不多可以說是低降到一般文學水準之下的。法蘭西的自然主義文學的勃興和易卜生的寫實主義劇的盛極一時，雖然也曾引起了意大利對小仲馬式的戲劇的反動，造成了意大利的寫實主義戲劇；然而因為缺少情節和新調的關係，這些寫實派和易卜生派在意大利仍舊不久便引來了一種深刻的厭倦。這種厭倦的結果漸漸給與浪漫派戲劇以一個捲土重

來的機會，但是在不多時之後也就掩旗息鼓了。正在這樣的青黃不接的時候，劇壇上的「古魯兌司格」派就以拔山的氣力勃興起來。

「古魯兌司格」(Grottaque)派的主要觀念就是描寫人類的雙重的人格：一個是真正的自我，一個是社會造成的自我，這二個自我是永遠相衝突的。我們常常都是在社會造成的自我裏生活，自然的照着社會的習慣做一切，但我們自己卻覺不出來。有時即使覺出來，我們也仍舊不得不照社會的自我做去，不過多戴上一個假面具罷了。在紀阿萊利(Luigi Chiarelli)的戲劇面與面具裏，我們看見了一個人爲了他的妻的不貞潔而要殺死她，但是他自省的結果却找出要殺她的並不是他自己，乃是社會上的面子。在他的另一劇不煙火裏，劇中主人翁是個失敗的人，但是後來他完全過他的外表的生活，終於恢復了他的信用。用了這種中心觀念，再加上那清新的幽默和古怪的人物，「古魯兌司格」派便創造出意大利的新戲劇。原來「幽默」是近代意大利文學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五十年來從潘基尼(Pavini)到佩巴尼爾(Campanile)沒有一個成功的作家不仰仗幽默的力量，所以「古魯兌司格」一派的作家們拿牠做他們的陣地當然是不會有絲毫躊躇的。在另一方面，爲要同時保持幽默又不違反邏輯起見，劇中人物又很巧妙的被換上了一些傀儡的東西，這也是使他們有一個自由的形式的方法。

可以說是「古魯兌司格」派最成功的作家並且是代表者，同時堪稱世界劇壇巨星而無愧的，是皮藍德婁（Luigi Pirandello）。

皮藍德婁從他最初從事文學的時候就顯出他是一個幽默的作家，這特點後來也是始終的被保存着。但是皮藍德婁的幽默造成並不是由於寫出二個相反的感情，造出二個可笑的情節或表示一個人物的苦痛等等方法。他的幽默是更深刻，更持久，因為那是訴諸觀眾的觀察，訴諸觀眾的推理的。當我們看別的作家的劇本時，牠們給我們的印象總彷彿一些緩緩流動或直瀉千里的河流，有時我們也許遇到一個使人不能呼吸的最高點，但那不過是急流中的一個大浪罷了，河流仍舊是流着的。但是皮藍德婁的劇本却不同，在牠們的流動中，牠們有時簡直像凝鐵似的定住，讓我們有工夫去觀察他的人物，讓他的人物有工夫去觀察他們自己。

全是爲好（Tutto Per Bene）寫一個人怎樣找出別人對他的判斷完全和他所想的別人對他的判斷不同。在各是其是（Ogni E）裏，本來祇有一個女人存在，但爲了各人的解釋不同的原故，她的丈夫以爲她是另一個妻子，她的母親以爲她是她的女兒。在亨利第四（ Enrico IV）裏，一個青年因爲騎馬跌傷，整天以爲自己是個羅馬皇帝，但有一天醒覺之後，他竟發現他四周的環境不容他不再裝下去。一兩個摩利夫人（La Signora Mor li una e due）寫一個女人的賢妻良母的自我和

熱情的自我的爭鬥。六個找尋作者的劇中人物 (*Chi Perseguita in Casa d'Autore*) 是皮藍德婁的代表作，在這個劇本裏他不但寫出他的哲學並且寫出他的藝術觀。皮藍德婁的每個劇本都對於這種雙重自我的衝突有複雜的描寫，但同時他又能夠用一種 *Melodrama* 式的幽默抓住觀衆的注意，這就是他的藝術的獨到之處。

照皮藍德婁看來，人之和動物不同的地方，是動物祇知道順着本能盲目的活下去，而人却要解釋他的行爲，給牠一個意義。但是理智在人身上的力量總是不如本能大，人總不能時時分析自己，同時人給自己的行爲定的意義是有限的，而人的內心的生活却是變化多端的，於是一個人打着一個招牌活下多少時候之後，他的內心的生活就和他所打的招牌完全成了二件事，雖然他自己或許是一時覺不出來。

皮藍德婁十年來的努力會影響了世界劇壇，意大利的青年劇作家當然也不能例外。好像邦坦貝利 (*Massimo Bontempelli*) 在他的我們的黛亞裏使主人翁換一次衣服變一次人格，維爾甘尼 (*Orto Vargani*) 在他的水上的路裏寫一個丈夫尋求他的瘋狂的妻子的病源，都是有十分明顯的皮藍德婁主義 (*Pirandellismo*) 存在帥。

「古魯兌司格」派除了巨頭皮藍德婁之外，還有幾個應該說一說的作家，不過這些作家的作

風，是因他們各人的氣質而不同。紀阿萊利是「古魯兌司格」這名詞的發明者，他總是喜歡用 Barba 式的調子，從絕望的或窘人的關鍵中取到幽默和「古魯兌司格」。他不善於說理，但是他常愛犯這種毛病。而奧面具和烟火是他最成功的二個作品。

安東耐里 (Taigi Antonelli) 把 Pantasia 引入了他的「古魯兌司格」。他造出一個人，證明後天的經驗的無用（自見的人）。在猿島裏，他寫出那些巨猿因為學人而腐敗。

加瓦考里 (Eriso Caviccholi) 愛用日常的劇情和粗俗的題目，又在裏面引入一個抽象而象徵的人物，判斷，證明，註釋所有的舉動。他的作風可以用樂園的鳥，肚子的跳舞二劇做代表。

至於聖·賽雅多 (Pier Maria Kasso di San Secondo)，我們可以說他所引入他的戲劇裏的並不是「人物」，乃是「詩人的象徵」。雖然他並不像其他的「古魯兌司格」派的作家們一樣，有那種冷靜的批評，但他却有他特有的一種推理法。這是在他的名著 Marioneta che passione 裏面可以看得出來的。

五 Ronda 雜誌及其他

在世界大戰的砲火停息以後法西斯黨取得政權以前的幾年裏，意大利文壇忽然起了一個同三

十年前的法蘭西象徵主義相類似的反動運動，一個使文藝與人民隔開的反動運動，這就是 Ronda 雜誌的擡頭。

原來在意大利，一般民衆的通俗讀物一向是靠外國小說供給的，到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政治的不安與財政的危機忽然把這個來源斷絕了，因此國內便出了一批應時而生的國產通俗文學。這類通俗文學也被稱爲「米蘭文學」，因爲有一部分米蘭（Milan）的出版家特別歡迎牠。最足以代表這一派的作家的應該推維龍納（Guido da Verona）他的作品富於敘述的藝術和傳統的色彩。因爲是通俗的，所以這派作家在藝術上當然不能十分趨於古典，於是便引起了 Ronda 雜誌的反動運動。

Ronda 雜誌的作家們不但反對一切的商業主義，並且也反對一切文壇上的新奇派別，好像微光派，未來派，都是他們所嫌惡的。他們的主張是恢復秩序，恢復規律，恢復傳統的修詞學。在他們眼裏，意大利文學的黃金時代並不是十四世紀，乃是古典主義的十六世紀，所以 Ronda 派也可以稱爲新古典派。但他們的效果却完全相反，意大利的讀者因爲他們不但沒有造成一個有力的古典運動，反使之更有了文體的嗜好，更愛上了未來派和微光派那些新的藝術。

至於 Ronda 派諸人的作品，除了一個空虛的理論之外，有價值的是異常少見的。常有人推

加邊萊利 (Vincenzo Cardarelli) 的樓子和時間裏的旅行是他們的代表作，其實他的較好的作品還是他的批評論文。巴凱利 (Riccardo Bacchelli) 也是他們中間的中堅作家，他的邦治能果地方的魔鬼是一部結構完全敘述生動的小說，雖然有點過於雕琢。巴爾丁尼 (Antonio Baldini) 是這派中最可愛的一個，他的作品如米凱拉修，青年時代的脾氣，跳躍的線團，都有豐富的想像，音樂的文體。巴利里 (Bruno Barilli) 常有些機智的幽默的片段，但是他和 Rondas 的關係並不很深。此外所有的祇是一些和法國象徵派相近的不成熟的產物。

采基 (Emilio Cecchi) 和翁蓋萊諦 (Giuseppe Ungaretti) 是這個時期中二個應該特別提到的作家。

采基很早就從事於文學批評和藝術批評，和賽拉並稱為一九一〇年以後的最大的描寫的批評家。他長於抓住作者的藝術，用分類和比喻使牠顯著出來。他的論文是機智，深刻，劃然，而且精於判斷。但是直接的寫實主義在他以為是太容易了。他願意在裏邊混入一種動人的抒情，一種輕動的感覺，使他成爲一種哇萊蒞 (Paul Valéry) 似的超寫實主義。所以他的魯比、魯比等文集都可以說是介乎論文和詩歌之間的藝術結晶。

翁蓋萊諦是個純粹的詩人，他的初期作品頗受印象派和立體派的影響，魯比、魯比等文

他的抒情的天才和時代精神的呼喊。接着他又把集團主義和愛的命題合在一處，在音節上，在字上都非常成熟。最後便到了第三期，一種客觀的嚴緊的詩，把近代主義和古典主義合而為一。翁蓋萊諾的最大貢獻就是給意大利詩壇帶來了這種新生命。

六 法西斯黨統治下的意大利文壇近況

Ronda 雜誌剛剛停了版，法西斯黨便取得了意大利的政權，整個的意大利無論是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被這「羅馬的蒼鷹」的鋼爪抓住，起了種種的影響和變革，於是文壇也就展開了新的英勇的局面來了。不過我們要指出法西斯黨在文學上的傾向的輪廓却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情。頭幾個月這個新政府似乎很賞識未來派，但不久又似乎歡迎傳統派了。然而無論怎樣，意大利雖然起了這個熱烈的政治變革，但是從一八七〇以來的文學上的爭鬥——歐羅巴主義和地方主義，現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却仍舊是繼續着的。

現代派的戰略是打倒 Luigi 派的學院主義公式主義，打倒自然主義，小資產主義的脾味，美學主義，傷感主義。他們的首領是邦坦貝利，他們的雜誌是用法文辦的「900」。傳統派方面的領袖是蘇斐其，他攻擊現代派用法文辦刊物，他說意大利文是本國的國粹，是不能翻譯的。但是

這二派雖然是爭得各不相下，他們在作品裏却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相差。在傳統派方面，蘇妻其的精力差不多完全是注意在繪畫上，很少值得注意。此外馬拉巴特 (Ursio Malabar) 的詩如一個不幸的船長的歷險雖然充滿生氣和想像，但因為太偏於個人氣質，不足為一派的指南。邦坦貝利做了各種的嘗試之後，現在似乎已經找出運用他的怪調文體，他的幾何學的意象，他的反傷感的精神的方法，他的近作我夢裏的女人是一些帶着現代的空氣的，寫實主義的，詳盡的，心理的，分析的，古怪的故事。在1900的合作者中間，較好的作家僅有很少的人。維爾甘尼在離開他那微光派的感覺之後頗靠近於現代生活，但他的作品裏卻仍時帶着幻渺的想像和溫柔的談諧。佩巴尼爾也是像邦坦貝利一樣愛寫離奇的故事，但他又比較邦坦貝利多一些滑稽。

但是法西斯黨統治下的意大利文壇近況又是怎樣的呢？在老作家中，唐南遮似乎已經停止了著作，數日從事於他的國家發行的全集的刊印。（唐南遮是法西斯黨意大利的第一文豪，其英勇的著作生涯作者曾有專文介紹，茲不贅述。）皮薩德斐預告他還要寫出一二個劇本，然後再積十年的精力於一個關於人類的命運的偉大的長篇小說亞當與夏娃。比比尼正在作一個米西茲則羅傳，也預備再作一個最後的審判在他的著作末後。潘基尼仍舊保持着他的習慣，每年出一個長篇小說，幾十個短篇小說，但似乎沒有人再可以從他希冀什麼了。戴麗然 (Giulia Dalotta) 從

大戰後頗得外國讀者的寵幸，並且得了一九二七年的諾貝爾獎金。但在獨創的方面還要推阿達·耐格里 (Ada Negri) 和烏戈·奧捷諾 (Ugo Ojetti) 二人，前者寫了不少的美麗的回憶，後者是深刻的藝術批評家兼生動的短篇小說家。段片派的文學仍舊有着他的勢力，這是由於物質方面的原因，因為意大利的文學月刊或半月刊並沒有英法國那樣多，作家們大多數都是在日報或畫報上面發表作品，所以段片派還很流行。自傳文學曾經風行一時，巴比尼的完了的人，斯拉塔拜爾 (Slatarer) 的我的兄弟加索，斯維福 (Tullio Sverio) 的詹諾，是其中最重要的幾部。此外又有一派人趨向一種意大利的新神秘主義，Giulio Manacorda 就是其中代表作家。總之在法西斯黨統治下的意大利文壇近況，是充滿一種新的，活潑的，生命力洋溢的氣概，正和政治上的法西斯運動的英勇的氣概一樣。

法西斯蒂文豪

唐南遮及其代表作「死的勝利」

雄才偉業俠骨熱情的舉世知名的法西斯蒂文豪加普利愛烈·唐南遮氏，以快要七十歲的高齡，向悠悠然的隱居於祖國加魯達湖畔的加魯涅奇別墅裏面，度他的功名就嘯傲烟霞的暮年的歲月。雖然我們曾經從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加魯涅尼發出的電報中，讀到了關於這位老文豪在疾病療養中突然陷於危篤狀態的驚人的消息，但是從繼續並沒有何等的不幸消息在國際各大新聞紙上披露出來這方面看來，他老人家的病狀大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吧。好，我們謹以萬斛的熱情和誠意，在這遠東的古國裏遙祝他老人家的身體的健康！

他的加魯達湖畔的加魯涅奇別墅，本來是一座農家，在大戰之前，由一個德意志的建築師名叫都德，購買了住下的。唐南遮的購得這座別墅，是曾經和都德夫人因了所有權的問題涉過訟，

費了許多手續纔買到手的。這一座加魯涅奇別墅，高聳在加魯達湖畔，是一層樓的有藍色的鐵門的美麗的建築。打開窗子，那碧玉一般的湖水就映入眼底，湖的對岸，那個米爾米奧全島是遠遠地長長地橫着，再向北望，那些戴着深深的白霧的連峯是靜靜地蜿蜒。那個米爾米奧島，在古昔，據說是曾經住着一位拉丁的有名的詩人的。從這座加魯涅奇別墅，如果坐小艇出去，到停車場是很近的，停車場每隔十八小時就有一次列車開往巴黎去，唐南遮不大喜歡離開這座別墅外出，因為他的病軀對於坐汽車坐小艇不大感着爽適。七八年前，是有着特地從巴黎駕了飛行機來要請他往巴黎遊玩的熱心家，飛行機停在別墅的庭園中，終於因為他的不喜歡外出不喜歡法蘭西而被拒絕了，飛行機的銀翼運載了失望，悵然的消失在亞魯比斯的峯影裏去。

原來這加魯達湖是德意志人所最喜歡的湖水，哥德當年旅行意大利時也曾在這湖水之旁流連忘返的。自從唐南遮到了這一塊加魯涅奇別墅，無論家屋和庭園，因了他的華麗的裝飾，現在是成爲意大利的名勝之一了。但是那前後的居民，要想瞻仰唐南遮的丰姿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所以那前後地方是甚至於流行着「要和唐南遮會面比駱駝要穿過針孔還難」的諺語。就是他當年占領阜姆的時候，崇拜英雄，願一瞻丰采，因而不遠千里而來的許多高官大臣和新聞記者等，也一概受到了面會謝絕的掃興的。但他對於士兵卻是例外，他很喜歡隨隨便便的和士兵接近。

他的喜歡華麗的習慣是久已養成的。同時他是一個不知飽足的文明享樂的饕餮家。到了他手裏的建築師都德氏的樸素的別墅，在不多時之後已經變成一座豪華的資本家的城堡了。在這以前，他是居住在法蘭西北方的蘭德地方，一九一四年祖國意大利看看快要捲入世界戰爭的旋渦裏去，他纔倉皇離去蘭德回歸祖國。在古英維加利巴魯齊曾經率領一萬兵掛帆遠去的克魯篤地方和在首都羅馬，因了他驚人的雄辯，意大利是躍入聯合國這方面來了。從此之後，他就已經成爲歷史上的巨人了。看穿了戰勝各國的政治家的私心，漠視凡爾賽的國際會議，毅然率領意大利的軍隊，出人意外地占領了阜姆的就是他的豐功偉業。於是在六個月之後，一九二〇年的秋天，因了意大利與南斯拉夫間的辣巴羅條約的成立，祖國意大利的正當的權利是被承認了。作爲一個的凱旋將軍，作爲一個的愛國志士唐南遮，因爲要避免加入國民同志間的紛爭，和少數的部下一起，離開了阜姆退隱到加魯德地方來。他的偉大的功績，被全國的國民和國王所感謝，所以授給他光榮的孟德·尼威索公爵的爵位。孟德·尼威索是意大利新領土中某一座小山的名字。新公爵的唐南遮，作爲表示他的謝意，是以金製的提琴和鑲有紅寶石的指環奉贈給首相慕沙里尼。

加普利愛烈·唐南遮氏，是十九世紀末葉世界文壇中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並且是最顯赫的

最後的金光萬丈的殘照。他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生於派斯加拉。派斯加拉地方的自然美，在他早年的著作故鄉故事（Tales of My Native Town）的十二篇短篇中，曾經記下了光輝的回憶。下面的一段是這短篇的拔粹。

「夕陽的餘輝已經消失在克蘭·寒普的山影裏了。從濕的大地^{上面}，從海水^{上面}，從河流^{上面}，從池沼^{上面}，水蒸氣像夢一般的直直的昇了起來。無論是家屋，是船帆，是橋，是海邊的樹，都給薔薇色的餘光渲染着。這些透明的風景，人間的姿影，和一切的東西都被包圍於黃昏的薄明中。僅有那包着這一切東西的輪廓的線條，在逐漸褪色的光波中不停地閃爍着……」

後年成爲偉大的耽美詩人的唐南遮，在故鄉特拉拉的這樣美麗的自然裏面，培養了少年時的詩夢。在不久以前，他曾經着手寫他的三部作小說火花與雪床，作爲這三部作的第一編，是在米蘭諾地方出版叫做不冒險的冒險家這一部長篇小說。這小說的前半部，是以希臘神話爲中心，反拉希伯來思想，主張着神賦與人間的歡樂和唯一的法悅，他的藝術感的特點在這裏可以看出來。後半部則寫的是他的值斯加拉故鄉的少年時代的追憶。從學校的博物館中偷出來的派利康的骨，引起了他的神秘的思想；雖然他那時候祇是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對於音樂的神秘已有充分的理

解，不過對於他那比麗娜教師的呆板子的規規矩矩以手按住鍵盤的拘束的教授法，他却很鬼的反抗着——是這樣的寫着他的回憶。他十七歲的時候，發表他那題爲早春的一卷詩集，翌年續發表新詩，再翌年續發表茵德爾默芝奧，他的作爲詩人的地位逐漸爲文壇所認識。接着出版的，是短篇故事集處女地和桑·巴達列奧尼的書這二部。這中間他又出版二部詩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他二十四歲的時候，發表了小說決樂，於是他的作爲作家的名聲遂傳播於國內外。一千八百九十二年，續出犧牲，喬瓦尼·愛比斯可波。再閱二年，他的千秋不朽的代表作死的勝利 (*Trionfo Della Morte*) 出版。這時候唐南遮是二十九歲，再過二年當他三十一歲的時候續出犧牲，死的勝利，巖上的女郎們這三部小說，是總括在薔薇的小說 (*Trionanzi Della Rosa*) 的標題下出版的，此外他還有着手寫柘榴的小說的連續小說的意志。他的作品還不止此數。一八八九年發表的四幕悲劇拉·喬孔德，一九〇一年發表的五幕悲劇佛蘭齊斯加·達·利米尼，一九一一年發表的神秘劇山·些巴司蔣的殉難，和小說火饑，五幕悲劇死之都，都是轟動一時的傑作。最近他從事於夜的執筆。

唐南遮的作爲小說家的全文學生涯最大傑作，恐怕就是死的勝利這一部小說。雖然也曾經有人以爲犧牲在薔薇的小說之中居着最高位，但從種種的意味看來，最後的投票仍然是屬於死的勝利

利。唐南遮爲了要完成這一部傑作死的勝利，是曾經費去了五年的歲月，在很久以前，意大利和法蘭西文壇的批評家們已經異口同聲的稱讚，認爲是他的藝術的最高點。這是把十九世紀末葉的懷疑思潮充滿於每一頁的劃時代的作品。這作品，在他的許多著作之中是最早的被譯成英語，並且是最早的被介紹到東方來的。

關於唐南遮的人格和他的藝術的特性，要想總括成一目瞭然的梗概那是無論任何人都困難的工作。然而，他那南國的拉丁的，澈底耽美至上主義的，反基督教的精神，却很可以顯示着他的藝術的特徵的一面。像他的作品那樣的，把他的時代，教養，思想，熱情，趣味等等具體的給表現出來的作品是沒有的。照這樣說來，薔薇的小說這三部中的主人翁，都是在一個假名之下的唐南遮自身。在他一般的作品中，火燄一般的渲染着最強力的色彩的，是極端肉感的戀愛與情熱的法悅。但是小說死的勝利却達到這種傾向的最高潮。正和我們在陀斯妥夫斯基的罪與罰裏面發見了深刻的精神的苦悶，在左拉的自然主義小說的現實描寫裏面共感着愛慾的渾沌一樣，我們在死的勝利裏面，也再度的感覺着滴捲的情熱的急瀉。從這一點看來，死的勝利可以說是近代文壇的一個奇蹟。唐南遮的偉大之一，是能够支配他那豐富的絢爛的自由的各種修詞的魔術的可驚的技巧。於是他舉起他的金色的翼，在熱烈的情火之中，直到燃燒爲止的亂舞着奔突着。

唐南邁的代表作死的勝利，寫的是自我的情緒的一男性，和同樣的陷入於愛的激流中去的一女性的意大利戀愛故事。以祕密的悲哀自棄的戀愛為開始的這一故事，終於把惹魯齊奧（男主人翁）和逸坡利達（女主人翁）引導向死的破滅裏去，這是雖然在西洋也是十分感人的情死故事。肉和靈的永遠的爭鬥，一步一步的逐漸生長，變化，終於到了被吸收到一個領域裏去的，這正是人間的痛苦的記錄。這是一方面正在努力追求人生的滿足，給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滿足的欲望這東西糾纏着，甚至於在死的背後還有永遠不能滿足的欲望存留着。這個在人間的靈魂之中，豈不是最深刻最複雜的悲劇麼？——作者是在向我們發問。他們是被近代的幽靈所追逐着，懷疑復懷疑，無論如何也不能夠有所信仰的悲慘的異教者。同時在另一方面却是冷酷的自我狂。沉重的黑色的憂鬱，是喪衣一般的包圍着他們的心境。不管是名字叫做惹魯齊奧也好，或叫做逸坡利達也好，總之是把愛慾至死不休的追求着，沈醉於獲得的法悅裏去，近代人間的全部都借了這二人的影子表現出來了。這就是作為一部惡魔的聖書作為一部世界近代文學的古典，而被全世界的讀書階級所普遍的耽讀着的理由。是的，如果不是這一位被稱為「法說與藝術的詩人」被稱為「女性與藝術的作家」的唐南邁，如果不是這一位南國的，十分南國的唐南邁，那末無論其他那一位

作家，什麼人能夠選擇出這樣的地獄的題材，什麼人能夠描寫出這樣的殘忍、陰慘、複雜，戰慄一般的戀愛心理和愛慾糾纏的恐怕的作品呢！

在這裏有一部青春的書，名字叫做死的勝利，單就這小說而論，已經足以保持他的無論何人都不能企及的藝術的和人間的價值；在全世界的青年男女的胸中，南國的大天才唐南遮的映像是永遠的像雕刻一般的存留着。

據報紙所傳的消息，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最偉大的文豪唐南遮氏，有在坡愛德·依拉·希克德利亞魯地方建設一堅牢美麗的大劇場的計劃。同時並且決定把那喬利奧的姑娘一劇開演，將所得的資金的全部作為該劇場的建設資金的一部。這個戲劇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實行公演，意大利有名的律優都全部出演。唐南遮並且在那數千名的觀客中間，以他自己為首倡者選出了六百名，作為特別公演的利權而課以每人一千尼拉（意大利幣）的可驚的高價的觀劇費。這個偉大的羅馬劇場落成的時候，如果是在唐南遮的死後，那末這劇場必定是為一個的國民紀念品，而以國家之名給保存起來的吧。

又據新聞紙所傳的消息，在意大利國王和首相慕沙里尼和許多朝野名流的贊助之下，唐南遮

全集將在米蘭地方出版，並且全集的第一卷已經是印好發賣出來了。這全集印刷得十分富麗堂皇，全部共五十卷，定價一萬尼拉，出版所是得到了政府的補助纔能夠把這全集完成出來的。這偉大的唐南遮全集的出版計劃曾經惹起了羅馬教王的激怒，下了命令禁止這全集的出版，因為加特力教徒對於異教思想向來是極端反對的；但在事實上，已經獲得了全國乃至全歐洲的男女青年的熱情的共鳴的唐南遮氏，却並不因為腐腐無能的羅馬教王的反對而遂減輕了他的赫赫的令名於萬一。

加普利愛烈·唐南遮氏，是十九世紀世界文壇的最偉大的殿軍，同時是二十世紀新世界文壇的驍勇的生力軍。他的血管裏流着南國的英雄的熱情的血液，但同時北國的理智的觀照和人間性的視察，也同樣的被保存在他的偉大的許多作品裏面。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新寫實主義者，他的纖細的心臟的脈搏，和他的毫無假借的現在透視，是把那無論怎樣深奧的人間的秘密和微妙的欲望都給觀察出來。在他的作品裏面，並且有一種在其他的許多偉大作家的作品中所沒有的東西，那就是一種力，一種超人間的偉大的力量。這力量，像火山所噴出來的火，像狂風暴雨，像雷，像電，像飛瀑，像天上的太陽，像奔馬，像開足馬力的機關車。這力量，能夠把和他接觸着的許多青年男女的勇氣與熱情提起來，提起來，並且能夠把這被提起來的勇氣與熱

情引導向一個目標集注了去。唐南遮之所以爲唐南遮，唐南遮之所以爲全世界最大的文豪之一，唐南遮之所以爲全意大利的黑衫的少年男女鬥士所愛戴，所崇拜，所奉爲法西主義文化的代表的領袖，就是因爲他的許多作品裏面潛伏着這一種力量，就是因爲他是一個力的說教者。我們祇要從意大利法西斯帶的黑衫的健兒們進聖羅馬的時候所高呼的口號——「爲了我們的意大利！爲了我們的阜姆！爲了我們的英雄詩人唐南遮！」——看來，那末我們對於這位法西主義文豪唐南遮在意大利的偉大的地位和他的不朽的威權，大約可以想過半了。

意大利熱血詩人唐南遮

阜姆獨立宣言的大獅子吼

一 但丁廣場的風雲

是磨擦過一般的晴朗的南歐的天空。

在日曆上，是快要入春的二月之末；管控着饑餓的高峯，躺在溫暖的南歐亞德里亞海的暖流前面的小港市阜姆之街，那矗立着的古風的寺院的塔，和破風造的別莊，都巍巍然的浮出在紺碧的天空中，油畫一樣的靜峙着。

然而，這正是歐洲大戰的劫火，剛剛停熄了的一九二〇年。

在這四周風物秀美的小都市阜姆，如果伸足踏入市街裏面去看一看，那末就立刻可以知道這個人口雖不滿三萬的市街，在那中央的有名的但丁廣場裏面，現在正有一陣無底的力強的民族的

大狂風快要飛舞起來，壓迫上來。

『停止！要到那裏去！』

雄赳赳地緊握着那上了刺刀的步槍飛一般的跑出來的，是穿奇青色軍服的英勇的意大利的擲彈兵。還有亞魯比斯的突擊隊。穿着黑襯衫套着白褲的，是決死豪膽兵。也有年紀老了的兵士，也有十二三歲的少年兵。大家都同樣的眉宇軒昂，眼眸流動，連一隻小狗也不給私逃了那樣嚴密的警戒着。

那近邊的一帶的商店，所有的招牌都塗了黑色，大齊特書的寫着激烈的語句。電柱，街路樹，牆壁，無往而不貼上傳單，標語。

『意大利呢！？死呢！？』

市街是浸在興奮的漩渦中。

但了廣場的指揮台上，是貼着『意大利呢！？死呢！？』的標語，和陳列着參加阜姆決死隊的勇士們的肖像。

啊啊，那擺在中央的第一大的照像，正是熱血詩人唐南遮！無論是賣圖畫明信片商店的面前，也把英雄唐南遮的肖像代替了風景畫片。無往而不見唐南遮！

「啊呀，唐南遮的飛行服裝的英姿！」

「這是詩聖的面影！」

無論是兵士，是小孩子，是婦女，都必集在陳列有唐南遮的照像的店前不肯離開。阜姆的旋渦的暴風的中心，是活躍着英雄詩人唐南遮！今天正是他起草「阜姆獨立宣言」的神聖的可紀念的日子！

二 意大利的生命綫阜姆

叫做阜姆的是怎麼樣的地方呢？

如果是問「世界的噴火口究竟是在那裏呢？」的話，那末賢明的讀者諸君一定立刻就答道：

「在歐羅巴的噴火口是巴爾幹諸邦。」

巴爾幹誠然是歐洲的噴火口。我們不用遠溯古代的歷史，祇看一看那意大利與土耳其的戰爭的事，查勤巴爾幹戰爭的事，和在世界大戰中捨棄了三國同盟而加入聯合軍的事，就可以知道這完全是爲了要確立巴爾幹地方的民族精神的原故。

原來，意大利之東亞德里亞海對岸的阜姆地方，是羅馬帝國的領土。代替了大戰前從歐洲破

驅逐了去的土耳其，奧大利匈牙利兩國在那地方劃開了國境的，是已經種下了莫大的錯誤。

這理由，是祇要去看一看那以阜姆為中心的居住於玻拉和賽拉的民族就立刻可以知道的。

『捧柔魯訥（好早晨）。』

這豈不是操着明快的意大利語的拉了民族麼？

惟其因為是這樣，所以在歐洲大戰中德奧同盟國正以英法俄聯合軍為對手而血戰着的中間，本來是三國同盟之一的意大利，卻袖手旁觀的不肯上前去幫忙。

『現在，世界是在暴風之中閃過了。祇有意大利，是這暴風之中的唯一的明星。我們非把利益與策略的觀念捨棄了不可的，清冽的羅馬之血，重新結晶的時代是到來了！』

矗立在羅馬政廳的壇上的唐南遮，對於向左呢向右呢這樣迷途不決的意大利國民貢獻了大方針，毅然發動那『羅馬的蒼鷹』的意大利精兵，參加進當時情勢險惡的聯合軍的陣營去！

『振起呀，羅馬武士的後裔！』

英勇地捨棄了鋼筆，穿了飛行服裝的老詩人唐南遮，出現在前線的陣頭。

自家馳下蒂巴魯齊亞的大平原來和奧大利軍血戰，乘着名飛行家拿達烈·巴里的飛行機，毅然地試行敵人首都維也納的大轟擊，和暗夜中疾馳着水雷艇襲擊敵人的坡拉軍港。

「唐南遮真是神軍！」

「詩聖唐南遮是軍神馬魯斯的化身！」

熱血的意大利士兵，都奮勇與詩聖唐南遮共死生而奮戰着。把奧大利軍從國境驅逐了去，同時即是把坡拉和阜姆等失地恢復了回來。素來惱恨於奧國的唐政的同胞的拉丁民族，是爲了自國的國旗的重新樹立而歡欣鼓舞的。

三 熱血詩人的再起

經過了五年的悠久的歲月的歐洲大戰，正義的聯合軍終於浴着了美麗的勝利的光輝。

意大利的優勝的決死隊，和勇敢的決死豪膽兵，長驅而下把亞德里亞海沿岸的奧匈軍完全驅逐了去，回復了古代羅馬的光榮，在阜姆和坡拉的天空高高的翻着三色旗。

「我們的同胞，是爲了意大利的光榮而戰死！」

「用寶貴的血買來的阜姆！終於是我國的領土呀！」

意大利國民的歡喜達到了絕頂。在一九一九年，意大利國民對於應該進向以凡爾賽和和平會議爲中心的正義與民族自決的正道是十分確信着的。

然而，以參加大戰爲口實，從而向歐洲伸出了魔手，滿懷着野心的，則有北美合衆國這一個國家。牠是看出了歐洲的和平尙沒有穩固，無論打勝仗的或是打敗仗的，都爲經濟所苦，於是很巧妙的利用了牠的富力，以金錢來操縱一切。

「民族自決，這是再好沒有的事。亞德里亞海沿岸一帶，斯拉夫民族的數目相當的多，所以在那裏應該建立一個新的斯拉夫國家……」

美國委員是這樣的向凡爾賽和平會議提案，不消說提議建立斯拉夫國家，是要市恩，並且伸張自國的勢力的蓄意。

那時候的意大利，雖然是打了勝仗，但國家社會的一般經濟狀況已瀕於破產。里拉（意大利幣）的價格一天比一天下降，在不定的社會中過激思想日漸擡頭。政治家祇是爭權奪利。政黨祇是從爭於政權的爭奪，蠢蠢然僅以迎合大國的意旨爲職志而疲於奔命。

看見了這種情形的美國，遂進游詞於英法二國。

「像意大利這樣的貧乏的國家，擁有這樣廣大的土地，這對於世界的和平是有妨害的。所以像阜姆等地方，如果編入斯拉夫國家那纔是正當的。」

這提案，遂在凡爾賽會議席上被決定了。和平會議的委員，是「爲了確保歐洲的和平，以編

入新斯拉夫國家爲目的，駐屯於阜維的貴國警備隊，請於九月十二日撤退。」——這樣的通告意大利政府。

意大利國民還是信任着政府的。

「喂，據說是我們的兵隊要從阜維撤退的！」

「不要說笑話，戰友的白骨在草場上隱暗泣着呢！」

亞魯比斯的擲彈兵們，聳肩發怒的交談着。

大戰之後，靜悄悄地在加魯達湖畔休養的老詩人唐南遮，一邊看看一天比一天加劇的英美的壓迫，一邊胸中燃燒着愛國的烈炎。

「喂，麥尼德！政府的態度怎麼樣呢？」

唐南遮向麥尼德·慕沙里尼這樣的發問。那時候的慕沙里尼，還不過是未成名的愛國一青年而已。

「呀，有電話。」

很響朗的叫起來的桌子上的電話鈴。看着看着，慕沙里尼的額上逐漸陰鬱了。

「真糟糕！政府是……說是已經簽了字了。阜維除了放棄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這樣的在聞

議上被決定了。』

『……………』
老詩人唐南遮。悄然不發一語的離座而起。

接着第二的報告也到來了。說是守備阜姆的光榮的烈齊拿旅團的女王聯隊，限於今宵，不得不從阜姆撤退了。

詩聖唐南遮十分嚴重的站起身來。一邊穿上了軍服，一邊眼裏燃燒着烈火一般的愛國的至誠。

四 月下熱叫

澄清的天空，高懸着皎皎的仲秋的明月，寒冷的沉沉的夜氣，水一般的沁人的肌膚。在那坦坦的亞德里亞捷克的海岸路上，萬象是一抹的深清，現在擣着沉重無力的脚步聲跑了來的是從阜姆撤退的女王聯隊。蕭默的忍氣吞聲的這一枝軍隊被包圍於疲勞和絕望，銃劍在悽愴的月光下閃爍，光榮的女王旗捲了起來，慢慢地跑回到了崙基村。

『阿阿，什麼地方起了爆音的。』

「什麼，現在聽起來好像是自動車……」

「是自動車，是自動車。」

「呀呀，是唐南遮呀！」

看呀！失去了阜姆就是失去了意大利的生命，熱中於愛國的雙頰和夜氣突擊疾馳而來的唐南遮，突然的把自動車停住了在女王聯隊之前，屹然的起立在車上。沿着滿身的月光，悲憤填胸眼曾欲裂的詩聖的英姿，是天使米加愛爾的化身一般的閃爍着光輝。

「諸君呀！這裏是崙基村。諸君如果從這裏再後退了一步的話，那末就請用槍彈，向着這胸膛，向着我這胸膛射擊了去吧！諸君如果不踏着我的屍身而後退，那末就請和我一起的回到阜姆去！阜姆，阜姆是由羅馬民族的血凝結着的土地呀！爲什麼要撤退呢？和平嗎？但是和平現在還像熱鐵般的運命的鐵槌，現在還在鐵砧之上把和平鍛鍊着哩。並且一個的男性的巨腕握着這鐵槌，浸向亞德里亞海裏去的還沒有哩。那些沸沸然的從水中昇上來的批評和非難——列強的壓迫就那樣的可怕嗎！諸君究竟有沒有勇氣？獲得阜姆呢，還是獲得死呢？繼續奮鬥下去呀，和我同志的伴侶！」

烈炎一般高叫着的詩聖，再度響起自動車的高爆管駛進阜姆去。

「回到阜姆去！」

「唐南遮萬歲！」

渦流般的高叫，再度翻起的女王旗（聯隊旗），於是全隊都「向右轉」了。進軍的足音是勇敢，步伐是輕快。

九月十三日的黎明。

「呀啦，阜姆！」

「死呢？阜姆呢？」

到阜姆去！到阜姆去！全隊都浩浩蕩蕩 大行進，大突進。

以引渡給斯拉夫國家為名目，從新排着營陣的美國兵和英國兵，受到了女王聯隊的反攻，忽然陷於大混亂，紛紛的遁入了泊在港內的自國的軍艦裏去。於是曉之空再飛翻着意大利的三色旗。

「唐南遮占領了阜姆了呀。」

「女王聯隊的逆襲。」

「我也參加進去！」

亞魯比斯山地兵，羅馬義勇軍，熱心愛國的人們，無論是兵士是市民都紛紛的疾馳到阜姆去參加戰鬥。也有詩人，也有畫家，也有婦女。阜姆的義勇軍一天比一天的逐漸增多。

五 死守一年時至矣

吃驚於出乎意料之外的突變的意大利政府，一方面向英美搖尾乞憐，一方面慌慌張張的派遣賽拉軍港的米魯羅提督，實行阜姆的封鎖。

但是事情是十分的滑稽，天明了看時，負有封鎖阜姆的任務的軍艦一隻一隻的不知去向了。原來以大戰中單身抱着魚雷向奧國海軍威脅的快男兒李芝奧艇長指揮着新式戰鬥艦「但丁·亞魯牙尼阿號」馳往阜姆參加義勇軍爲開始，二隻的巡洋艦和三隻的驅逐艦，都相繼的駛去參加阜姆義勇軍了。米魯羅水師提督還這樣說：

『當然，說及了命令，我是實無旁貸的。但是唐南遮實在是偉大的人物。無論怎樣說他都是一位偉大的總司令。我們的政府如果得到像他那樣的熱情的一半，那末也一定不會把已經占領到的阜姆決意再放棄了的。』

然而意大利政府的態度是愈加軟弱，英美的干涉一天比一天的強化。

然後經過了一年，阜姆的地位終於終於鞏固了。

X

X

X

筆鋒折回到篇首所述的，但丁廣場的場面。

「是唐南遮呀。」

「就在今晚，唐南遮要向我們說明他最後的決心。」

「終於終於把覺悟的決定了呀。愉快，愉快，堅守着阜姆，聖潔的就死呀。」

「這是老早就覺悟了的。」

「去看呀，去看呀！」

羣衆很快的跑向但丁廣場去。有兵士，有老頭子，也有少年人。去看呀，到唐南遮的起居

室，克蘭特旅館去！

克蘭特旅館位在大街的正面，是唐南遮的參謀本部。

「喂，是愉快的事呀，終於要發表『阜姆獨立宣言』啦！」

「是的。在這裏要再建偉大的羅馬的。」

「趕快去聽聽熱血詩人唐南遮的雄辯。」

在暮色蒼茫的但丁廣場上，這時候阜姆義勇軍已經是連動一下身子都不能夠般的滿滿的塞住了。

森嚴的門衛，嚴重的裝束的衛兵，佩着劍，二三重的警備着的克蘭特旅館的一室——這是熱血詩人的起居室。

年紀已逾六十但看起來還很年青的緒顏光頂元氣十足的老詩聖，穿了飛行大尉的服裝，伏在起草獨立宣言的案上揮動鋼筆。後面的壁上，高懸着阜姆進軍的戰死者四名的飛行隊將校的寫真，寫真的周圍裝飾着美麗的月桂樹。

「一切已經預備好了嗎？」

「預備好了，此刻請開始。」

放下鋼筆站起身來的唐南遮，在說出今宵最後的決心之前聳動雙眉，氣宇十分的軒昂。他突然把窗子打開來。窗外天上的燦然的星光，好像指示着那迫近上來的運命似的，閃閃的閃閃的……

像大地的咆哮一般的，那窗外的千萬的羣衆的熱狂的呼聲……

六 阜姆獨立宣言的大獅子吼

擺設的宴席，是面着露臺的大客廳，坐在了字型的桌子正面的是熱血詩人唐南邁。後面，隔着另一露臺，滿場的羣衆正在待望着。

圍坐在長方形的桌子四周的，是二十六名的空中的勇士，阜姆的飛行隊員。香濱酒的拔去瓶塞的砰砰然的聲音氣勢十足的響着，唐南邁左顧右盼的叫出天真的叫聲，是雜談，唱歌，靴音。大家都是誓同生死的勇士們。是充滿着和氣的毫無間隔的伴侶，是英雄們的歡宴。決死隊唱起了戰歌。戶外的羣衆和着，一同唱起來。

唐南邁立起身來。叫出古代羅馬人的喚聲，

『噯呀噯呀』的喚聲。於是大家一齊起立。

『阿啦阿啦，噯呀噯呀！』

『萬歲呀，意大利！』

慢慢地走進來的是二個婦人。她們的手裏，捧持着一面藍地繡金的繡着蒼鷹的雄姿的壯麗的旗。

『我們，爲了表示我們對於全意大利的指導者，愛國詩人唐南邁的偉業的感謝的萬分之一，

從遙遠的威尼斯的封鎖線突破，老遠的跑到這裏來呈獻上這一面獻旗。」

是勇敢的婦人。一齊的鼓掌。外面的羣衆噯呀噯呀的高叫起來。

唐南遮再度的起立，左手接着這一面出現着古代羅馬的振翼的意大利蒼鷹的雄姿的大旗，右手握着纏在旗下的紅色的帶子。

慢慢地跑進了露臺，於是詩聖高聲讀着寫在旗的帶子上的詩句。

你的搖籃是羅馬，

你的宣言從崙基村起始，

所以你的光榮要在阜姆騰輝！

是突發的歡呼……

「阜姆，意大利，噯呀噯呀！」

「守住阜姆，不然就是死！阿啦阿啦……」

飲宴着的勇士們，也一齊跑到露臺上來。

看呀，唐南遮高高的舉起了右手了。

像大海的波濤一般的騾雞的聲音，從羣衆間生出。然後是一句也不會遺漏的，鎮靜了下去。

「諸君呀！」唐南遮喊出來了。

「我們，當八月九日之朝向維也納攻擊之日，我們是向着敵人作何語呢。」看呀，那運命的潮正向着鐵砧上的我們追上來呀。」但是，在當時，我們是確信着那十一月四日的和平的。秋天的收穫是在於夏天的光輝，然而今日的意大利究竟是怎麼樣的呢。這與其說是光榮，說是勝利的喜悅，毋寧說是不祥之兆之更近於事實的吧。在那夏天的午後，爲深憂所緊張的國民間的暴漲起來的誇勝之念，現在到何處去了呢？朋友呀，請給我記憶起這件事情吧！」

羣衆又突然的喧嚷着。

「是的，這是叫做意大利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傢伙所闖出來的災禍！」羣衆中有人這樣叫了出來。

唐南遮再繼續下去。

「今天我接到了從政府打來的電報。說的是英美的眼迫日甚一日，我們不能不把阜姆來放棄了。政府並且對我說，你應該早一天的退出了阜姆，勿使國步艱難的意大利一蹶不振呀。諸君呀，我是爲了什麼纔到這裏來的呢！爲了什麼要以全生命來堅守阜姆呢！豈不是正因為知道了意

大利的國步艱難的麼？如果恐怕英美的壓迫，把阜姆放棄了，那末那個戴着斯拉夫的假面具的美國一定毫不客氣的伸出鐵爪向意大利來的。除了自國的富強之外什麼都不置念的餓狼一般的美國不消說是要借了正義與和平的美名，來蹂躪歐洲各國的。美國的正義，美國的和平，那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正義與和平。他的鐵爪如果一度伸展到意大利來，那末諸君呀，亞德里亞海恐怕永久不是意大利的領海了呀！我們所流的鮮血，所腿的屍骸，什麼時候纔得到酬報了呢！失去了阜姆，就是羅馬的敗北，就是意大利的生命線的切斷！我們要定下決心無論如何也不從這裏撤退！阜姆是要獨立起來的！不憑藉那無可奈何的意大利政府的力量。真的愛祖國的諸君呀，請振起羅馬武士的後裔的神力，就在這裏宣言阜姆的獨立！」

哇呀——荒狂的怒潮一般的叫喊的巨波。

「戰士呀！即使是劍折斷了也不要離去陣地！飛行家呀！即使是機翼破壞了也不要把舵折回！諸君呀！像火炎般的鷹車般的突擊呀！時機迫切了！這時候，這夜裏，我說道，「阜姆是獨立了，這是爲了意大利的更生呀。」我們的真的意大利是美麗的！我們的祖國是美麗的呀！所以，這是值得我們獻身犧牲了生命的呀！」

聽衆的胸跳躍着、眼眸生輝，身體震動。熱烈的雄辯在他們耳畔燃燒。

「呀，這個」這樣的說了，唐南遮的身旁的一人就高高的捧上了一個酒盞。是表示那愛國之赤忱一般的紅灑灑的葡萄美酒，是唐南遮所命名的陳年老酒「山家之血潮」。

看呀，這個偉大熱烈的儀式！幾十枝的手臂，個個都向上舞動着光芒射人的匕首。下面，是「我們謹以碧血爲誓」這樣的寫着。

高舉起酒杯的熱血詩人唐南遮說道：

「諸君呀，死呢，意大利呢！？究竟選擇那一方面呢！？堅守着阜姆豈不是最偉大最光榮的嗎！？

噫噫（古羅馬誓詞的尾聲）！」

於是一口氣把杯中的酒飲乾。天爲之崩，地爲之裂。大家從腹底叫了起來。

「萬歲萬歲，意大利！」

「阿啦阿啦，唐南遮呀！」

「噯呀噯呀，噯呀噯呀，噯呀噯呀……」

就這樣，阜姆就獨立了。於是意大利的生命線確保了。

熱情詩人海涅的生涯及其思想

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石上，

飾着詩人的月桂冠，

我祇希望飾着戰士之劍與帽子！

薄命詩人哈因律希·海涅，同時是革命詩人，是熱情詩人。

詩人海涅之所以成爲一個革命兒，成爲一個反抗兒，成爲一個風雲兒，成爲一個漂浪兒，成爲一個時代的諷刺者的，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的個性、他的素質使然，一方面更加是由於時代的背景與生長的環境有以促成之。

像海涅這樣程度的，在二元的矛盾之間終其一生含辛茹苦的詩人是很少有的。物質與精神，

理想與現實，愛與憎，熱烈與冷靜，自尊與失望，這種種的矛盾的兩頭的惡蛇，不斷的把他迫害凌虐，他的一生的二元的痛苦，對於他毋寧是宿命的沉哀。作為猶太人種而生於德意志的邊境的他，在出生的時候已經是被締結於猶太教主義與基督教主義的桎梏了。並且在一七九七年他最初舉其呱呱之聲的萊茵河畔的留滋賽爾德爾夫市，本來是德意志領地而在當時却是屬於法蘭西統治下的地方。所以，德意志的與法蘭西的，是在他的全生涯中把他拉向兩端去的粗大的繩索。在那中間，——直到了蓋棺為止——他是怎樣的長期的與這宿命的痛苦戰鬥着的呢。

「自己是生當懷疑的十八世紀的末期，並且我的幼年時代，不僅是法蘭西人，還是生於被法蘭西精神所支配着的都市。」

他在他的「備忘錄」中是這樣的述憶。

他的母親，他的父親又是成爲兩極端的勢力。母親是賦有德意志風的精力的實際的性質，由於她是存着把兒子造成一個官吏的心理，所以先命他去學法律。反之，父親是賦有法蘭西風的輕快的享樂的樂天的性質，對於兒子的教養並不給與何等的有效。在這樣的空氣裏面，詩人海涅開始他的人生首途。

移居到哈慕布爾克地方去的，是詩人海涅的十九歲的時候。在那裏，他的叔父莎羅蒙是經營

着盛大的商業，得到了叔父的幫助，他從事於法律的修業，曾經有一個時期他夢想着將來他要成爲辯護士或爲學校教授，爲人間世的種種活動，但在不多時之後他是知道自家的素質完全向着別的方面進展了。那就是他對於常時把德意志支配着的自由戰爭詩人西恩堅德爾夫及斐烈等的愛國的詩歌十分心醉，他自家也想要謳歌祖國的名譽，信仰着祖國的光明的將來，次第的露出了他的詩人的鋒芒來。

生來是理想家是藝術家的海涅，他之所以被牽惹於這個哈慕布爾克的町市的，並不是因爲他對於商業和學問的憧憬，根據他自家的詩人和通僧的自白，他對這町市之所以依依不捨的毋寧是對於那「金星」的初戀的愛力。所謂「金星」的，就是他叔父的女兒亞瑪利愛·海涅，她那美麗的金髮和明眸老早已經在我們的多感的詩人的身上投出了征服的力量。他在他的愛歌裏面，把她作爲女神般的推崇着。作爲這愛歌的答禮，她把金髮的捲毛剪下來惠贈給他，他於是覺得這是地上的無上的果報者而深自喜悅。

然而幻滅與失望正是海涅的宿命。還不滿三個月，「金星」的女神是向着他說明金髮的貽贈是遊戲的，那不過是對於他的愛歌的冷笑，本來她對於他是並不曾持有何等的心情的。這意外的嘲弄，對於我們的年青的詩人正是晴天的霹靂。失戀的黑印，是難以消磨的捺在他的胸上，這痛

苦的經驗的殘痕，永遠在他的詩篇上面投了一個黑影子。

我曾經夢見，我曾經夢見，

我曾經夢見那戀之焰，

那美麗的捲毛，

那長春樹，那木樨，

那嫣紅的唇與清苦的字語，

那哀歌的哀調。

風消夢醒，

我的可愛的夢像也跟着消失

遺留在我這裏的，

僅有那曾經燃燒着的，

飛灑於柔膩的歌聲中的餘韻。

夢，十分奇異又十分可怕，

她把我歡愉，也把我威脅，

到如今，可怕的陰影掛在我的眼簾，

在我的胸中波濤起伏。

在他第一詩集歌本的前半裏面，是瀰漫着這樣的對於過去的惡夢忍痛的悲哀的調子。他把那時候他的發狂般的心情稱爲「內面的之死」。他是「詩歌已經消沉於靛色的幻像中了，呵呵，這是何等高貴的犧牲呀！」這樣的絕叫着，他既沒有把昔日的戀情一掃的力量，並且被那對於難以再得的東西的強固的執着與憧憬所牽引，於是孤影悄然，苦思獨抱，繼續了幾年的酸苦的生涯。然而，把他造成爲一個獨特的抒情詩人的，那主要的原因正是這悲苦的失戀。

他把他這種失戀的苦惱，想要在哈慕布爾克市的夜的歡樂生活中忘却，然而這個反而使他增加了許多寂寞與懊惱。當時把他的心從絕望的深淵裏面救出來的，毋寧是和他自己的運命類似的拜倫的詩的潛入。就這樣，他對於作爲詩人的自信的微光是逐漸的認識了出來。

一八一九年的夏天，他終於離去了這個「苦惱的搖籃」的哈慕布爾克市，因爲得到叔父的補助他進入蒙市的大學裏去學習法律。但是他那生成的藝術家的空想在當時依然是更加更加伸展出

趑躅來：把他更加強固的牽引着的，不是法律而是古代德意志的歷史，和祖國及南國的民謠。羅曼諾克的諾將比爾海爾姆·修茨格爾的影響，把海涅更加助長於浪漫的傾向，和他那詩人的自覺提高同時，羅曼諾克的世界主義的傾向是給與他以把藝術的眼光擴大的力量。

上面我曾經說過海涅是革命兒，是反抗兒的。對於生來就持有深刻的執着的海涅，這正是一種的運命。和這同時，在他當時的環境與時代的背景正是把他助長的事也是不可忽視的。

他本來並不是所謂自由戰爭的詩人的，但在當時對於自由對於祖國持有偉大的感激的他，在那由於愛國的精神而組成的學生聯盟裏面是有許多許多的知己朋友。然而，當一八一九年十月他參加克羅逸麥爾地方戰勝紀念祭的時候，他是附加着極端的不愉快的訊問的。並且在翌年五月看見了蒙市的學生聯盟依從當道的命令被迫解散的海涅，對於當局的狹量與牧師的政治干涉，他又懷着他人不知的反感。這種種的心理，伴着當時在胸中覺醒來的一種的懷疑思想，在他的心裏植成了根深蒂固的反抗的鬥爭的思想，把次第的造成爲一個世界主義者。他的有名的擲彈兵的詩，就是在這樣的思想轉換期中產生出來的作品。

爲了要繼續研究法律再度移居於格魯堅地方的海涅，比較法律母寧是對於古代德意志的精神

及文學的愛好更強固的牽引着他。但在不多時之後他對於現在的德意志是招來了諷刺與輕視，「呵呵，德意志國家呀！櫻之國呀，遲鈍之國呀！」他是這樣的叫喊着。終於他對於學生聯盟也發出輕蔑的呼號，甚至惹起了決鬥打架那樣的程度。

這時候更加強烈的咬嚼着他的心的，就是他聽到了那個曾經把他陷入於苦戀的深淵裏去的昔日的情人亞瑪利愛的許嫁的消息。當時他的戀愛悲劇的抒情詩是達於最高潮。在他那一時想要自殺的眼裏，現在清淚也乾涸了，從那無底的悲哀與絕望中湧出來的詩聲，却是刺骨一般的冷笑與諷刺與幽默。聽見了那個可憎恨的戀人的許嫁的消息，他是遙遠的跑回到哈慕爾克地方去，在那個難忘的人的家宅的門前度過了迴腸澀氣的一宵。

從一八二一年的春天開始的他的柏林生活，在那音樂哪宴會哪舞蹈會哪社交會哪等等都具備着的大都會生活裏他是受到了明的方面與暗的方面的甚深的影響，但是在這裏他所特別痛感到的問題却是人種的差別觀念的問題。作為猶太人而屢屢遭受到雅琪的輕視的待遇的他，凡事都表示他的憤懣與反感，「我與這樣的儕輩是終身不能成爲兄弟的」他是寫出了這樣的信給他的友人的。尤其是看到了昔日的允許猶太人享有同等等市民權的法令之一部已被撤廢的時候，海涅是感到

了己身好像被社會所放逐一般，他的憤激更加吐露出火燄來。在這裏他的人種的感情俄然覺醒起來，把對於往來永年被虐待的同種人的同情結合強固，逐漸的增高他的反抗的氣分。他的參加「猶太人文化科學學會」，在那機關雜誌上執筆爲文甚至到各處去宣傳的，就是在不多時之後的事情。

他的對於異種人的反感，即時變成爲對於基督教的反感。他於是對於基督教破口大罵出來『這污穢思想的臭蟲！自從一八〇〇年以來以爲是快要被踐踏了的，那知道到了這時候還是毫不變易的把我們可憐的猶太人的空氣弄污濁的呢！』是這樣的憤恨的罵着。他決然的離去柏林，跑到留匿麥爾克地方去。在這裏靜靜的想起了一身的將來，前途毋寧是暗澹的。叔父所應許的三年的修學期間已經過去了，現在還沒有學成的希望。還是到學校裏去繼續修業呢抑或停學呢，還是到巴黎去流浪呢，抑或是做成一個外交官呢，他是這樣的陷入了生活的迷途。這時候唯一的把他安慰的，就是在那一年十二月他的詩的一冊在曼德爾社出版，出版之後從他的友人依森梅爾曼及斐格受到了有理解的批評。

我的心，我的心是悲苦，

雖然被這五月的清麗的陽光所照射着，

我踽踽倚於菩提樹下，
在那高高的古城的旁邊。

我的胸中是海一般的洶湧，
也有颯風，也有潮汐，
雖然說是有美麗的真珠，
然而深沉海底。

像上面的這一首小詩，像那所謂「不知爲什麼祇是心哀」的他的有名的羅列河畔的放歌，和被收於歸鄉集中的那些多感的抒情詩，都是反映着當時的海涅的心境的作品。

這時候年紀已經達到了七十歲的高齡，巨星照耀於威瑪爾的上空的詩聖歌德，和我們多感的年青的詩人海涅的交涉，是十分強烈的不得不惹起了人們的興味的。

海涅是老早已經由於友人依慕梅爾曼及女友克利司亞妮等的刺激而傾倒於歌德的詩才，舉

凡歌德所有的作品他差不多完全讀破的。所以他在歸省的途次，終於到威瑪爾去拜訪這位老詩人。然而那結果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和歌德對面的瞬間是打算用希臘語來談話的，但是等到他注意到歌德是用德意志語的時候，他是急速的改用德意志語。他對着這位老詩人祇是覺得傷促不安，談來談去祇是說着酒的甘芳這些無聊話而已。

「足下在這威瑪爾地方此外還有什麼公幹呢？」

「沒有的，我的腳踏入了閣下的家宅的大門之後，我在這地方的公幹是完全了。」

「現在，是在做着什麼工作呢？」

「是想要寫我的浮上德。」

是這樣的冷淡的會話。

對於當時還在煩惱於自家的浮上德的歌德，這一介的青年的來訪，大約是感到頭痛那樣程度的吧。對於這青年所說的話大約是當作未生卵的鷄的叫聲那樣程度的聽着吧。就這樣，這大小二星是冷淡的永遠的離別了。

「所謂有名的人這東西，接近了君時都不過如此的。」海涅對他的朋友莫賽爾這樣說。「總之歌德與我自己，因為那異種性的相互的碰在一起是形成二種不同的本性。他是把理想亭變的

人，而我自己是渴仰於理想的人。然而這個渴仰者的生活與這個把七十六歲的生涯在利己的滿足中渡過的人的生活，在或一瞬間是誰比較更為幸福的呢？『那祇有神纔能知道了這樣意味的話。總之在海涅的心中，智識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的二種的本性是時常戰鬥着，這個就是產生出了他的憤懣，諷刺，嫉妬，抑鬱的原因。』

像他自家所歌唱着的一樣，所謂背負着「世界苦」而忍苦生活下去的海涅，到了一八二五年也終於通過了那個討厭的卒業試驗，得到了博士的頭銜。並且由於從他叔父領到了旅費到北海岸去作保養旅行，多年痼疾的頭痛病也俄然治愈了，於是加入於貴夫人們的社交中去，生活的氣分突然明快起來。這個影響於他的詩篇的調子上又是可以看出來的。

比這稍前，海涅的胸中是懷着所謂二重的戀愛。其一即是對於海的戀愛，又其一即是對於昔日失戀的情人亞瑪利愛的妹妹德萊賽的戀愛。德萊賽的十分相似她的姊妹這一點上是先把海涅的心牽惹着的。

她很像我昔日的戀人，

尤其是當着她微笑的時候，

她並且持有那曾經使我不幸的，

那同樣的眼瞳。

在歸鄉集中他是這樣的歌唱着。這少女的溫情，一時使他忘記了過去的失戀的痛苦。這時候，他是和他那已經成爲人妻的昔日的戀人會見。當時他還沒有忘却他的滑稽的口吻。

『我今朝打算去拜訪某一位婦人。我和這婦人已經有十一年沒有見面了。世界上是傳說着我曾經對這婦人戀愛過的。她是格尼希斯麥爾克的斐利德連烈爾夫人，簡單說來就是我的從妹亞瑪利愛。』他是以這樣的調子寫成一封信給他的某一友人的。

同時一方面他對於海的戀愛是充分的成功的。他是能夠知道海所涵有的種種方面的事情的。在汪洋的海水中，他是能夠看出那和在自身的胸中一樣的鼓動，激昂，苦惱，平靜來的。他並且能夠把這樣的海的生命與氣分直接的注入於他的詩裏而去。海是把詩人海涅漸漸的引導向自然的懷裏，促進這生來的漂泊兒的旅情。他由於海的誘導於是到各處去遊歷，登哈律滋山，終於渡海而至英國。這漫遊的結果，以哈律滋紀行爲首屈一指，他是寫成了許多篇紀行和北海等宏篇。更由於在一八二七年出版的歌本一作，海涅的作爲詩人的名聲是完全確立了。

因此他對於文壇革新的氣息是頗爲粗大的。他對於自己是持有堅確的自信。他把這種見界從

簡單的詩文的世界擴大，渴仰於政治宗教的實際世界的革新的氣運。對於一個的夢的世界，人類全體新的夢的世界是在他眼前展開來了。他是和大象駱駝一樣的，把自己自命為步與革命的種子的。

「這是對於腐舊不生及愚鈍和暴力支配的神聖的戰鬥。這戰鬥的戰士是自己的使命。詩與實際問題的對比是逐漸成為重要了，但是詩不過僅僅是美的餘技而已。前時歌德西萊爾等等的文學論戰，那不過是藝術至上主義時代的混戰亂罵而已。僅僅是生活的外見的問題，並不是生活的本身的問題。然而現在的是生活那東西的最高的問題。革命是跑入文學的領域裏來了。鬥爭是成為真實性的了。除了斐奧斯之外，我自己恐怕就是在這文學的革命的鬥爭中的唯一的代表者吧。」

這就是當時海涅所抱負的氣焰。想要到哈慕布爾克去做辯護士，想要到柏林大學去做教授從事於實際活動的，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哈慕布爾克及北海岸的巴市展開了他那斯蠅色的氣焰來的，大約也是由於這樣的問題吧。總之他是把生來的不平與反抗心。現在都集中到革命的運動這方面去的。

在巴黎，當時恰是捲起了七月革命的黑雲的。於是海涅的憧憬是向着巴黎之空。加之在德意

志他的身邊是逐漸增加了幻滅與不遇的壓迫。由於他的改宗領受基督教的洗禮，不但沒有得到什麼預期的效果，反而被基督教徒被猶太教徒目為偽信者目為背信者而被排斥。戀人的德萊賽知道了他的改宗是把他捨棄而另嫁他人了。可依賴的米恩型大學的就職也因為世人對他的嫌惡而歸於水泡了。在詩集紀行中所表現的思想政治上意見，不但到處喚起了反對和攻擊，甚至有一部分受到了普羅生政府的發賣禁止。他的有刺的滑稽的舌頭，使許多的友人和親戚憤激不堪。對於當時把德意志支配着的黑格爾的實驗哲學他也以銳鋒相向，他對這些學者的嘲笑的结果，是被視為思想的異端者而從四面八方浴着攻擊之矢。比這稍前，他並且接到了永年依賴着的叔父與父親的逝世的訃報。

到了這裏他終於把背向着鄉國，下了跑往新的天空的自由的世界去的決心，被他自家所說的境遇之力所驅使，在一八三一年的五月他開始踏着巴黎的土地。

曾經涕泣於悲憤的失戀，曾經繼續謳歌着充滿了眼淚與嘆息與詛咒的感傷的抒情詩的多感的漂泊兒，現在是共鳴於那把一切舊的東西革新的革命的大交響曲，作着呼號着把思想文物改革的一戰士而出現於「世界之都」巴黎。

在巴黎的他的第一印象，是十分強烈而且新鮮的。對於拉夫安推房，盧騷，大拿破崙，及其

他一切法蘭西的偉大的過去的懷想，是潮水一般的在他的胸中湧着。尤其是比較一切都更有興味的牽惹着的，是聖西門的新的宗教說。

並且他的詩才與思想的傾向，是早被知於法蘭西文壇，所以在不多時之後他能夠和大小仲馬，俄蒂，巴甫札克，蕭爾治桑等文學家及蕭賓，利斯督，麥利奧斯，買愛爾麥亞等音樂家結交。他的多威的抒情詩，把法蘭西人的琴線挑動正是十分適宜的。並且在德意志文士所時常集中的「德意志哥羅尼」裏面，他俄然成爲偉大的人氣者。他常常到圖書館，咖啡室，畫堂等地方去散步。他又喜歡沉沒於繁華的巴黎的夜生活。現在他是從歷來的壓迫與危險解放出來，忘却了感傷的眼淚，好像大洋中的魚一般的，自由活潑的在這個思潮的旋渦的都市游泳着。

聖西門的學說使海涅對於社會宗教道德的興味受到強烈的刺激。這學說對於海涅，是能夠在他從來的德模克拉斯的見解與生成的貴族的藝術主義的中間找得了調停。這學說是主張把舊的不平等廢除，代替了這個，是期待着不尙因襲的由於個性的能力而築成新的階級。這就是促進民衆的向上的唯一的捷徑。

然而在這裏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海涅對於民衆的向上這問題，老早已經認爲是比較文化的問題毋寧是物質的方面更是先決問題。他在當時，關於這個革命的深刻的問題是給友人拉威馬寫

了如下的一封信。

『這問題，不是形式的問題，也不是各個人各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共和政體的移入或帝政的限制的問題，這問題我以為毋寧是民衆的物質的安寧的當面的問題。』

他是把他的急進的意見詳細敘述着。不過在這裏應該注意的，就是海涅雖然當時對於唯物主義這東西十分強調，但他却不是一個所謂單純的唯物主義者。他並不以為叫做人間之頑這東西爲了物質而犧牲，並不以為把人間的精神埋沒，他毋寧是以為把精神復歸於物質，把物質精神化，從而離開那舊來叫做神的那東西，使物質與精神的新的—致的出現。這個即是他所說的新的神性，是產生於我們的內部，我們的周圍的。這信念即是『隱的宗教』，即是未來的宗教——他是這樣的主張着。

移居法蘭西，海涅是開始真正的把祖國德意志客觀的了解。牠的長處與短處，牠的可愛的地方和可惜的地方，他都明顯的觀察出來。一八三四年，他出版 *De Tallinn* 一作。在這書中他雖然把對於德意志對於基督教的劇烈的攻擊都披露出來，但同時也不能夠隱住了對於故國的他的詩人的鄉愁。又在稱爲浪漫派的一篇評論中，他對於所謂『青年德意志』一派的詩人備極讚賞，稱他們爲新時代的使徒。

並且海涅在那稱爲法蘭西事情一文的標題下暢論着政治問題而通信於祖國，因此觸着了當時的政府的忌憚，不僅是嚴格的被禁止，甚至附加了他這論文今後禁止翻譯成任何國文字的条件終於奧大利公使對於「年青德意志」是向國會送達到這樣的訴狀。

「在這一班青年詩人的陣頭，是站立着哈因律希·海涅。用這樣的搗亂的調子在七月革命直後向德意志人中間進行宣傳的就是他。」

雖然是這樣，他在巴黎的名聲是一天一天的增高起來，集中了居留巴黎的德意志人的視聽。在莫萊魯夫人的商店中和夫人的姪女當時芳齡二十歲的名叫馬雅爾德的女販賣員開始了戀愛的。就是在這個時候。同時一方面對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宗教問題等的旺盛的興味，是一時把他的抒情詩的創作感興完全拋之度外。在生理上，這時候在他身體上是開始投來了一個暗影。由於惡性的傷風症的傳播，襲來了昔日的劇烈的頭痛病，甚至右手的二個指頭也陷於麻木的狀態了。

然而由於和馬雅爾德的同棲，他的熱情還是深深的燃燒着。他以民衆的苦惱爲自家的苦惱，他以對於民衆的社會的向上的急先鋒自任。

『我是利劍。我是火燄。請在我的棺上放着一把劍吧。我是在人類的自由戰爭中的一個勇敢的戰士。』

他是這樣的叫喊着。雖然被巴黎人所排斥，他終於作爲一個祖國的救助者而站立起來，終於作爲一個民衆的擁護者而站立起來。在祖國的「年青德意志」的標語，是所謂「爲了生活爲了政治的詩」，海涅和被他們這一班年青詩人作爲先覺者而信仰着，同時，在巴黎是被德意志的居留民們所感激而受到歡迎的。

然而在不時之後他是感到自家的絕叫的效果過於峻烈而自己生出驚怖來的。民衆是把他的叫聲認真的了解，把他推到實際運動的陣頭去。但是生來是評論家的他，終於不適宜做一個實際運動家。他的銳敏的想像把被解放的無拘束的可怖的民心的破壞力豫見出來的時候，他毋寧是感到了戰慄。他甚至豫想到這破壞力和摧毀舊的桎梏，同時，是要把藝術把文化並且把他自身也加以破壞的。這樣的站立在進既不能退也不得的境界上，表裏二面的矛盾與衝突使他的裏心更加不快不安。同胞是攻擊他的無信，他也成爲對他們應戰的形態。以前的親友美約爾及孟滋愛爾等，現在也成爲他的兇酷的論敵了。接着由於密告者的奸謀，他的著書在祖國被附加了嚴厲的檢查，詩集歌本也不免於這厄。

海涅究竟是一個多感的詩人，多感的藝術家。和他那樣程度的對於事物強烈的愛又強烈的憎

的人是少有的。無論是對於戀人，對於親戚，對於祖國，對於基督教，對於羅曼諦克，對於「年青德意志」，對於詩友，對於革命。

總之他所憧憬着所戀愛着的常常是傾向於偉大的特殊的東西。那性質與效果之是善是惡那並不是他所過問的。不過因為生來的強烈的感激性，所以他的愛憎的程度往往要逸出常軌。

並且那樣程度的關心於民衆的生活的海涅，他的藝術觀也不出藝術至上主義的立場。他自己曾經這樣的說：

「我自己的標語是如此：正和戀愛之目的是戀愛，人生之目的是人生一樣，藝術之目的也就是藝術自體。」

以近代的意味說來，所謂「爲藝術而藝術」，就是海涅的藝術觀。不過他正和加爾·格德格所說過的一樣，是從叫做詩的那東西取去了真面目與快活，代替了這個，是補入了諷諷與滑稽。

海涅的第二期的詩的創作不過僅有題爲夏夜夢及題爲冬天的故事二篇而已。前者是以踊熊的打亞·多烏羅蘭及其對手慕瑪爲主人翁，發揮其酒落味與滑稽與諷諷，對於德意志的宗教哲學政治生活加以諷刺。後者是一八四三年久別歸鄉時所作的諷刺的抒情詩，和以前的純情的抒情詩作風稍稍不同。

雖然從前曾經那樣程度的牽引他的心的法蘭西，因為最近去蘭西人對他的態度的不敬，他也漸漸的喪失了鄉愁之念了。尤其是對於舊鄉的病母的愛念之情與日俱增，他終於回歸永年不見的哈蘇布爾克去了。然而在舊鄉所見所聞的事物，更加更加增多他的幻滅，所以在不多時之後他又回到巴黎來。

然而這時候的他的痼疾是俄然加劇了。麻木的惡症甚至侵蝕到臉上及二手二足的筋肉，眼臉也漸漸的生出不快之感來了。

「我自己已經是再沒有可以攀登的高峯，可以接吻的婦人的唇也沒有了，可以味感到的燒肉也沒有了。我已經失去了咀嚼的力，小鳥一般的被哺餌。雖然自己現在仍然對於生成到愛着，但是這樣的半死半生的狀態正是難堪的。這個人間的歷史的記錄上的罕見的狂癩與不幸！」

他自家是這樣的嘆息着。陰慘的「蒲團的葉窠」，現在是成爲他的唯一的世界。我們的半身不遂的詩人的晚年的生涯是十分慘澹蕭瑟，極盡人間世的悽苦。

在這樣的被虐於病苦的詩人海涅的內界，却意外的出現着奇蹟的變化的，實在是值得注意的事。這個即是靈感的精神主義，是信仰的法悅。這時候的枯槁的面貌十分相似美麗的基督，這使

來拜訪他的客人們爲之吃驚。不消說海涅自從有生以來是不絕的關心於宗教的。但是到了晚年淨上他的心來的，却並不是基督教的神，仍然是猶太人的舊約的神。然而像在這時候一般的被襲於純一的宗教的氣分的在他一生中是沒有的。

現在他的心再不因爲外界的事物而煩惱了。一八四八年二月的革命，和克利米亞戰爭的消息已經不能夠感動他的心。常常懸掛於他的心中的，僅是遠在故鄉的老母和姊妹們而已。他的妹妹是從遙遠的地方跑來看望他。此外親屬舊交們來探望他的，是有哥哥的德曼瑪，朋友歌支愛，麥爾利奧斯等等。其中並且有從西涅麥恩地方來的名叫加米拉·賽爾丁的年輕的女郎。然而這個年紀近六十歲的瀕死的老詩人，對於這芳齡不滿二十歲的女郎，是感到了從自家的妻馬推爾德也不會感到那樣程度的強烈的感情，像他寫給她的信中所說的，正是表現若不減於青春時代的濃烈的愛情。

由於疾病，他的空想更加更加豐富擴大。他想像出在這空想的大洋之涯的年青的島嶼來。這一個即是在他的最後的敘事詩Amme中所描寫出來的世界。然而詩中的主人翁最後所看見的東西，並不是永遠的青春的蓬萊島，是湧着忘却的靈泉的死島。

通過於海涅的全生涯中的苦惱，是憧憬與現實的對立，是夢與生的相反。「敗殘的戀愛！」

「敗殘的人生！」這就是命薄的詩人海涅的最後的嘆息。晚年時他的感懷，在他那備忘錄中是斷片的被記載着。在病牀中的八年的長久的苦惱之後，到了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的朝晨，他終於在這個「悲哀之谷」斷了最後的呼吸了。沒有故鄉的這個漂泊兒是永遠醒眠於巴黎的孟瑪多爾墳場的一隅。由於他自家的詩句所寫成的碑銘，最能夠表現出他的靈魂的叫喊。

疲倦於行旅的人的最後的休憩場所，

應該是在何處呢？

是在那南國的棕櫚樹下，

是在那萊茵河畔的菩提樹蔭？

我或者會在什麼地方的沙漠中，

被不相識的手所掩埋吧？

或者是應該長眠於海岸的沙灘裏面吧？

總之聖神的天空是把我包藏，

無論是在地底或在海底，

然後那法燈一般的星星，

是夜夜在我的頭上閃爍。

哈因律希·海涅的生涯及其思想及其運命的姿態，是完全如上所述。關於他的抒情詩敘事詩及戲曲的斷片等等的部分的評論，在這裏恕不多述。本文的主要目標僅是要把在他的生涯中影一般的膠附着的苦惱之跡及對於當時的政治宗教道德等等的社會革新的他的關心與奮鬥的一般的姿態敘述出來而已。在那個法蘭西的革命時期，被位置於特別的素性與階級的他的詩人之豫感的銳敏，是最爲引起了現代人的興味的。

正和德渥斐依爾·俄德愛所說的一樣，像海涅的性質那樣程度的含着多量的矛盾的相反的要素的人是少有的。快活與悵愁，溫柔與峻烈，懷疑與輕信，感傷與諧謔，熱情與冷靜，古典的與浪漫的，這種種的對稱的素質他都有。一方的頰上是照着德意志的銀色的月光，另一方的頰上照耀着法蘭西的金色的太陽光的就是他。他和聖神的純情一般同時，是持有惡魔一般的惡氣味。無論是對於戀人，對於骨肉，對於友人，對於祖國，對於宗教，有時是極度的愛好，有時是極度的憎惡。並且他自身，是從同胞從友人從異性極端的被愛又極端的被憎。這個就是他的素質，他的運命。

「自己是德意志的一個詩人，被知於德意志。在我自己的詩歌裏面是交織着毒藥。然而除此

以外我是沒有其他的方法的。」

他自家是曾經這樣說。

然而，現在我人誦讀海涅的抒情詩，追懷他的容貌，想起了他那苦惱的運命來的時候，是不得不想起了他那最有名的蓮花的詩歌的。在那靜悄悄的夜裏，浴着銀色的月光，好像對於星空在憧憬着的孤獨的寂寞的開着的蓮花，正是那作為抒情詩人而生的哈因律希·海涅的芳姿吧。現在把他那蓮花的詩的結句寫在下面，以結束本文。

她姿色照人的開着。

玉立亭亭，寂默凝視着前方，

她芳香，涕泣，並且顫抖，

爲了戀愛，也爲了苦惱。

派德留斯基及其藝術論

——站在救國第一線上的波蘭前首相的獅子吼——

(上) 關於派德留斯基

生於波蘭的世界的鋼琴家

十九世紀之末，倫敦的樂壇上出現了一個波蘭人，是一個瘦軀長身的鋼琴家，在他的眼睛裏浮泛着北歐人共通的煩惱，他的秀麗的額上顯示出無限的人間愛。這個就是被虐待的然而不是不可侮辱的聖者之姿。

但是誰都不曾注意到這個壯年的波蘭人。因為每年從波蘭流浪到倫敦來的音樂家是不計其數的。

不過這個波蘭人每次向着鋼琴彈奏的時候，倫敦的樂壇是不得不為之驚倒。從他十個指頭所

彈奏出來的舞踊曲，和那滿含羅曼斯的小夜曲，狂想曲，聽衆們是不知不覺的被牽引着似的。

從這時候起，波蘭的偉大的鋼琴家依克匿司·派德留斯基（Ignacy Paderewski）的名字是成爲世界的樂壇所不能夠忘却的。他的天才每年增加光輝，他創作出許多不朽的名曲，被賦與了作爲音樂家的世界第一的榮譽。

然而派德留斯基是寂寞的。夜闌人靜，手指從鋼琴之鍵離開而沉思着的時候，浮出在他的念頭裏面的正常是已經滅亡了的祖國之姿。

寂寞歸故里，

見聞多沉哀，

祖國已淪亡，

盛衰問蒼涼！

哀哀波蘭土，

瘡痍竟如斯！

往事夢與煙，

傷心復有誰？

這波蘭懷古的哀調，是常常打擊着他的胸中而不能忘懷的。

波蘭畢竟是藝術之國。德，俄，奧三強國雖然能够掠奪去波蘭的國土，但却不能夠從波蘭人掠奪去了音樂與舞蹈。從這以後一百年間，波蘭的知名的藝術家是輩出。無論是波蘭狂想曲，無論波蘭舞曲，都是他們的所產。

「藝術是人生苦的表现。」

這成語用於波蘭人的場合正是十分適切的。寄托於悲嘆與愁苦而聲訴於全世界的正是波蘭的藝術。

鋼琴家依克匿司·派德留斯基氏是燃燒着人類愛的鬥志，洋溢着祖國愛的熱情而彈奏的。

然而世界人士是把派德留斯基氏看成爲僅僅是一個音樂家。並且即是派德留斯基氏自身，除了向着那個苦惱的鋼琴之外也是沒有誰可以告訴的。

像這樣的悶悶的日子是繼續了幾年。

從藝術的世界到政界

時機是到來了。由於前校繼續了五年之久的世界大戰，露西亞是起了革命，德意志是敗退，奧大利是分裂了。時乎時乎——波蘭人應該乘機振起的時候是到來了。

於是派德留斯基是乘時振起。他閉上鋼琴的蓋，奔走於列國之間，并糾合國內的同志。現在他已經不是直到昨日為止的音樂家的面影，一變而成爲果敢有爲的政治家的雄姿。並且一旦祖國的獨立運動成功，他是負有全國民的輿望，成爲第一任的首相。

全世界是爲之一驚。沒有祖國代表着波蘭的音樂家派德留斯基，果然成爲代表着新興波蘭的政治家。並且這一位世界第一的鋼琴家，是和他最愛的鋼琴一別六年，這中間他毫無寧日的投身於政界，從事於復興祖國的工作。

他實在是波蘭復興的恩人，是波蘭人的父親。

功名名就的他，在數年前是再度成爲世界的音樂家。目下他是在亞美利加繼續着演奏旅行。在那物質萬能的亞美利加，在那迷戀於功利主義的亞美利加，他還能夠超然的彈奏着他那古舊的舞踊曲和狂想曲，受到暴風一般的熱狂的歡迎。從這老天才十個指頭的拍按所演奏出來的調子，是把被物質所污蔽的亞美利加人的靈魂洗滌了。

祖國再瀕於危機

然而波蘭現在是再瀕於危機。對於沒有海的波蘭，祇能利用彈丸之地的坦澤自由市。此外是被扼於德意志領土的東普魯士。這地帶，是不得不成為波蘭與德意志的不自然的平衡的支點的。

現在握有德意志的政權的正是猛虎一般的希特拉。對於這個波蘭將怎樣的應付呢？和陸軍部長比爾斯基保持着調和，立於危機而料理國政的人材除了音樂家派德留斯基之外更沒有他人。這個正是全國國民共通的意見。足以和猛虎一般的希特拉之國對抗，波蘭是期待看這一位東山再起的恩人，七十二歲的老音樂家挺身而出任艱鉅。

把深切的愛國的熱情寄托於藝術，在異鄉繼續演奏旅行的派德留斯基，目下仍然是精神矍鑠，如果把頭上的白髮取去尚宛然是一個青年。不錯，他仍然是十分年青的。和他見過面的人們都深深地感到他依然是一個足以收拾歐洲的政局的大政治家。

這個偉大的人格者的卓見——那就是吐露於叫做「無論甚政治是經濟是藝術，現在一切都給不安所支配了，人類已經忘却了人生的真價了」這樣的如左的一篇論文之中。

聽呀！這偉大的七十二歲的巨人，遠眺着祖國之暗雲而蹶起的英雄藝術家的大獅子吼！

(下) 派德留斯基的藝術論

成爲發狂狀態的戰後的世界

要做成藝術家，比較要做成政治家是更加更加困難。因爲操縱着鋼琴的象牙之鍵而要左右聽衆的感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安德尼的雄辯是使成羣的羅馬人變爲暴徒，派特立克·亨利的獅子吼是把美國的獨立戰爭促進。總之人類正是感情的動物。

觀察目下的世界，也仍然是被這感情所支配——這實在是在可怕的事。世界各國的神經是趨於過敏的極端，一切都是心理的病的狀態。當然經濟的破綻是誘發人心不安的一大原因，然而各國現在的苦境却是屬於精神的。

當十五年前，我們是以爲眼前的大問題大部分都已經解決了。把二千數百萬的人命，和三千三百八十億元的鉅額的戰費，在短短的四年的中間消磨了去的時候，那悲慘的記憶，是使世界的人們都渴慕着和平。至少是使那疲弊的人心不得不繫其希望於將來。雖然如此，但是國際聯盟創立當時的理想主義到了現在是消聲滅跡了，以爲是能夠永久長存的和平現在也受着威脅了。

無論是政治是經濟是藝術，一切都被投入於混雜凌亂的渦流中，世界的全部都呈現出發狂狀態。因此和平的曙光是近於絕望。

世界戰爭之後，我們都變成貧乏。過去的四年間，不曾馳驅於戰場的國民是從事於兵器的生產，但這一切結局都歸於烏有，爲了要把這已經失去的東西重新獲得，世界的國民是痛感到有傾其全力奮鬥努力以謀確立真正的和平的必要。

當着這窮乏被補充的時候，如果生產得到調節，那末也許不至於發生今日的悲慘吧。然而世界的人民都錯誤了。

生產過剩成爲時代的潮流，即使是藝術也和製造工業同樣，被安置成這樣的狀態。於是近代人所希望的是去質取量，人人爭醉心於生產的近道的發見。怎樣做出好的皮鞋好的樂譜這並不成爲問題，成爲問題的是在於能够做出皮鞋多少能够做出樂譜多少，這完全是呈出值得悲嘆的現象。對於這無統制的生產，不得不發見出某種調節的方法來的，這正是目下的焦眉的急圖。

機械文明的破綻

十八世紀末葉以後，漸次的發明出足以節省人間的勞力的機械來，每當一次的發明產生，人

們都看成爲新的幸福降臨那樣的演出了大騷動。這是因爲對於那跟着機械文明而來的不安定的社會問題缺乏真正的認識的原故。

人間是先天的賦有惰性、憎惡勞動的。現在世界上的人們所希望的，是如何發明出足以代替人間操作代替人間憂慮思索的機械。這實在是一件愚蠢的事。

希望由於機械文明而獲得幸福，是等於緣木而求魚。機械的恩惠自然有牠的程度的。但是現在把作爲機械的支配者的人類造成機械的奴隸，如果一旦失業，因爲自己的知識技術是部分的專門的不利於廣大的應用，所以稱爲就職難的這種不安的影子是不能夠從勞動者的腦裏離開，這狀態是證明人間的地位不是向上的而是退步的。

機械文明並且使勞資的間隙日益深刻，使各種的重工業被統制於資本主義組織。但是那利益雖然爲資本家所壟斷，然而現在無論何處，資本家也是被偉大的不安所煩惱着。

像這樣，說人生即悲慘的就是目下的世界的現狀。

能夠給帶來了幸福吧這樣的期待着的各種的制度，是把那期待完全違背了。於是一度認識着自己的不幸的人類，是開始急激的從現狀脫出而走向新的世界。過去數年間的歐洲的世界，就是十分雄辯的把這個說明出來了。直到現在爲止不值一顧的所謂「科學管理」那樣的學說，在資本

國家亞美利加之所以極一時之盛而出現的，也正是這個原因。

議會政治的轉換

以議會政治為最良的政治組織，認為人類的進步因此得到保證，自從這樣的思想發達以來，是已經過去長久的歲月了。上自有教養的有產階級，下至無智的細民階級，都相信由於選舉權的獲得，大則一國的政治小則一小部分的公事都可以參加。在對於衣食住並不感到何等的不自由的中間，人人是滿足着的。在遇着相當安定的生活的中間，人們是執着於舊制度，並且不願意去從事建設那得失不明的新制度。這正是人情之常態。

然而，現在這制度的基礎是動搖了，素日安定的也變成不安定了。被驅於不安的人們，爭先的周圍環視以探求新的制度這正是當然的。陷於沒有可吃的食物沒有可穿的衣服的境遇的人們，突然之間對於那使自己陷入這種境遇的政治家失却信賴的，這正是超越了人種國境的共通的心理。

過去數年間，世界各國的政界都是大潮起波般的移轉變動着，這完全是世界大戰的殺人的不況的反映。極東日本的議會分野的轉換，美國的民主黨的壓倒的勝利，德意志的國社黨的大進出

等等，這些先進國民的大失望虹霓的心理，在選舉上是如實的反映了出來的。

如果這種不況現今是更進一步的深刻化，那末實在是重大的事件。政治家的口惠，並不能夠使飢者得食，使寒者得衣，使無家可歸者得到安息之所。到了這樣場合那末在議會中的冗長的議論，是難免不受到國民的反感的。

世界的人們以選舉權為無意義，並且對於議會政治全不依賴的，也正是當然的趨勢。

這種澎湃而起的不滿之聲，一朝打開了救濟策，出現了改革案，就立時成為盲目的追隨者的，正是毫不奇怪。對於為政者，無論怎樣的大不滿，但大家總是萬眾一心的探求新變化。在現今的各強國中，協力內閣和獨裁政治之所以日益增多的，正是時代的必然性。

根據我的確信，現在的政治的傾向，是國內經濟國際貿易及金融上的調制失宜的結果。並且這種同樣的傾向，也波及於藝術的世界。

藝術與創造力

同時革命的氣分，也很濃厚的出現於藝術之上。人人都在盼望着打破傳統的典型，捨去了舊習慣，創作出新的東西來的。

然而這個却是不足爲怪的。這種不滿意於舊典型的表現不僅限於藝術而已，就是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有同樣的顯著的傾向。

那結果，在藝術家之間，是發見了想要做成獨創的之意識的努力。總之並不是由於自然的感情的表現，而是意識的努力，因此在這裏就生出缺點來。

原來獨創的抑或非獨創的，是屬於先天的問題，好像貝多芬好像美格羅安賽羅那樣的大天才，僅有努力是不能够成功的。『這個還是不好幹的。究竟怎樣幹纔對呢？』這樣的說着的人決不能稱爲創作家。模倣着過去的東西，是與創作家的工作不同的。歷史上足以稱爲偉大的藝術家的人們，並不會意識的自以爲是獨創的。何以故呢？這就是因爲他們是生而爲獨創家的原故。

幾年以來，在繪畫這方面是流行着胡亂的塗上種種的顏色，並且把線條漠視的作品。僅有色彩而沒有線條究竟能否成爲繪畫呢？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無論怎樣的藝術，線條與色彩是缺一不可的。當我看見了日本的版畫的時候是常常這樣想。

現代的音樂也是這樣的。在這裏偏重於色的傾向也是十分強烈。一般的聽衆都是共鳴於交響樂的。然而僅是如此也是不行的。被漠視被輕蔑的古典的音樂的單調的線，纔是持有真正的高尚的魅力。

蒙蔽世界的精神的不安

我們所居住著的機械時代，在這裏美的東西是被忘却了。沒有美的地方就是沒有藝術。藝術是感情之流露，而機械則不然。藝術是能夠把我們的感情之動態表現出來的。如果不能夠把這感情表現出來，那已經不成其為藝術了。所以像機械在可能範圍內對於能率與速力的欲求那樣程度的來使藝術吃苦那是不可能的。

比較各個的制作母率是決定多數的製品的集產主義的感情，是把個性與獨創虐殺，這並不是真正的產生藝術的溫牀。尊重器用的手工業時代，勞働者眺望着由自己之手製成的製品而歡喜陶醉的時代，是成爲過去之夢了。在現今的生產方法，以一人之力而把全部完成的事情，是很稀有的。所以即使是操縱着生產的人間，也成爲機械之一部了。

優良的自動車優良的飛行機是在這時代中被產生出來。然而最可悲痛的，是並不產生出優良的繪畫和優良的文學來。萬卷的書籍是出版於今日，每天有無數的繪畫出現。機械時代的雄姿在這裏也可以概見。然而儘管是這樣，這一切的作品却把現代的世界苦與精神的不安反映出來。所謂現代人的生活這東西，正和浮於池中的浮草一樣是全無着落的飄飄蕩蕩的。作品裏面是缺乏嚴

確固定的信念，在他們的努力之中之所以看不見那能夠把讀者觀者聽者加以壓倒的權威的，正是當然的結果。

這種精神的不安把世界毒害，一流入音樂的領域是成爲使人人鎮靜慰安的障礙。因此產生出否定過去的思潮，能調和人心的音樂不被鑑賞，比較調和音母寧是不調和音更爲流行。這種不調和的氣分無論在美術上在政治上在人生白體上都可以看出來的。

藝術本來是反映着一國的消長的。國榮民富，精神上物質上得到餘裕的國家，其藝術自然繁榮，如果一朝國運衰頹。那藝術的影子必然日趨淡薄。天才是纖弱的植物。離開和不與安靜的地方是不能夠養育的。我並不是要把最近的大發見大發明的價值加以否定，然而在那中間實在不會深藏着我們所期待的幸福。人生的真的價值，是在那熱望改革的欲求與後來的故障之中把影子埋沒了。

我們是不得不從這不安狀態中脫離出來的。無論是政治是經濟是藝術，是不得不把入類的幸福作爲目標，而引導到更高一層的水準的。待望着天才的英雄之出現那是很好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全人類的不得不覺醒。

南宋愛國詞人

南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劃期的非常時代，是作為中華民族第一次長期的慘烈的受外來的異族侵略壓迫甚至統治的民族史上的恥辱的烙印。在這個又偉大又悲劇的時代之中，能夠深刻地而又尖銳地，表現出了這一個非常時代的時代精神的文學作品，與其說是小說，說是劇曲，說是詩歌，說是一切的散文，毋寧說是詞之更近於事實。原來詩盛於唐，詞盛於宋，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然進化的現象；所以南宋的智識階級的作家，舊日時艱，執筆以舒寫胸中之所感的時候，往往喜歡採取這個最適宜於表現宛轉曲折含蓄無窮的情緒的文學上的一形式——詞，來歌詠時代的悲哀，來宣洩宗國沉淪河山易色的民族的慘痛，來煽動起復興與宗社驅除異族的革命的熱情。因此南宋的詞人就成為南宋時代的時代的前驅者，而南宋的許多詞的作品，也就在中國文學史上放射出千古不磨的燦爛的光芒！

爲敘述的便利計，我們不妨把南宋百數十年間的詞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徽欽二帝被擄，北邙淪陷，爲避免蒙古游牧民族的「胡騎」的兇鋒，南下遷都臨安的時期。這個時期當南渡之後，偏安的局面已成，許多慷慨悲歌之士目睹半個中國陷於胡人，古代的文化中心也都淪爲異域，憤激難平，頗有擲頭顱裹馬革恢復神州的壯志。在這樣的一個局勢之下，詞人當然是最先要感受到劇烈的刺激的。這個時期的詞人，做着歌舞昇平或流連風月的塗飾爲工以遺辭鏤句爲能事的雖然也大有人在，然而幾個足以代表時代的大詞人，如辛棄疾，陸游，張孝祥，劉過，楊炎，袁去華等，他們却是高唱着奔放的雄變的聲響，充滿了滅此朝食的光復河山的凌雲的壯氣，不屑屑於寫靡靡之音的。其中如辛棄疾岳飛等作家，並且是以軍人之身而兼爲詞人的，故其詞之慷慨壯烈正是自身的質感而不是架空的誇大的紙上之談，所以這一個時期的詞，可以說是整個南宋時代中之最爲傑出的了。第二個時期是敵人（金）的内部發生了內亂和強敵，暫時無暇南下而牧馬，偏安的朝廷外患已不大成問題，昇平已久，情性深沉，形成了祇顧眼前逸樂不顧來日大難的晏安享樂的時期。這時期的知名的詞人，如姜白石，吳文英，史達祖，高觀國等，受了這種社會的影響，作品多柔靡之音，以審音知律爲工，以遺辭造句爲貴，致全力於作品的外形作品的修飾的研究，而忘却了作品的內在的熱烈的生命，忘却了詞人的時代先驅者的責任，他們視辛

棄疾陸放翁的豪邁的詞氣爲粗暴太過而加以唾棄，他們專門做一些精新細磨的風流纏綿的東西，離開了他們的時代精神的東西。然而這其中也有例外的作家，憤懷時局，發爲憂時憤世的激詞的，如劉山楡，文及翁，陳經國，王潛齋這幾位詞人，其熱烈的愛國心和豪邁的作風正不減辛棄。第三個時期是元人的渡江和偏安小朝廷的滅亡，也即是南宋之悲劇的最後一幕的時期，這時期的詞人生丁亡國之際，身受亡國之痛，目睹蒙古人的侵入與占據，其作品中應該多銅駝荆棘故宮禾黍之悲，應該多憤憤不平的怨恨的，然而事實上却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他們的詞裏並不會看出什麼悲憤的情緒來。如論者之所指，他們或托物以寓意，或隱約以陳詞，然卻如所指，其詞意也是很淺薄的浮泛的，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悲傷沈痛。蒙古人的侵入與壓迫，漢人的實際生活上起了一番大的變化，尤其是江浙一帶，胡人紛紛的南下，臨安完全爲異族所占領，南歌清歌，北曲喧騰，科舉停了，學校廢了，頭髮要結成辮子了，一切政策的施行，都是漢人所不慣受的。在這樣的異族的政治文化侵略之下，敏感性比常人加倍強的所謂詞人，爲什麼慘嘗亡國之痛之後竟能不受深切的感動呢？爲什麼那種悲痛的呼籲和不平的激昂不大見於他們的作品之中呢？並且這個時期的詞人，是以蔣捷，周密，張炎，王沂孫爲四大家，其中周張王三人，且曾親身備嘗統治階級的專制統治的痛楚的，爲什麼沒有一言半語說起他們自身的痛苦和哀悼？他們祇知離

琢字句，以纖麗爲工，他們祇知致力新語，以奇巧爲妙，所以他們作品的美妙處都在外表，都在辭章，他們根本沒有雄豪的奔放的熱烈的情緒，根本沒有足以動人肺腑撼人魂魄的大力量，他們不過是一些「詞匠」，一些沒有呼吸着時代的氣息的詞匠。然而這一個時期中的詞人也並不完全這樣的，其中燃燒着的愛國心，雖明知大事已去，天下事不可爲，仍然抑不住亡國之悲憤的情緒，用詞章以宣洩胸中的感慨的愛國詞人也復不少，如劉克莊，汪元量，陳德武，文天祥等，就是最足以代表這一個時期的有熱血的詞人。

綜觀南宋百數十年間的詞人的作品，綜觀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時期的詞人的作風，我們正可以得到了一個「瑕瑜參半，真偽並陳」的結論。文學是時代精神的結晶，文學家是時代的共鳴者，先驅者，代言者，離開了時代，失去了時代精神的重心的作品，就不成其爲偉大的文學，就不成其爲偉大的文學家。南宋的詞人生活亡國之際，慘嘗異族侵略壓迫的痛苦，時代的意義在昭告他們，要他們喊出勇敢的豪壯的反抗之聲，至少也要他們替一般被壓迫的民衆聲訴其亡國的悲苦。這個偉大的悲劇的時代不許牠的作家吟風弄月，詠物談戀，不許牠的作家專門致力於文學作品的形的美——字句與辭章的珠飾，而忘却了作品的內涵的生命，忘却了作家的聲訴時代負擔時代的偉大的責任。在南宋的許多知名的詞人中，我們祇覺得那些作品中燃燒着愛國之熱情的作

家是偉大的，是和時代共鳴的，是背負着時代而前進的，是值得紀念值得介紹的作家！其餘那些以道辭造句爲工以藉藉風流爲貴專門爲柔靡之音的作家，我們認爲他們是時代的卑怯者，他們的創作精神已經從時代線上脫軌，他們的那些僅是外形美麗完整的詞章祇不過是文學史上的一些廢墟陳跡而已！

在這裏，本文所要介紹敘述的，就是在這個作爲中華民族歷史上劃期的被侵略被壓迫的南宋時代中，那一羣雄心如火熱血如潮的偉大的詞人——南宋的愛國詞人的轟轟烈烈的生平和他們的悲歌慷慨的作品。

二

南宋第一個時期最偉大的愛國詞人，不，中國全部的詞史上最偉大的愛國詞人是使骨豪情才華蓋世的辛棄疾，他不但是南宋的一位大詞家，同時也是南宋的一位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忠勇的民族的鬥士，所以本文在這裏對於他的生涯和作品特爲比較詳細的敘述。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濟南歷城縣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年（一一四〇）五月十一日，死於寧宗開禧三年（一二〇七）九月十日。他生時，宋已南渡十餘年了，和議已快成立了，山東已

久在金人統治之下了。他十歲的時候，從蔡松年（字伯堅，晚號蕭閒老人，官至右丞相，工詩詞，爲金朝一大文學家，有文集。）受學，與黨懷英同學，人稱「辛黨」。黨懷英後來仕於金朝，做到翰林學士承旨，爲金朝一個名臣。辛棄疾不亡宋，有志南歸，恰好那時候金主亮南征，大敗而回，被人殺死。（事在一一六〇年）一時山東豪傑蜂起，耿京自稱天平節度使，用辛棄疾掌書記。他勸耿京決計歸宋，耿京就派他和賈瑞奉表南歸。高宗大喜，授他爲承務郎，用耿京知東平府節度使如舊。他北回復命時，耿京已被部下張安國殺了去降金國。他回到海州，約會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逕赴金營，在人叢中把張安國捉了，金兵追他不上，他把張安國送到行在，斬於市。高宗改差他江陰簽判。那時他祇有二十三歲（一一六二），正是少年才氣磅礴的時候。

辛棄疾歷官至四十歲時（一一七九），已做到湖南安撫使。四十六歲（一一八五）改官江西安撫使，在江西三年，被彈劾去官。他是有英才有作爲的豪傑。當他在湖南時，因軍政久敝，自請別創新軍，名爲「湖南飛虎軍」。這湖南飛虎軍的組織既得政府允許之後，他必用五代時馬殷的故轍蓋碧棚，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百人，戰馬鎧甲皆備。政府中有人反對，說他橫斂，孝宗特降御前金字牌，令即日停止。他接到金牌，藏起來不發表，一面督促監工的人如期把軍營造成。

那時正當秋甫，積瓦趕不及，他下令『自官舍神祠外，一應民居每家取瓦二片』，不到二天，就成功了。軍成，雄鎮一方。繪圖繳進，孝宗始釋然（事見宋史辛棄疾本傳）。他帥江西時，恰遇災荒，他的賑濟榜文祇有『閉糶若配，劫米者斬』八個大字。一面拿出公款，叫士民公舉有才幹可靠的人拿款去運糶糧米，不取利息，限月底運到。到期，城下糧船連橋而進，米價自減，民賴以濟。朱熹稱贊他此舉『雖祇相法，便有方略。』（本傳，參年譜）

辛棄疾罷官後，居上饒。三年後，復起爲福建安撫使（一一九一）。帥閩三年，又被彈劾，乞祠而歸。初居上饒，後移居鉛山縣。五十九歲，又起復爲浙江安撫使（一一九三）。帥浙六年，渾寶謨開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一二〇四），又出知鎮江府，江陵府。開禧初年（一二〇五——六），韓侂胄議伐金，當時一班有志恢復中原的人都贊成他，辛棄疾也是贊成的一個。侂胄生日，他有清平樂詞賀之云：

如今塞北，傳得真消息，赤地人間無一粒，更五單于爭立。龍巖百萬堂堂，維師

公父虜揚，看取黃金殿鏡，歸來異姓真王。

開禧二年（一二〇六），韓侂胄北伐軍大敗，次年主和的人把韓侂胄殺了，送首級去議和。那時辛棄疾已死（一二〇七），言官追論他依附韓侂胄，朝廷盡奪他身後應得的一切恩典。直到

宋末，縱追贈少帥，諡忠敏。（年譜，參本傳）

以上是辛棄疾的轟轟烈烈的全生涯的輪廓。他的詞，在南宋一代中真的可以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創出豪邁的偉大作風。詞到了周邦彥，本來已可急轉直下而到了吳文英史達祖周密張炎他們的一條路上去了，棄疾却以隻手障狂瀾，將這個愈趨愈弱的趨勢的速律減低了若干度，另闢一種新境界。他和蘇軾同樣的被歷來的文學批評家們稱爲豪放的詞的代表作家，在詞史上成立了「蘇辛派」的一支新力量，實則蘇軾祇能及得他的豪放的氣概，還沒有他那種洋溢於字裏行間的熱情萬斛的愛國心。他有稼軒詞，王氏四印齋刻本最佳。此外有毛氏汲古閣本，有辛啓泰輯的稼軒集本，附有詩文，年譜，及補遺的詞。朱氏鹽村叢書翻刻辛輯的補遺詞，但未刻詞集。現在在這裏抄出他的代表作幾首在下面，以見他的過人的才氣和熱烈的愛國心的一斑。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里分麾下飭，五十絃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破陣子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簫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儘西風

季鷹歸未了，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水唄吟，登建康賞心亭。

興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斗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欄却怕風雷怒，魚龍慘。

——峽東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

飲。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繫斜陽纜？

——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

何處窺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綠樹聽鶯鷓，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

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賀新涼

三

第一個時期的愛國詞人中，除了上述的辛棄疾之外，還不少悲歌慷慨的作家，張孝祥就是其中比較偉大的一個。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他的時代比辛稼軒稍前一點，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後遷中書舍人，領建康留守。著有於湖集詞一卷。湯衡爲他的紫微詞作序，稱其「平昔未嘗著稿，筆興酣健，頃刻即成，却無一字無來處。」惟其出於自然，所以他的詞頗能活潑生動之趣，沒有一點雕鏤的做作的醜態，這是南宋詞中所不可多得的。他的作品中每每流露愛國的情緒，而六州歌頭一闕，尤爲慷慨激昂，使人慷慨而悲，肅然而興恢復神州之念。難怪朝野遺記的作者說他在建康留守席上賦此歌闕時，張魏公竟爲罷席而入。茲錄之如下：

長淮望斷，開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殫腥。隔水龍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蠶，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千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騫，若爲情。開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同時的名將岳飛所作的詞更十分豪邁，活現出了一位以國事與戰爭為意志的武將的憤激的心理來。飛字鵬舉，湯陰人，累官少保樞密副使。秦檜主和，設計殺死了他，天下痛之。（一一〇三——一一四一）。後追武穆，封鄂王，成爲一個悲痛的傳說裏的中心人物。卷山（外紀載岳飛送張紫陽北代詩，有『號令風雲迅，天聲動北陳，歸來報明主，恢復齊神州』之句，可見出他的念念不忘恢復中原與一心祇想痛飲黃龍的豪邁的情緒來。茲錄他的最爲人所傳誦的滿江紅詞一闕如下：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

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滿江紅

像這樣的豪邁悲壯的詞，或鼓勵人的忠憤，以赴敵爲雄，破虜爲心，或憤慨當時的偏安，以悲音悲調激勵人的心腑的，在當時，作者真是不少。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紹興中，以送胡銜及寄李綱二詞除名，而他的詞名也因此大噪，著有歸來集及蘆川詞一卷。下面錄出的是他的送胡銜（銜）待制赴新州一闕。

南宋愛國詞人

夢繞神州路，恨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崑崙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瓠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搖殘

暑。耿斜河疎星澹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齊成誰與。

目。青天懷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賀新涼。

會觀也頗寫這一類的詞，他的金人捧露盤（庚寅春奉使過京師感懷作）及在邯鄲道上所作的憶秦娥二詞都同樣的淒然有黍離之感。觀字補甫，汴人，紹興中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以觀權知閩門事，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著有海野詞一卷。茲錄其二詞如下：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御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驄，解衣沽酒醉絃管，柳綠花紅。到如今，餘霜鬢，嗟前事，夢魂中。但寒煙滿目飛蓬，睚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寒鴞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金人捧露盤。

風蕭瑟，邯鄲古道傷行客。傷行客，繁華一瞬，不堪思憶。

叢歌舞無消息，金

樽玉管空陳跡。空陳跡，連天草樹，暮雲凝碧。

憶秦娥。

呂本中字居仁，紹興六年進士，吳遷中書舍人，秦檜諷御史劾罷之。著有東萊集一卷。他的有名的南歌子詞詠亡國之痛尤為淒涼不堪。詞云：

驛路侵斜月，溪橋度曉霜。短籬殘菊一枝黃，正是亂山深處過重陽。 旅枕原無

夢，寒更每自長，祇言江左好風光，不道中原歸思轉淒涼。 — 南歌子。

朝廷詞人康與之，所作多婉靡柔膩，然亦間有變徵之音。如他的長安懷古一詞中即受時局變亂的影響而出之以蒼涼感喟之調的。與之字伯可，爲渡江大詞家，官郎中，很受高宗的賞識。著有順庵樂府五卷。茲錄其長安懷古一詞如下：

阿房廢址漢荒墟，狐兔又羣遊，豪華盡成春夢，留下古今愁。 君莫上古原頭，淚

難收，夕陽西下，塞雁南來，渭水東流。 — 訴衷情令。

陸游也是這個時期的一個愛國心十分熱烈的大作家，但他的詞名，往往爲詩名所掩，平心而論，放翁的詞實在沒有他的五七言近古體詩那樣的激昂慷慨，壯氣凌雲，像他的「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蒼州！」（訴衷情）一類的句子，往往流露出頹唐衰朽的氣概，遠不及他的詩。游字務觀，山陰人。隆興初賜進士出身。范成大帥蜀時，爲參議官，人或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後，寶章閣待制。著有南來集，及放翁詞一卷。茲錄其呈范大帥能待制詞一闕以見其作風之一斑。

華髮星星，驚壯志成虛，此心如寄。蕭條病驥，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夢斷故國山

川，隔重重烟水身萬里，舊社凋寒，青門俊遊誰記！

盡道錦里繁華，嘆官閒晝永，

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際付與何人事。縱有楚柁吳檣，知何時東逝！空悵望，菰美餽

香，秋風又起。

——雙頭蓮。

楊炎號止濟翁，盛陵人。著有西樵語業一卷。他曾和辛稼軒做朋友，故其詞語多豪邁，顯然受稼軒的影響，像他的水調歌頭一作，荷置之稼軒集中當可亂楮頁。詞云：

把酒對斜日，無語問西風：胭脂何事，都做顏色染芙蓉？放眼暮江千頃中，有灘愁萬斛，無處落征鴻。天在闌干東角，人倚醉醒中。千萬里，江南北，浙西東。吾生如

寄，尚想三徑菊花叢。誰是中州豪傑？借我五湖舟楫，去作釣魚翁。故國且回首，此意莫匆匆。

——水調歌頭。

袁去華字官卿，江西奉新人，紹興乙丑進士，改官知石首縣而卒。善爲歌詞，嘗賦定王台，見稱於張安國。著有適齋類稿八卷。去華詞佳者能於綺麗處見出豪放的氣調來，確是一位能手。

茲錄其定王台詞一闕如下：

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臺殿，危基百尺自西劉。尚想霓旌千騎，依約入雲歌吹，屈指幾經秋！嘆息繁華地，興廢兩悠悠。

登臨處，喬木老，大江流。書生報國無

地，空白九分頭。一夜寒生闕塞，耿耿恨難休！徒帶霜風裏，落日伴人愁。

——定王台。

四

第二個時期的愛國詞人中，以劉儼，陳經國，文及翁，王壘，李好古這幾個人最爲傑出。劉儼一名仙倫，字叔儼，廬陵人。著有招山集。他的孫張明之赴京西幕一詞，胸含萬丈的愛國豪情而出之以綺麗可喜的語調，算是他的代表作。茲錄之如下：

盤盤東下，望西江千里蒼茫煙水，試問寧州何處是？雉堞連雲天際。叔子殘碑，臥龍陳迹，遺恨斜陽裏。後來人物，如君璣偉能幾？

其肯爲我來嗎？河陽下土，正是強人意。勿以時平無事也，便以言兵爲諱。眼底山河，樓頭鼓角，都是英雄淚。功名機會，要須閑暇先備。

——念奴嬌。

陳經國的詞也頗多感慨語，言淡而意遠，與當時的作風很不相同。經國嘉麟淳祐間入仕，著有龜峯詞一卷。他的丁酉歲感事的沁園春一詞，是兼有張孝祥的悲憤和辛稼軒的激昂的。茲錄之如下：

誰思神州，百年陸沉，青氈未還。恨晨星殘月，北州豪傑，西風斜日，東帝江山。劉表坐談，深源輕進，機會失之彈指間！傷心事，是年年冰合，任在風寒。

說和說戰都難算，未必江沱堪晏安。嘆封侯心在，鱷鯨失水，平戎策就，虎豹當關。渠自無謀，事猶可做，更剔殘燈抽劍看。麒麟閣，豈中興人物，不盡儒冠。

——沈園春。

文及翁字時學，號本心，綿州人，歷官參知政事。他的遊西湖有感一詞是蘊蓄著深刻遠大的思慮悲憤的。詞云：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醜醉。回首洛陽花石，盡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余生自負澄清

志，更有誰蟠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賀新涼。

方岳字巨山，祈門人，理宗朝爲文學掌教，後出守袁州。著有秋崖先生小稿。他的詞磊落雄放，不入時調，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茲錄其水調歌頭一闋如下：

醉我一壺玉，了此十分秋。江濤還比當日，擊楫渡中流。問訊重陽煙雨，俯仰人間今古，此意渺滄洲。天地幾今夕？舉白與君浮。

——舊黃花，新白髮，笑重游。滿船明月

猶在，何日大刀頭。誰跨揚州鶴去。已怨故山猿老。借箸欲調籌。莫倚闌干北。天際是神州。

水調歌頭。

王楙字子文，號潛齋，金華人，寶祐初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他也是當時的一位有心人，曾和曹顒同賦西河。悲憤之情如見。詞旨多定命論的國事觀。但潛齋詞則氣勢豪邁。仍有未滅的雄心。詞云：

天下事，問天怎忍如此！陵園誰把獻君王，結愁未已。少豪氣概總成塵，空餘白骨黃蘗！
千古恨，吾老矣，東游曾弔淮水，鏘春臺上，一回登，一回慳淚。醉歸撫劍倚西風，江濤猶壯人意。祇今袖手野色裏，望長淮猶二千里，縱有英心誰寄！近新來又報烽煙起，絕域張騫歸來未？

西河。

李好古未詳其里居，著有碎錦詞一卷，所為詞多激昂慷慨之音，大似放翁的詩。他的江城子一詞云：

平沙淺草接天長，路茫茫，渺興亡！昨夜波聲，洗岸骨如霜。千古英雄成底事，徒感慨，謾悲涼。
少年有意伏中行，誠名王，掃沙場，擊楫中流，曾記淚沾裳。欲上治安雙闕遠，空悵望，過淮揚。

江城子。

五

第三個時期，也即是南宋的悲劇的運命的最後時期。這個時期的大詞人，所謂蔣，周，張，王四大家者，都在做着純正的典雅的詞，他們惟選擇語詠物言情是務，絲毫不敢有一語觸及當時的國家大事，更不敢在作品中表露出絲毫亡國的憤憤不平的情緒。這固然因為當時蒙古人鐵蹄所至，言論受到絕對的壓迫，然一方面也是這幾個所謂大家的詞人沒有氣節，沒有熱烈的愛國的雄心。所以這一個時期的愛國詞人，不是所謂大家名家，反而是無名作家，像汪元量，劉克莊，汪夢斗，文天祥這幾個人，他們在詞史上的地位當然不及蔣，周，張，王那樣大，然而他們的愛國心則比較這所謂四大家者熱烈得很多很多。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為宮妃之師。宋亡，隨三宮留燕，後為雷冠南歸。著有水雲集，及湖山類稿。歸後往來匡廬彭蠡間，若飄風行雨，人以爲仙。元量詞多故國之思，是一個懣懷宋室的志士，錄其代表作三闋如下：

獨倚浙江樓，滿耳怨筳哀笛，猶有梨園聲在，念那人天北。海棠顛頓怯春寒，風

雨怎禁得！回首華清池畔，渺露蕪煙荻。

——好事近·浙江樓聞笛。

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樓迢遞，嗟倦客又此憑高。檻外已少佳致。更落盡梨花，飛盡楊

花，春也成憔悴。問青山：三國英雄，六朝奇偉？

麥甸葵丘，荒臺敗壘，鹿豕銜枯

薺。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陽影裏。聽樓頭哀笛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漸夜深月滿奈

淮，煙籠寒水。悽悽慘慘，冷冷清清，燈火渡頭市。慨商女不知興廢，隔江猶唱庭

花，餘音變聲。傷心千古，淚痕如洗。烏衣巷口青蕪路，認依稀王謝舊鄉里，隨春結綺。

可憐紅粉成灰，蕭索白楊風起。因思時昔，鏡裏千尋，覆沉江底。揮羽扇，障西塵，

便好角巾私第。清談到底成何事？回首新亭，風景今如此！楚囚對泣何時已，嘆人間今古

真兒戲。東風歲歲還來，吹入鍾山，幾重蒼翠。——登啼序，重過金陵。

鼓鼙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駝背糝糊，馬頭

匝匝，朝朝暮暮。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說得春歸去。日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

非吾土。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悽涼酸楚。粉障紅圍，夜深人靜，誰寶誰主。對漁燈一

點，羈愁一榻，譜琴中語。——水龍吟，淮河舟中夜聞官人琴聲。

劉克莊詞多豪邁之氣，如玉樓春一詞，渾雅磅礴，可望稼軒之項背。詞云：

年年躍馬長安市，客裏似家家似寄。青錢喚酒日無何，紅燭呼盧宵不寐。易挑錦

婦機中字，難得玉人心下事。男兒西北有神州，莫酒水西橋畔淚。——玉樓春。

汪夢斗字以南，績溪人，咸淳初爲史館編校，以劾賈似道罷歸。元世祖曾召之入都，不屈而回。北游集卽作於此時，詞附。夢斗詞悲歌當哭，是經歷喪亂亡國之痛的孤臣口吻。茲錄其南鄉子一詞如下：

西北有神州，曾倚斜陽江上樓。日斷淮南山一抹，何由，載淚東風洒汴流。何事

却狂游？直駕驢車渡白溝。自古幽燕爲絕塞，休愁，未是窮荒天盡頭。南鄉子。

文天祥和他的幕客鄧剡（字光薦，廬陵人，著有中齋集）是當時極少數的以詞寫胸中之悲憤的作家。天祥字宋瑞，舉進士第一，歷官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爲元兵所執，留燕三年，不屈而死。（一二三六——一二八二）著有文山集，他的正氣歌差不多是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的，而驛中言別友人一詞，愛國憤時的熱情也十分足以動人。茲錄出如下：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

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牛空認奇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無日，處處春

發。正爲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虜，回旗走懿，千古衝冠，怒髮

誰應是孤月。